明書

一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書

（五十）

傅維鱗纂

明書卷七十九

志十八

服飾志二

○郡王冠服

袞冕

永樂三年定冕冠。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七旒。每旒五采繅七就。各貫玉珠七。赤白青色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纊充耳。用青玉。朱紘纓。承以白玉瑱。玉圭長九寸。以錦約其下。并韜。青衣纁裳。五章。青衣三章。粉米一在肩。其二并藻宗彝各三在兩袖。皆織成。本色領標襈裙。纁裳二章。織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屬。共腰有襞積。本色綼裼。中單以素紗爲之。青領標襈裙。領織黻文七。蔽膝隨裳色。二章。織黼黻各二。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玉佩如親王佩制。珩以下琚雲龍文。上有金鉤。以小綬四采副之。四采。赤白縹綠纁賈。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綠。紐約用青組。大綬四采。赤白縹綠纁賈。小綬三采。間施二玉環。皆織成。韈舄皆赤色。舄用黑絇純。黑飾舄首。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皮弁服

永樂三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七縫每縫中綴三采玉七縫及冠武并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金簪朱纓　玉圭如冕服內制　絳紗袍本色領標襈裙　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織章數　中單以素紗爲之如深衣制紅領標襈裙領織黻章七　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其上玉鉤二　玉佩如冕服內制但無雲龍文有小綬四采以副之　大帶　大綬　韈舄俱如冕服內制

常服

永樂三年定冠袍帶靴俱與親王同

保和冠服制見前

○郡王妃冠服

永樂三年定七翟冠二頂冠以皁縠爲之附以翠博山飾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銜珠滴冠中寶珠一座前後珠牡丹花二朵蕊頭八箇翠葉三十六葉珠翠穰花鬢二朵承以小連雲六片翠頂雲一座飾以珠五顆珠翠雲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八箇上用珠八顆金翟一對口銜珠結金簪一對　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對梅花環四珠環各一對　大衫霞帔衫用大紅紵絲紗羅隨用霞帔以深青爲質金繡雲霞翟文紵絲紗羅隨用金墜子亦銷翟文　四襟襖子即裙子桃花色金繡翟文

紵絲紗羅隨用。鞠衣。青色。胸背金繡雲翟文。紵絲紗羅幷各色隨用。惟不用黃。燕居服用素。大帶。青線羅爲之。有緣。或用紅羅。玉穀圭。長七寸。剡其上。瑑穀文。以錦約其下。幷韜。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翟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花朵結綬。以紅綠線羅爲結。上有玉綬花一。瑑寶相花文。綬帶上玉墜珠六顆。幷金垂頭花板四片。小金葉六箇。紅錦羅繫帶一。玉佩二。如親王妃佩制。珩以下瑑雲翟文。描金。上有金鉤。青韈舄。韈以青線羅爲之。舄用青綺。飾以描金翟文。皁線純。每舄首加珠三顆。

○長子冠服

朝服。七梁冠。大紅素羅衣。白素紗中單。大紅素羅裳。及蔽膝。大紅素羅白素紗二色。夾帶。玉朝帶。丹礬紅花錦。錦鷄綬。玉佩。象牙笏。白絹韈。皁皮雲頭履鞋。

公服。皁皺紗幞頭。大紅素紵絲衣。玉革帶。

常服。烏紗帽。大紅紵絲織金獅子開襟圓領。玉束帶。皁皮銅線靴。

保和冠服 制見前。

○郡主冠服

永樂三年。定與郡王妃同。惟不用圭。及少四珠環一對。

○長子夫人冠服。珠翠五翟冠。大紅紵絲大衫。深青紵絲金繡翟鷄褙子。青羅金繡翟鷄霞帔。金墜頭。

○鎮國將軍冠服與長子同。鎮國將軍夫人冠服與長子夫人同。

○輔國將軍冠服與鎮國將軍同。惟冠六梁。帶用犀。輔國將軍夫人冠服與鎮國將軍夫人同。惟冠用四翟。抹金銀墜頭。

○奉國將軍冠服與輔國將軍同。惟冠五梁。帶用金鈒花常服大紅。織金虎豹。奉國將軍淑人冠服與輔國將軍夫人同。惟褙子霞帔金繡孔雀文。

○鎮國中尉冠服與奉國將軍同。惟冠四梁。帶用素金。佩用藥玉。鎮國中尉恭人冠服與奉國將軍淑人同。

○輔國中尉冠服與鎮國中尉同。惟冠三梁。帶用銀鈒花。綬用盤鵰。公服用深青素羅。常服紅織金熊羆。輔國中尉宜人冠服與鎮國中尉恭人同。惟冠用三翟。褙子霞帔金繡鴛鴦文。銀墜頭。

○奉國中尉冠服與輔國中尉同。惟冠二梁。帶用素銀。綬用練鵲。幞頭黑漆。常服紅織金彪。奉國中尉安人冠服與輔國中尉宜人同。惟大衫用丹礬紅。褙子霞帔金繡練鵲文。

○縣主冠服珠翠五翟冠。大紅紵絲大衫。深青紵絲金繡孔雀褙子。青羅金繡孔雀霞帔。抹金銀墜頭。

○郡君冠服與縣主同。惟冠用四翟。褙子霞帔金繡鴛鴦文。

○縣君冠服與郡君同。惟冠用三翟。

○鄉君冠服與縣君同。惟大衫用丹礬紅。褙子霞帔金繡練鵲文。

○文武官冠服。

朝服。凡大祀慶成。正旦冬至聖節。及頒降開讀詔赦進表傳制。則文武官各服朝服。其武官應直守衛者。不拘此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朝服。梁冠赤羅衣白紗中單。俱用青飾領緣赤羅裳青緣赤羅蔽膝大帶用赤白二色絹。革帶佩綬。白襪黑履。一品至九品俱以冠上梁數分等第。公冠八梁。加籠巾貂蟬立筆五折四柱香草五段。前後用玉爲蟬。侯冠七梁。加籠巾貂蟬立筆四折四柱香草四段。前後用金爲蟬。伯冠七梁。加籠巾貂蟬立筆二折四柱香草二品。前後玳瑁爲蟬。俱左插雉尾。駙馬冠與侯同。不用雉尾。一品冠七梁。不因籠巾貂蟬。革帶與佩俱用玉。綬用綠黃赤紫四色絲織成。雲鳳四色花錦。下結青絲綱綬。環二。用玉笏用象牙。二品冠六梁。革帶綬環用犀。餘同一品。三品冠五梁。革帶用金。佩用玉。綬用黃綠赤紫四色絲織成。雲鶴花錦。下結青絲綱綬。環二。用金笏用象牙。四品冠四梁。革帶用金。佩用藥玉。餘同三品。五品冠三梁。革帶用銀鈒花。綬用黃綠赤紫四色絲織成。盤鵰花錦。下結青絲綱綬。環二。用銀鍍金笏用象牙。六品七品冠二梁。御史加獬豸。革帶用銀。佩用藥玉。綬用黃綠赤三色絲織成。練鵲花錦。下結青絲綱綬。環二。用銀笏用槐木。八品九品冠一梁。革帶用烏角。佩用藥玉。綬用黃綠二色絲織成。鸂鶒花錦。下結青絲綱綬。環二。用銅笏用槐木。雜職未入流品人員。若遇大朝賀進表隨班行禮。止用公服。三十年。奏准亦照九品官具朝服行禮。

嘉靖八年定梁冠照舊式。上衣用赤羅青緣。其長過腰指寸七寸。毋掩下裳。中單白紗爲之。青緣。下裳七幅。前三後四。每幅三襞積。赤羅青緣。蔽膝。綴革帶。　綬各照品級花樣。革帶之後佩綬繫而掩之。其環亦各照品級。用玉犀金銀銅爲之。不以織於綬。大帶表裏俱素。惟兩耳及下垂緣以綠色。又用青組約之。革帶。一品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五品銀鈒花。六品七品銀。八品九品烏角。俱照舊式。佩玉一如詩傳之制。去雙滴及二珩。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用藥玉。各照舊。襪履俱照舊式。

祭服。凡上親祀郊廟社稷。文武官分獻陪祀。則服祭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陪祭服。一品至九品。青羅衣白紗中單。俱用皁領緣。赤羅裳皁緣。赤羅蔽膝。方心曲領。其冠帶佩綬等第。並同朝服。又令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四品以下幷去佩綬。又令雜職祭服與九品同。

嘉靖八年定上衣用青羅皁緣。長與朝服同。下裳用赤羅皁緣。制與朝服同。蔽膝綬環大帶革帶佩玉襪履。俱與朝同。去方心曲領。

公服。在京文武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謝恩見辭。則服公服。在外文武官。每日清早公座亦服之。後常朝止便服。惟朔望具公服朝參。其武官應直守衛者。不拘此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公服。用盤領右衽袍。或紵絲紗羅絹。從宜製造。袖寬三尺。一品至四品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綠袍。未入流雜職官袍笏帶與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樣。一品用大獨科花。徑五

寸。二品小獨科花。徑三寸。三品散答花無枝葉。徑二寸。四品五品小雜花紋。徑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雜花。徑一寸。八品以下無紋。幞頭用漆紗二等。展各長一尺二寸。其雜職官員幞頭用垂帶。笏依朝服爲之。腰帶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用烏角。鞓用青革。仍垂撻尾於下。靴用皁。凡公侯駙馬伯公服。服色花樣腰與一品同。凡文武官公服花樣。如無從織買。用素隨宜。又令。凡內外未入流雜職官幞頭展角與入流官同。不用垂帶。

常服

洪武三年。定凡文武官常朝視事。以烏沙帽圓領衫束帶爲公服。一品玉帶。二品花犀帶。三品金鈒花帶。四品素金帶。五品銀鈒花帶。六品七品素銀帶。八品九品烏角帶。

二十六年定公侯駙馬伯麟麒白澤。文官一品二品儇鶴錦鷚。三品四品孔雀雲鴈。五品白鷳。六品七品鷺鷥鷳。八品九品黃鸝鵪鶉練雀。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馬。

凡常服制度

洪武二十三年。令官員人等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職官衣長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官同。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僅出拳。

凡束帶

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駙馬伯與一品同。雜職未入流官與八品九品同。

凡服色禁制

洪武二十六年。令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綵繡。庶民止用紬絹紗布。不許別用。又令官吏及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用玄黃紫三色。幷織繡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其朝見人員四時並用顏色衣服。不許純素。

景泰四年。令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得衣麒麟服色。

天順二年。令官民人等衣服。不得用蟒龍飛魚斗牛大鵬像生獅子四寶相花大西番蓮大雲花樣。幷玄黃紫及玄色樣黑綠柳黃薑黃明黃等色。

成化二年。令官民人等不許僭用服色花樣。弘治十三年。奏准今後公侯伯及文武大臣各處鎮守守備等官。敢有違例奏討蟒衣飛魚等項衣服者。該科參駁。科道糾劾。該部執奏。治以重罪。

嘉靖六年。令在京在外官民人等不許濫服五彩妝花織造違禁顏色。及將蟒龍造爲女衣。或加飾妝彩。圖利貨賣。其朝貢夷人。不許擅買違式衣服。如違。將買者賣者一體拿問治罪。

十六年。題准今後在京在外文武官員。除本等品級服色及特賜外。不許擅用蟒衣飛魚斗牛等項違禁華異服色。其大紅紵絲紗羅服。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九卿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尙寶司光祿寺

鴻臚寺五品堂上官經筵講官。方許穿用。其餘衙門。雖五品官及五品以下官經筵不係講官者。俱穿青綠錦繡。遇有吉禮。止許穿紅布絨褐。品官花樣照依品級。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僊鶴。二品錦鶴。三品孔雀。四品雲鴈。五品白鷳。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鵪鶉。雜職官練鵲。風憲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不許混同穿用。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得衣麒麟服色。其餘帶俸及不係侍衛人員及千百戶等官。雖係侍衛。俱不許僭用。

凡致仕罷閒官員服色

洪武三年。令年老致仕及侍親辭閒官。許用紗帽束帶。若爲事黜降者。服與庶人同。三十年。令致仕官服色與見任同。若遇朝賀及謝恩見辭。一體具服行禮。

忠靜冠服

嘉靖七年。定忠靜冠。卽古玄冠。冠匡如制。以烏紗冒之。兩山俱列於後。冠頂仍方。中微起。三梁。各壓以金線。邊以金緣之。四品以下去金邊。以淺色絲線緣之。忠靜服。卽古玄端服。色文用深青。以紵絲紗羅爲之。三品以上用雲。四品以下用素。邊緣以藍青。前後飾以本等花樣補子。深衣用玉色素帶。如古大夫之帶制。青表綠緣。邊幷裏。素履色用青綠縧結。白襪。凡王府將軍中尉。及左右長史審理正副紀善教授等官。俱以品官之制服之。儀賓不得概服。在京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官。在外方面官各府堂官州縣正官儒學教官。及武官都督以上許服。其餘不許。

○儀賓冠服。儀賓朝服。公服常服。俱照品級。與文武官同。惟笏皆用象牙。常服花樣視武官。弘治十三年。定郡主儀賓鈒花金帶。胸背獅子。縣主儀賓鈒花金帶。郡君儀賓光素金帶。胸背俱虎豹。縣君儀賓鈒花銀帶。鄉君儀賓光素銀帶。胸背俱彪。故違僭用者。革去冠帶。戴平頭巾。於本處儒學讀書習禮三年。方許復職。

○命婦冠服

禮服。凡命婦入內朝見君后。在家見舅姑并夫及祭祀。則服禮服。

洪武五年。定凡命婦圓衫。以紅羅爲之。繡重雉爲等第。一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四等。七品三等。其餘不用繡雉。

二十四年。定命婦冠服。公侯伯與一品同。大袖衫用眞紅色。一品至五品。紵絲綾羅隨用。六品至九品。綾羅紬絹隨用。霞帔褙子皆用深青段匹。公侯及一品二品金繡雲霞翟文。三品四品金繡雲霞孔雀文。五品繡雲霞鴛鴦文。六品七品繡雲霞練雀文。大袖衫領闊三寸。兩領直下一尺。間綴紐子三。前身長四尺一寸三分。後身長五尺一寸。內九寸八分。行則摺起。末綴紐子二。紐在掩紐之下。拜則放之。袖長三尺二寸二分。根闊一尺。口闊三尺五分。落摺一尺一寸五分。掩紐二。就用衫料。連尖長二寸七分。闊二寸五分。各於領下一尺六寸九分處綴之。於掩下各綴紐門一。以紐住摺起後身之餘者。兜子亦用衫料兩塊斜裁。上尖下平。連尖長一尺六寸三分。每塊下平處各闊一尺五分。縫合於領下一尺七分處綴之。上綴尖

皆縫合。以藏霞帔後垂之末者。霞帔二條。各長五尺七寸。闊三寸二分。各繡禽七。隨品級用。前後三四。各繡臨末。左右取尖長二寸七分。前後分垂橫綴青羅襻子。牽連並之。前垂三尺三寸五分。尖綴墜子一。後垂二尺三寸五分。臨末插兜子內藏之。墜子中鈒花禽一。四面雲霞文。禽如霞帔。隨品級用。笏以象牙爲之。圓首方脚。長六十四分。闊一寸五分。厚一分五釐。

二十六年。定一品冠用金事件。珠翟五箇。珠牡丹開頭二箇。珠半開三箇。翠雲二十四片。翠牡丹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金寶鈿花八箇。金翟二箇。口銜珠結二箇。二品至四品冠用金事件。珠翟四箇。珠牡丹開頭二箇。珠半開四箇。翠雲二十四片。翠牡丹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金寶鈿花八箇。金翟二箇。口銜珠結二箇。一品至二品霞帔。用雲霞翟文。鈒花金墜子。褙子用雲霞翟文。三品至四品霞帔。用雲霞孔雀文。鈒花金墜子。褙子用雲霞孔雀文。五品至六品冠用抹金事件。珠翟三箇。珠牡丹開頭二箇。珠半開頭五箇。翠雲二十四片。翠牡丹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抹金銀寶鈿花八箇。抹金銀翟二箇。口銜珠結子二箇。五品霞帔。用雲霞鴛鴦文。鍍金鈒花銀墜子。褙子用雲霞鴛鴦文。六品霞帔。用雲霞練鵲文。鈒花銀墜子。褙子用雲霞練鵲文。七品至九品冠用抹金銀事件。珠翟二箇。珠月桂開頭二箇。珠半開六箇。翠雲二十四片。翠月桂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抹金銀寶鈿花八箇。抹金銀翟二箇。口銜珠結子二箇。七品霞帔。墜子褙子與六品同。八品九品霞帔。用繡纏枝花墜子。與七品同。褙子繡摘枝團花。

常服

洪武二十四年。定命婦常服用顏色團領衫。

○進士巾服

洪武初定進士巾。如命烏紗帽之製。頂微平。展角闊寸餘。長五寸許。系以垂帶。皁紗爲之。深色藍羅袍。緣以青羅。袖廣而不殺。革帶青鞓。飾以黑角。垂撻尾於後。笏用槐木。廷試後。赴國子監領出。偉臚日服之。至上表謝恩後。謁先師孔子。行釋菜禮畢。始易常服。其巾袍等。仍送國子監交收。

○狀元冠服

朝冠。二梁。朝服。緋羅爲之。圓領。白絹中單。錦綬蔽膝。全槐笏一把。紗帽一頂。光素銀帶一條。羣玉佩一副。朝靴氈襪各一雙。俱內府製造。禮部官引至御前頒賜。上表謝恩日服之。

○生員巾服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襴衫。用玉色布絹爲之。寬袖。皁緣。皁縧。軟巾垂帶。

○吏員巾服

洪武四年。定各衙門掾史令史書吏司吏典吏穿皁盤領衫。繫絲縧。戴四方平定巾。十四年。定皁衣改用青色。

三十年。定令史典吏皆服吏巾。巾樣不與庶民同。

○士庶巾 公使人等附

洪武三年。定士庶初戴四角巾。今改四方平定巾。雜色盤領衣不許用黃。執仗之士。首服鏤金額交脚幞頭。服諸色辟邪寶相花裙襖。銅葵花束帶。皁紋靴。刻期冠。方頂巾。衣胸背鷹鶻。花腰線襖子諸色闌絲匾絛。象牙雕花環行縢。八帶鞋。皁隸冠圓頂巾。衣皁衣。又令庶民男女衣服。並不得僭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許用細絹素紗。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製花樣金線飾妝。

四年定皁隸公使人穿皁盤領衫。戴平頂巾。繫白榕褲帶。錫牌。

六年。令庶民巾環不得用金玉瑪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並同。庶民帽不得用頂。帽珠許用水晶香木。校尉只除束帶幞頭靴鞋刻期雕刻雜花象牙縧環外。餘同庶民。

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又令校尉用金鵝帽。黑漆戧金荔枝。改作銅釘樣。每五釘攢就。四面稍起邊欄。韡用青。緊束之。各衙門祇禁原穿皁衣。改用淡青。又令僧道服色。禪僧茶褐常服青縧。玉色袈裟。講僧玉色常服。綠襪。淺紅袈裟。教僧皁常服。黑縧。淺紅袈裟。僧官皆如之。道士常服青。法服朝服皆用赤色。道官亦如之。惟僧錄司袈裟。道錄司官法服朝服。皆綠紋。飾以金。

二十二年。令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褡腦。官下舍人并儒士吏員民人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二十三年。令耆民儒士生員衣製同文職。惟袖長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

六寸。袖椿廣一尺。袖口五寸。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一尺。穿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

二十五年。令文武官同籍父兄伯叔弟姪子壻。及儒士生員吏典知印承差欽天監天文生太醫院醫士瑜珈僧正一道士將軍散騎舍人帶刀之人正五馬軍幷馬軍小旗教讀大誥師生。許穿靴。校尉力士遇上直許穿。出外不許。其庶民商賈技藝步軍。及軍下餘丁管步軍總小旗官下家人火者皁隸伴當在外醫卜陰陽人。皆不許。止許穿皮扎鞡。其北平、山西、山東、陝西、河南幷直隸徐州地寒人民。許穿牛皮直縫靴。

二十六年。禁官民步卒等不許服對襟衣。惟騎射士不拘。

正德元年。禁商販吏典僕役倡優下賤。皆不許服用貂裘。僧道隸卒下賤之人。俱不許服用紵絲紗羅錦。

十六年禁軍民人等。如有穿紫花罩甲等服。或禁門或四外遊走者。許緝事幷地方人等擒拿。

萬歷二年。禁舉人監生生儒下至民庶奴隸之輩。有僭藏忠靖金線冠巾。穿錦綺鑲履。及張傘蓋戴煖耳者。聽五城御史嚴拏重責枷示。仍送問。

○士庶妻冠服　婢使人等附。

洪武三年。定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許用紵絲綾羅紬絹。五年。令

凡民間婦人禮服。惟用紫染色絁不用金繡。凡婦人袍衫。止用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大紅鴉青黃色。帶用藍絹布。凡女子在室者。服飾之制。皆作三小髻。金釵珠頭髻。窄袖褙子。凡婢使人等。綰高頂髻。用絹布狹領長襖長裙。小婢使綰雙髻。用長袖短衣長裙。

成化十年。令禁官民人等婦女。不許僭用渾金衣服。寶石首飾。

正德元年。令軍民婦女。不許用銷金衣服帳幔寶石首飾鐲釧。及娼妓不許用金首飾銀鐲釧。犯者本身家長夫男匠作各治重罪。

○教坊司冠巾服

洪武三年。定樂藝冠青卍字頂巾。繫紅綠褡褲。樂妓則戴明角冠皁褙子。不許與庶民妻同。御前供奉俳長皆服鼓吹冠。紅羅胸背。小袖袍。紅絹褡褲。皁靴。色長皆服鼓吹冠。紅青綠紵絲彩畫百花袍。紅絹褡褲。歌工皆服弁冠。紅羅織金胸背。大袖袍。紅生絹錦領中單。黑角束帶。紅熟絹錦腳袴。皁皮琴鞋。白綿布夾襪。樂工服色與歌工同。凡教坊司官。常服冠帶與百官同。至御前供奉執粉漆笏。服黑漆幞頭。黑緣羅大袖襴袍。黑角偏帶皁靴。又令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又令樂人戴鼓吹冠。不用錦縧。惟用紅褡褲。服色不拘紅綠。又令教坊司婦人不許戴冠穿褙子。又令樂工當承應許穿靴。出外不許。又令樂人衣服許用明綠桃紅玉色水紅茶褐顏色。其餘不得穿用。俳色長樂工俱戴皁頭巾。繫雜絲縧。

凡中宮供奉女樂奉□等官妻。本色鬟髻。青羅圓領。提調女樂服黑漆唐巾。大紅羅銷金花圓領。鍍金花

帶。皁靴。歌章女樂服黑漆唐巾。大紅羅銷金裙襖胸帶。大紅羅抹額。青綠羅彩畫雲肩描金牡丹花。皁靴。奏樂女樂服色與歌章同。

璽印

玉璽三十四顆

皇帝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誥之寶。敕命之寶。廣運之寶。御前之寶。皇帝尊親之寶。皇帝親親之寶。敬天勤民之寶。表章經史之寶。欽天之璽。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敕正萬民之寶。丹符出驗四方。又有奉天之寶。爲唐、宋傳寶。惟祀天地用之。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用兵。則用信寶。册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敕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國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賜誥則用誥命之寶。賜敕用敕命之寶。以進御座。則用御前之寶。獎諭臣工。則用廣運之寶。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寶。餘各以類用。

印信制度

內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

征西鎮朔平羌平蠻等將軍。銀印虎紐。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葉篆文。

宗人府五軍都督府。俱正一品。銀印三臺。方三寸四分。厚一寸。
六部都察院。幷在外各都司。俱正二品。銀印二臺。方三寸三分。厚二分。
衍聖張眞人中都留守司俱正二品。各布政司從二品。銀印二臺。方三寸一分。厚七分。景泰三年。賜衍聖公三臺銀印。
順應二府尹正三品。銀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釐。
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及京衛。幷在外各按察司各衛。俱正三品。苑馬寺宣慰司俱從三品。銅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
太僕寺光祿寺。幷在外各鹽運司。俱從三品。銅印。方二寸六分。厚五分五釐。
鴻臚寺。幷在外各府。俱正四品。國子監。幷在外宣撫使。俱從四品。銅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
翰林院左右春坊尙寶司欽天監太醫院上林苑監六部各司宗人府經歷司。幷在外各王府長史司各衛千戶所。俱正五品。司經局五府經歷司。幷在外招討司按撫司。俱從五品。銅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
在外各州從五品。銅印。方二寸三分。厚四分。
都察院經歷司大理寺左右寺正五城兵馬司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各京縣。及僧錄司道錄司。幷在外中都留守司經歷司斷事司各都司經歷司斷事司各衛百戶所長官司。及各王府審理所。俱正六品。光祿

寺大官等署。幷在外各布政司經歷司理問所。俱從六品。銅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釐。

吏科等六科行人司通政司經歷司工部營繕所太常寺典簿廳上林苑監蕃育等署。幷在外各按察司經歷司各縣。俱正七品。中書舍人順天應天府經歷司京衛經歷司光祿寺典簿廳太僕寺詹事府各主簿廳。幷在外各衛經歷司鹽運司經歷司苑馬寺主簿廳宣慰司經歷司。俱從七品。銅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

戶部刑部都察院各照磨所兵部典牧所國子監繩愆廳博士廳典簿廳鴻臚寺欽天監各主簿廳。幷在外各布政司照磨所各府經歷司。及各王府紀善典寶典膳奉祀良醫工正各所宣撫司經歷司。俱正八品從八品。銅印。方二寸。厚二分五釐。

刑部都察院各司獄司順天、應天二府照磨所司獄司鴻臚寺司儀署司賓署國子監典籍廳上林苑監典簿廳內府寶鈔等各庫御馬倉草倉會同館織染所文思院皮作局顏料局鞍轡局寶源局軍器局都稅等司教坊司。幷在外留守司司獄司各都司司獄司各按察司照磨所司獄司各府照磨所司獄司。及各王府長史司典簿廳教授典儀所各府衛儒學稅課司陰陽學醫學僧綱司道紀司。及各巡檢司。俱正九從九品。銅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釐。

各州縣儒學倉庫驛遞閘壩批驗所抽分竹木局河泊所織染局稅課局陰陽醫學僧道司。俱未入流。銅條記。闊一寸三分。長二寸五分。厚二分二釐。

以上俱直紐。九疊篆文。或云。取乾元用九之義。

監察御史。銅印。直紐。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疊篆文。

總制總督巡撫等項。幷鎮守公差等官。銅關防。直紐。闊一寸九分五釐。長二寸九分。厚三分。九疊篆文。

萬歷二年。鑄給監督徐州淮安臨清德州天津衞關防。又給昌平管糧通判關防。令兼理居庸關商稅。又給監收肅州倉臨洮府帶銜通判固原州倉平涼府帶銜通判靖虜廿州涼州莊浪西寧洮州六倉鞏昌府帶銜通判監收永豐倉同知各關防。是年。又題准鑄驗糧關防一顆。付委官收掌。凡遇解到內府錢糧。驗中會同科道覆驗鈐記關防。以防抵換。四年。添鑄南京戶部監督銀庫關防。二十六年。戶部奏議處海稅事宜。給閩海商稅府佐關防。

賜印記

太祖嘗賜懿文太子白玉印。方一寸二分。曰大本堂記。

賜中宮皇后白玉印。方亦如之。曰厚載之記。

太宗初賜仁宗玉押。曰人主中正。仁宗餘位時。宣宗方爲皇太孫。復舉以授之。命印識章奏。明朝惟仁、宣二廟優禮大臣。賜銀圖書。以示褒美。後亦有嗣行之者。

仁宗朝。蹇義、夏原吉、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俱被賜。其文曰繩愆糾繆。而義又有蹇忠貞、士奇有楊貞一之印。

宣宗賜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靜。士奇曰清方貞一。榮曰方直剛正。胡濙曰清和恭靖。又文恭世家吳中。曰和敏詳達。賜太監金英、范弘各銀記。其文不傳。又賜王御周瑾銀記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

景皇帝賜少傅胡濙曰忠貞惟篤。少保王文曰忠貞匪懈。衍聖公孔弘緒曰謹禮崇德。是時王直、陳循、高穀、于謙皆有之。特以景帝賜。不登志傳。

憲宗賜司禮太監覃昌牙記二。曰忠誠不怠。曰謙亨忠敬。銀記一。曰才華明敏。石記一。曰補衮宣化。又特賜方士李孜省銀圖書二。曰妙悟玄通。曰忠貞和直。得密封言事。又鄧常恩圖書一。曰橐籥陰陽。蕭崇一圖書二。曰至眞玄妙。曰丹霞歲月。

世宗賜楊一清曰耆德忠正。又繩愆糾違。張孚敬曰忠良貞一。又繩愆弼違。又別記永嘉張茂恭。桂萼曰忠誠敬慎。又繩愆匡違。李時曰忠敏安慎。方獻夫曰忠誠直諒。費宏曰舊輔元臣。夏言曰學博才優。顧鼎臣曰經緯首選。翟鑾曰清謹學士。又繩愆輔德。嚴嵩曰忠勤敏達。仇鸞曰翔卿。又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又賜方士邵元節白玉印。曰闡教護國。烏玉印。曰太和子眞人。陶仲文。又白玉印曰凌虛子。又烏玉印曰林隱。銀記曰秉一保國。又賜司禮太監張佐銀記四。曰集謀補德。曰端忠誠慎。曰輔忠。曰勵忠。司禮太監麥福銀記一。曰恭勤端慎。

神宗以張居正乞歸葬。賜銀圖書。俾得馳傳密封言事。文曰帝賚忠良。

明朝文武臣領敕行事者。俱給關防。以銅爲之。其模制大小。雖相臣行邊。與部屬無異。獨正德間。太監張永征安化王及再督三關。用金鑄。嘉靖間。大學士顧鼎臣居守。用牙刻關防賜之。皆特恩也。

洪武二十四年。眞人張宇奏。前代嘗給正一玄壇傳籙印。今授二品銀印。止可施於表箋。用於符籙不便。遂與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用六品。今按眞人府總有四印。六品者銅鑄。二品銀印。則英宗朝因使拜表回鑾有驗。鑄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眞人府之印。自道陵傳下者則玉印。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

明書卷八十

志十九

輿衛志

史官論曰。若天子獨行廛市間。匹夫得而擊之。卽攜三五而遊。數惡少得而扼之。是以帝王備法駕。千乘萬騎。羣司百官。黃鉞雲旗。金華芝蘇。鸞輿在前。屬車在後。極聲名文物之盛。出警入蹕。聲震四遠。使天下仰之若神明焉。然非以畏民。以親民也。民性愚。朝嘆咻之。朝戚焉。暮則否。彼見天子之不可近如此。而閭閻之事。一一圖之容慮。爲之撫疾苦。軫寒暑。而民以爲上之極其懸絕。乃如宿諸懷焉。而天子乃益親。豈徒侈鷄翹旁罕之觀哉。抑亦所以異之也。異之斯服。服之斯足以長人矣。古天子不獨抗矯而使百司得擁章采。所謂鳴騶出谷。干旄在郊。非耶。夫臣者共君以撫民也。以蒞衆也。不然。使匹夫惡少得而擊之扼之。而威令不行矣。威令不行。則撫之而民不感。蒞之而民弗靖。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其斯之謂歟。明興。準前代體殺之宜。定爲制度。儉於秦。齊於漢。質於唐。華於宋。彬於元。朝廷有鹵簿輿衛。百官有儀從呵殿。可謂得聲名文物之中矣。初輿衛成。太祖覽之。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上顧謂宣公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至太平

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佐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曰。此亦近誇。其去之。有司奏造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作輿衞志。

大駕鹵簿

肅旗一面。黃質上闊七尺二寸。下三尺二寸。黑肅字。硃漆攢竹竿長八尺二寸。下有鐵攢。靖旗一面。與肅旗制同。但用靖字。金鼓旗一對。黃質。連腰闊一丈二尺五寸。下七尺。紅金鼓二字。硃漆攢竹竿。貼金木鎗頭。通長一丈四尺九寸。內鎗頭長一尺五寸八分。上飾紅纓。下有鐵攢。金龍畫角二十四枝。木質。黑漆戲金爲飾。上飾寶相花。節纏身單龍雲文。下節八寶雙海馬。鼓四十八面。木匡。加紅油冒以革。面徑一尺七寸。匡畫寶相花。金四面。以銅爲之。徑一尺七寸。金鉦四面。銅質。竹匡。用紅綆繫鉦于匡。鉦徑九寸五分。杖鼓四箇。木匡。細腰匡兩頭加黑漆戲金雲龍文。鐵圈二。皆冒以革。附於匡。聯以紅絨綆。面畫雙獅綵毬。加銅龍頭鉤子。以青絨匾纛懸之。笛四管。截竹爲之。六竅。長一尺六寸。板四串。鐵力木板各六。貫以青絲組。各長一尺一寸。上闊一寸九分。下闊二寸五分。白澤旗二面。一面紅質。上下并各邊加黃襴。赤火燄間綵。腳傍竿加紅腰綵。織白澤飛狀及雲文。旗上旁有素額。織白澤二青字。旗身黃襴火燄。長六尺六寸。闊二尺九寸。腳長五尺。揭以硃漆攢竹竿。貼金木鎗頭。通長一丈三尺六寸九分。內鎗頭長一尺三寸五分。飾以紅纓。攢用鐵。一面青質。但白澤爲走狀。餘同前制。後凡繡旗襴腳腰額并字色竿纓攢制皆同。惟黃旗北斗旗稍異。門旗四對。紅質。中織金爲門字。餘同白澤制。黃旗四十面。黃質。上闊八尺。下四尺。硃漆攢竹竿。貼金木鎗頭。共長一丈一尺三寸五分。內鎗頭長一尺三寸五分。上飾紅纓。下有鐵攢。金龍旗十二面。織金雲龍文。額織龍旗二字。自此至兩旗皆青質。日旗一面。織爲日。紅色及日字。月旗一面。織爲月。白色及月字。風旗一面。織箕星。及風字。雲

旗一面。織五色雲文及雲字。雷旗一面。織雷文五及雷字。自此至北斗旗星宿皆金織。雨旗一面。織畢星八。附耳一星在旁及雨字白月。木星旗一面。青質織木星一及木字。火星旗一面。赤質織火星一及火字。七星旗一面。黃質織土星一及土字。金星旗一面。白質織金星一及金字。水星旗一面。黑質織水星一及水字。角宿旗一面。織角宿二及角字。自此至軫宿旗皆青質。亢宿旗一面。織亢宿四及亢字。氐宿旗一面。織氐宿四及氐字。房宿旗一面。織房宿四。鉤連二小星在旁及房字。心宿旗一面。織心宿三及心字。尾宿旗一面。織尾宿九。神宮小星一及尾字。箕宿旗一面。織箕宿四及箕字。斗宿旗一面。織斗宿六及斗字。牛宿旗一面。織牛宿六及牛字。女宿旗一面。織女宿四及女字。虛宿旗一面。織虛宿二及虛字。危宿旗一面。織危宿三及危字。墳墓四星在下。室宿旗一面。織室宿二及室字。離宮六星在旁。壁宿旗一面。織壁宿二及壁字。奎宿旗一面。織奎宿十六及奎字。婁宿旗一面。織婁宿三及婁字。胃宿旗一面。織胃宿三及胃字。昴宿旗一面。織昴宿七及昴字。畢宿旗一面。織畢宿八及畢字。附耳一星在旁。觜宿旗一面。織觜宿三及觜字。參宿旗一面。織參宿七及參字。玉井四小星在左足下伐三星在內。井宿旗一面。織井宿八及井字。鉞一星在旁。鬼宿旗一面。織鬼宿四及積屍氣一井鬼字。柳宿旗一面。織柳宿八及柳字。星宿旗一面。織星宿七及星字。張宿旗一面。織張宿六及張字。翼宿旗一面。織翼宿二十二及翼字。軫宿旗一面。織軫宿四及軫字。長沙一星在中左右轄二星在旁。北斗旗一面。黑質三邊黃緣黑暈火燄間綵腳織北斗星七及北斗二字輔星一在旁。東嶽旗一面。青質織綵爲山形及東嶽二字。自此至熊旗山水及諸形皆綵織。南嶽旗一面。赤質織山形及南嶽二字。中嶽旗一面。黃質織山形及中嶽二字。西嶽旗一面。白質織山形及西嶽二字。

北嶽旗一面。黑質織山形及北嶽二字。江旗一面。赤質織水文及江字。河旗一面。白質織水文及河字。淮旗一面。青質織水文及淮字。濟旗一面。黑質織水文及濟字。青龍旗一面。青質織青龍形雲文及青龍二字。白虎旗一面。白質織白虎形雲文及白虎二字。朱雀旗一面。赤質織朱雀形雲文及朱雀二字。玄武旗一面。黑質織龜蛇形雲水文及玄武二字。天鹿旗一面。赤質織天鹿形雲文及天鹿二字。天馬旗一面。赤質織天馬形雲文及天馬二字。鸞旗一面。赤質織鸞形雲文及鸞字。麟旗一面。赤質織麟形雲文及麟字。熊旗一面。赤質織熊形雲文及熊字。熊旗一面。赤質織熊形雲文及熊字。紅纛一對。硃漆攢竹竿貼金木鎗頭共長一丈三尺九寸內鎗頭長一尺六寸徑一寸四分用氂牛尾染紅簇爲纛上施抹金銀寶蓋周圍瓷珠絡建於竿下有鐵瓚竿長同紅纛。皂纛一把。與紅纛制同但用黑氂牛尾抹金銅寶蓋。紅節一對。硃漆攢竹竿抹金銀寶珠頭用氂牛尾染紅簇成如圓斗大凡四層每層上施抹金銀頂周圍綴瓷珠絡建於竿下有鐵瓚竿長同紅纛。小銅角二箇。長三尺八寸加漆貼金。大銅角二箇。長三尺六寸一分加漆貼金。纓頭一箇。硃漆攢竹竿貼金木鎗頭用氂牛尾染紅簇圓上施抹金銀頂建於竿下有鐵瓚共長一丈一尺四寸九分內鎗頭一尺九寸五分。豹尾一箇。硃漆攢竹竿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三尺四寸九分內龍頭長一尺一寸八分下衡抹金銅頂藍斜皮雲蓋垂貼金銅鈴十二箇周圍瓷珠串懸紅黃絲三色鬚頭中垂大豹尾長五尺竿下有銅束凡麾幢幡節等挑竿銅龍頭俱以鐵爲鉤。弓矢一百副。弓用竹爲體木爲拓靶并稍置黑角於稍末又用角爲面牛觔鋪背四節纏以絲加黑漆面硃漆背用黃蠟絞絲爲絃矢用竹爲幹木爲扣加鐵箭頭柳葉形兩頭俱用牛筋并絲纏之加珠漆近扣處加鴈羽鏃二用黑斜皮爲之。

御杖六十根。硃漆攢竹杖銅鏃兩頭長四尺九寸。誕馬二十四匹。紅襻黃韁上施錦韉。領頭六對。硃漆攢竹杖銅鏃兩頭長四尺九寸。黃麾一對。硃漆攢竹竿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內龍頭鉤一尺銜抹金銅圈懸抹金銅頂四角紅羅寶蓋高七寸五分圍二尺七寸五分蓋四角加抹金銅龍頭四箇懸絨線繫抹金銅佩一十六件間銅鈴三十六箇寶蓋下周以綠羅襞黃羅三襜銷金雲龍文中垂大紅羅旛長六尺三寸闊五寸五分旛上節綵繡

荷葉蓋蓮花座其中青羅額金書黃麞二字中節描金雙升龍下節描金雲日文旛下綴五色橫板絳引旛五對制同黃麞但用五色羅爲旛不加金繡三爲用紫無額并字傳教旛五對制同黃麞但額用黃羅繡青傳教二字中描金升降雲龍無下節雲日三爲用絲龍頭銜告止旛五對制同黃麞但額用黃羅繡青告止二字描金升降鸞鳳雲文三爲用青銅佩銅鈴如傳教之數信旛五對制同黃麞銅佩四件銅鈴三十二箇其銅佩銅鈴俱抹金後同龍頭竿五對硃漆攢竹竿貼金木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內龍頭長二尺五分銜抹金及銅佩銅鈴之數與傳教同但三爲用黃銅圈懸抹金銅頂五角紅羅寶蓋高七寸五分闊二尺七寸五分蓋五角加抹金銅龍頭五箇綫線繫抹金銅佩十件綴以銅鈴十五箇寶蓋下周以紫羅腰紅羅三爲飾雲龍香草文中垂青羅帶五縫成旛長六尺三寸闊五寸五分每帶上描銀下描金背香草文中描金孔雀形下綴銅鈴五箇豹尾二對硃漆攢竹竿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內龍頭銅鉤長一尺下銜抹金銅頂儀鍠氅十對硃漆攢竹竿貼金竿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五分內竿頭長一尺三寸五分帶抹金銅索圈并頂縫五色羅爲氅懸之長六尺藍斜皮寶蓋周圍帶銅鈴八箇中垂豹尾長四尺五寸戈氅十對硃漆攢竹竿貼金木龍頭承戈共長一丈二尺五寸內龍頭長一尺六寸二分繫三寸闊五寸五分氅下綴銅鈴五箇木板粉塗之畫升降雙鳥綴五色羅氅長六尺三寸闊五寸五分下綴銅鈴五箇戟氅十對與戈氅制同但貼金木龍頭承戟長一尺七寸五分單戟三對硃漆攢竹竿貼金龍戟頭共長八尺三寸九分內戟頭長一尺九寸龍戟三對制同單戟但戟枝有龍頭班劍三對刻木爲劍其上有靶袍下有龍頭銜劍背貼金爲飾垂紅絲粉鎧吾杖三對硃漆攢竹爲杖長六尺九寸五分兩頭貼金爲飾杖或以木爲之立瓜三對硃漆攢竹竿刻木爲瓜立置於上承以龍頭共長六尺九寸內瓜及龍頭長一尺四寸貼金飾臥瓜三對制同立瓜但以瓜臥置其上承以龍頭貼金飾龍頭瓜及龍頭長一尺二寸五分儀刃三對刻木爲刃及鞘鞘貼銀爲地貼金龍文爲飾垂紅絲粉鎧鐙杖三對硃漆攢竹竿刻木爲馬鐙承以龍頭貼金飾置於竿首共長六尺九寸內鐙頭長一尺六寸金鉞三對硃漆攢竹竿刻木爲斧形承以龍頭貼金飾置於竿首共長六尺九寸內鉞頭長一尺六寸五分骨朵三對硃漆攢竹竿刻木爲朵朵承以龍頭貼金飾置於竿首共長六尺九寸內骨朵頭長一尺六寸羽葆

幢五對。硃漆攢竹竿。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五分。內龍頭鉤長一尺。銜抹金銅圈。加白羽。銅頂綠羅寶蓋。下以紅絲圓繖貫紅纓簇圓。凡五層。每層上施抹金銅頂。藍斜皮雲蓋。懸銅鈴。青龍幢一把。制同羽葆幢。但頂無白羽。有青紗衣籠之衣長七尺五寸。闊一尺二寸。金繡青龍雲文。白虎幢一把。制同青龍幢。但用白紗衣籠。金繡白虎雲文。朱雀幢一把。制同青龍幢。但用紅紗衣籠。金繡朱雀雲文。玄武幢一把。制同青龍幢。但用皂紗衣籠。金繡龜蛇雲文。

鄉節十二對。貼金攢竹竿。并鐵條。共長一丈二寸五分。內鐵條至頂長一丈二寸五分。貫天下太平錢六。鐵錢六。頂并下盤皆木質。貼金飾。攀頂用絨線四條。黃羅爲衣籠之銷金升龍文。金節三對。硃漆攙竹竿。貼金銅龍頭。共長一丈二尺五寸五分。內龍頭鉤一尺。銜抹金銅圈。并銅頂綠羅寶蓋。以紅絲圓繖貫紅纓。凡八層。每層上施抹金小銅頂。藍斜皮雲蓋。懸銅鈴。黃紗爲衣籠之衣長七尺五寸。闊一尺二寸。繡升龍四。方天戟十六對。硃漆攢竹竿。其上以木爲戟。承以龍頭。貼金飾。共長一丈二尺五寸五分。戟及龍頭長二尺五分。紫方傘四把。傘骨面闊并頂五尺五寸。柄及貼金葫蘆頭共長一丈一尺五寸九分。冒以紫羅。垂三簷。凡傘柄俱用竹加紅油。間纏以藤。惟曲柄傘硃紅漆攢竹爲之。紅方傘四把。制同紫方傘。紅曲柄繡傘四把。傘骨面闊并頂四尺二寸五分。柄及貼金葫蘆頭共長一丈一尺二寸九分。冒以紅羅。繡綵雲。垂三簷。上簷雲龍。下二簷瑞草文。當曲柄處用鐵心貼金龍頭承傘。紅直柄華蓋繡傘四把。傘骨面闊并頂四尺七寸五分。柄及貼金葫蘆頭共長一丈一尺二寸九分。冒以紅羅。垂三簷。背繡雲花文。黃直柄繡傘四把。傘骨面闊并頂四尺二寸五分。柄及貼金葫蘆頭共長一丈一尺二寸九分。冒以紅羅。繡綵雲文。垂三簷。雲龍文。紅直柄繡傘四把。冒以紅羅。繡綵雲文。垂三簷。瑞草文。餘同黃直柄繡傘。黃曲柄繡傘二把。抹金銀鈴。全傘骨面闊并頂五尺一寸五分。柄及貼金葫蘆頭共長一丈二尺一寸九分。冒以黃羅。繡綵雲文。垂三簷。雲龍文。當曲柄處用鐵心貼金龍頭承傘。青銷金傘三把。傘骨面闊并頂五尺一寸五分。柄及貼金葫蘆頭共長一丈二尺一寸九分。冒以青羅。銷金雲文。垂三簷。雲龍文。紅銷金傘三把。冒以紅羅。垂三簷。餘同青銷金傘。黃銷金傘三把。冒以黃羅。垂三簷。餘同青銷金傘。白銷金傘三把。冒以白羅。垂三簷。餘同青銷金傘。黑香草文。

銷金傘三把。冒以黑羅。垂三簷。餘同青銷金傘。黃油絹銷金雨傘一把。傘骨面闊廿頂七尺八寸。柄及貼金葫蘆共長九尺二寸九分。面銷金寶珠龍文。邊如意龍文。紅繡花扇十二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圓徑三尺三寸五分。面背風衣。俱用大紅羅。面繡四季花。背銷金龍團花文。柄用攢竹加硃漆。紅繡雉方扇十二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連墨漆板高三尺五寸二分。板高五寸。扇下闊二尺四寸五分。中闊二尺六寸五分。大紅羅面繡鸞鳳花文。青羅背銷金寶珠花。面風衣用白羅繡雉尾。邊背風衣用青素羅。板戧金雲文。扇柄用攢竹加以黑漆。紅單龍扇一十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圓徑三尺三寸九分。面背皆大紅羅。面繡單龍雲文。背銷金龍團花文。黃單龍扇一十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圓徑三尺三寸九分。面背皆黃羅。面繡單雲龍文。背銷金龍團花文。紅雙龍扇二十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圓徑三尺三寸九分。背面皆大紅羅。面繡雙龍雲文。背銷金龍團花文。黃雙龍扇二十把。扇及柄共高一丈一尺二寸。內扇圓徑三尺三寸九分。面背皆黃羅。面繡雙龍雲文。背銷金龍團花文。紅素扇二十把。扇及柄共高九尺六寸。內扇圓徑三尺四寸。面背皆紅羅。黃素扇二十把。扇及柄共高九尺六寸。內扇圓徑三尺四寸。面背皆黃羅。黃羅銷金九龍傘一把。與前黃銷金傘制同。壽扇二把。與前黃羅雙龍扇制同。黃羅曲柄繡九龍傘一把。與前黃曲柄傘制同常朝用。鳴鞭四條。以黃絲爲鞭。前漬以蠟。柄用龍頭。木質貼金爲飾。金馬杌一箇。木質金葉裝。金丁裝釘。鼓盤龍雲文。金交椅一把。木質金葉裝。金丁裝釘。椅中鼓花升龍雲文。穿以黃絲區繲。四垂黃絲帉。鏇黃織金紵絲褡。金脚踏一箇。木質金葉裝。金丁裝釘。鼓方勝花文。黃織金紵絲踏褥。金水盆一箇。黃金爲盆。中鼓盤龍雲文。邊鼓香草文。西洋布手巾一條。金水礶一箇。黃金爲之。有蓋有提。小口巨腹。純素質不加飾。金香爐一箇。黃金爲之。有蓋有槃。兩耳。三足。爐鼓雲龍文。以硃漆竿舉之。竿首抹金銅龍頭。其下龍尾。金香盒一箇。黃金爲之。蓋鼓香草文。金唾盂一箇。黃金爲之。形圓如缶。蓋僅掩口。下有盤。鼓龍文。洪武間停造。金唾壺一箇。黃金爲之。小口巨腹。有蓋。鼓龍文。洪武間停造。拂子四把。

以紅絲拂爲心上以素氂牛尾籠之抹金銅龍首硃漆木柄戲金雲龍花文垂黃絲帨鐙今拂用馬尾心用紅纓

紅紗燈籠六對紅油竹燈骨銅燭盤外以黃紗蒙之硃漆竿竿首貼金龍頭其下龍尾竿頭帶黃熟銅鉤垂玉色紗罩之

紅油紙燈籠三對紅油竹骨下有燭盤木座以竹絲編爲籠加紅油紙竿同紅紗燈

魷燈三對制同紅紙燈但用魷爲之鐵爲燈骨

攸馬六匹紅鞦韆上施鞍轡頷下垂綠蓋紅纓飾瓷珠絡

鍍金銅玲瓏香爐一箇制同金香爐

寶匣一座木質硃紅漆匣蓋頂并四面戲金雲龍文座戲金仰覆蓮花并香草文

硃紅漆馬杌子四箇

鞍籠二皮質硃紅油飾描金升降龍文邊描香草上施抹金銅蓋頂飾紅纓又平頂鞍籠一制同惟無銅蓋紅纓

黃帳房一座用黃木絲布帳并幃幕上施獸吻硃紅漆柱并杖竿竿首綵妝蹲獅頂用氈

大輅一乘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闊八尺二寸五分輅上平盤前後車櫺趨及四垂如意滴珠板其下轅二條皆硃紅漆各長二丈二尺九寸五分鍍金銅龍頭龍尾龍鱗葉片裝釘前施硃紅油象搭攀皮一條平盤下方箱四面硃紅漆匡各十有二櫺內飾綠地描金繪獸六尺七寸九分四柱長五尺八寸四分檻座高九寸五分皆硃紅漆前二柱戲金柱首寶相花中雲龍文下龜文錦門高五尺一寸九分闊二尺四寸九分左右門各闊二尺二寸五分其上四周妝雕木沈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并左右各硃紅漆櫺二扇明欞全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櫺編黃線繣穿後硃紅漆屏風上雕沈香色描金雲龍五上硃紅漆板戲金雲龍一屏後俱沈香色地上四櫺雕描金雲龍四其次雲板如其數下三櫺雕描金雲龍三其次雲板亦如之俱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內編黃線繣穿硃紅漆匡軟座黃絨墜座大索四條座下蓮花墜石軟座上施花毯大紅錦褥升庶硃紅漆坐椅一座其上靠背雕以沈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福壽板一并褥椅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圍椅裙全周圍施黃綺幃幔或用黃線羅亭外用青綺緣邊硃紅簾一十扇各用拽簾黃線圓繣二條黃銅圈全輅頂并圓盤高三尺一分又鍍金銅蹲龍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攀頂黃線圓繣四條盤高一寸九分上以硃紅漆其下外四面沈香色地描金雲內四角青地繪五彩雲以青飾輅蓋亭內周圍貼金斗拱承硃紅漆匡寶蓋闊以八頂冒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并周圍繪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硃紅漆上安雕木貼金邊耀葉板八十一片內綠地雕木貼金雲龍文三層間繪五彩雲觀板八十一片盤下周圍黃銅釘裝上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繪五彩雲龍文四角垂青綺絡帶四條各繪五彩雲升龍三圓盤四角連輅坐板用攀頂黃線圓繣

四條。井貼金木魚。輅亭前有左右轉角闌杆二扇。後一字帶左右轉角闌杆一扇。皆硃紅漆。內嵌雕木貼金龍間以五彩雲三扇。計一十二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及線金五彩妝蓮花抱柱闌杆內四周布花毯。

太常旗二面。在輅亭後左右。用黃線緞夾爲旗。每面十有二斿。每斿內外繡升龍一。硃紅漆攢竹旗竿二。左竿旗腰繡日月北斗。竿首用度金銅龍頭。右竿旗腰繡黻字。竿首用鍍金銅戟。每竿纏抹金銅鈴二。垂紅纓十有二。纓上施抹金銅寶蓋。下垂青線腳鐺。

踏梯一。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

行馬架二。硃紅漆。其上黃絨匾繡。用抹金銅葉片裝釘。鐵搭鉤全。

黃絹幰衣。即遮塵油絹雨衣。并青氈衣各一座。

硃紅油盒扇梯一副。硃紅油拓又一件。

抹金銅寶瓶并象鞍鞦轡氈籠。各二副。

玉輅一乘。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闊八尺二寸五分。輅上平盤前後車檻。并鵝翅及四垂如意滴珠板。其下轅二條。皆硃紅漆。各長二丈二尺九寸五分。鍍金銅龍頭。龍尾龍鱗葉片裝釘。前施硃紅油象搭攀皮一條。平盤左右下護泥板。及車輪二。貫軸一。每輪輻十有八條。皆硃紅漆。周圍輞全。各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輪內車心各一。用抹金銅鈒蓮花瓣輪盤裝釘。軸首左右各用漆貼金減鐵龍頭插拴一箇。以抹金銅鈒龍頭管心裝釘。軸中纏黃絨駕轅等索。面至地四尺一寸五分。輅亭高六尺七寸九分。硃紅漆四柱。各長五尺八寸四分。前二柱有搏換貼金升龍檻座。高九寸五分。門高五尺一寸九分。闊二尺四寸九分。左右門闊二尺二寸五分。其上四周妝雕木沈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并左右各硃紅漆槅二扇。明格全。俱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槅編黃線繼穿後。硃紅漆屏風上。雕沈香色描金雲龍五。屏後下三橋。雕木沈香色。描金雲龍三。下雕雲板。如其數。俱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內編黃線繼穿。硃紅漆匡軟座。黃絨垂座。大索四條。座下蓮花墜石。軟座上施花毯。大紅錦褥并席。硃紅漆坐椅一座。其上靠背。雕以沈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福壽板一。并褥。椅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圍椅碪金。周圍施黃綺幃幔。或用黃線羅。亭外青綺綠邊。硃紅簾一十扇。各用拽簾黃線圓繼二條。黃銅圈全。輅頂并圓盤高三尺一分。又鍍金銅蹲龍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鬱頂黃線圓繼四條。盤一寸九分。上以硃紅漆。其下外四面沈香色地。描金雲。內四角青地繪五彩雲。以青飾輅蓋。亭內周圍貼金斗拱。承硃紅漆匡寶蓋闕。以六頂。冒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并周圍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硃紅漆。上安雕木貼金邊。耀葉板八十一片。內青地雕木飾玉色雲龍文。三層間繪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下周圍黃銅釘裝。上施黃綺。漏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垂青綺絡帶四條。各繡五彩雲升龍。三圓盤四角。連輅座柢。用黃線挲繼四條。并貼

金木魚。輅亭前有左右轉角闌杆二扇。後一字帶左右轉角闌杆一扇。皆硃紅漆。內嵌雕木貼金龍間以五彩雲三扇計一十二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及線金五彩妝蓮花抱柱闌杆內四周布花毯。每面十有二斿。每斿內外繡升龍一。硃紅漆攢竹旗竿二。左竿旗腰繡日月北斗。竿首用鍍金銅龍頭。右竿旗腰繡敝字。竿首用鍍金銅戟。每竿纏抹金銅鈴二。垂紅纓十有二。纓上施抹金銅寶蓋。下垂青線帕鐺。

太常旗二面。 在輅亭後左右。用黃線羅夾爲。

踏梯一。 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

行馬架二。 硃紅漆。其上黃絨圓繡。用抹金銅葉片裝釘。鐵搭鉤全。

黃羅幰衣。 即遮塵油雨衣。并青氈衣各一座。

硃紅油盒扇梯一副。 硃紅油拓又一件。

抹金銅寶瓶并象鞍鞦轡氈籠。 各二副。

大馬輦一乘。 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闊八尺九寸五分。輦上平盤板前後車檻并鴈翅及四垂如意滴珠板。其下轅二條。皆硃紅漆。各長二丈五寸九分。用鍍金銅龍頭。龍尾。龍鱗葉片裝釘。前施硃紅油漆馬搭攀皮一條。平盤左右下護泥板。及車輪二貫軸一。每輪輻十有八條。皆硃紅漆。周圍輞全。各以抹金鈒花銅葉片裝釘。輪內車心各一。用抹金銅鈒蓮花瓣輪盤裝釘。軸首左右各另漆貼金減鐵龍頭插拴一箇。以抹金銅鈒龍頭管心裝釘。軸中纏黃絨萬轅等索。面至地三尺四寸五分。輦亭高六尺四寸九分。硃紅漆四柱。各長五尺五寸四分。檻座高九寸五分。其上四周硃紅漆繡環板門。高五尺九分。闊二尺四寸五分。左右門闊二尺二寸五分。前并左右各樞二扇。後樞三扇。明杖全。皆硃紅漆。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樞心編黃線繡穿。亭內編黃線繡穿。硃紅漆匡軟座。黃絨墜座大索四條。座下蓮花墜石。軟座上施紅毯。紅錦褥并席。硃紅坐椅一座。其下靠背雕沈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福壽板一。并褥。椅中黃織金綺鞍坐褥。四圍椅裙全。周圍施黃綺幃幔。或用黃線羅。亭外用青綺緣邊。有紅簾。十二扇。各用拽簾圓繡二條。黃銅圈全。輦頂并圓盤高二尺六寸五分。又鍍金銅蹲龍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攀頂黃線圓繡四條。盤上下俱硃紅漆。以青飾鑾蓋內。寶蓋硃紅漆木匡。闊以八項。冒以黃綺。謂之黃屋。項心并周圍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硃紅漆。上安雕木貼金邊耀葉板。計八十一片。內飾綠地雕木貼金雲龍文。三層間繪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下周圍黃銅釘裝。上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垂青綺絡帶四條。各繡五彩雲升龍。三圓盤四角連輦座板用攀頂黃線圓繡四條。并貼金木魚。輦亭前一字闌杆一扇。後一字帶轉角闌杆一扇。左右闌杆二扇。內嵌繡環板。皆硃紅漆四扇。計一十四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用線金五彩妝蓮花抱柱。前闌杆內布紅毯一。

太常旗二面。 在輦亭後左右。用黃線羅夾爲。

線羅夾爲旗。每面十有二斿。每斿內外繡升龍一。硃紅漆攢竹旗竿二。左竿旗腰繡日月北斗。竿首用鍍金銅龍頭。右竿旗腰繡黻字。竿首用鍍金銅戟。每竿綴抹金銅鈴二。垂紅纓十有二。纓上施抹金銅寶蓋。下垂青線帕踏片裝釘。

踏梯一。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

行馬架三。硃紅漆。其上黃線匾繩。用抹金銅葉片裝釘。鐵搭銅全。

黃絹幰衣。即遮塵油絹雨衣。并青氈衣各一座。

硃紅油盒扇梯一副。硃紅油拓叉一件。

馬鞍韉鞦轡鈴纓。全。

小馬輦一乘。高一丈一尺五寸九分。闊七尺九寸五分。輦上平盤前後車檻并鴈翅及四垂板。其下轅二條。皆硃紅漆。泥板及車輪二。貫軸一。每輪輻十有八條。皆硃紅漆。周圍輞全。各以抹金鈒花銅葉片裝釘。輪內車心各一。用抹金銅鈒蓮花瓣輪盤裝釘。軸首左右。各用漆貼金減鐵龍頭插拴一筒。以抹金銅鈒龍頭管心裝釘。軸中纏黃絨駕轅等索。面至地三尺四寸五分。輦亭高五尺五寸九分。硃紅漆四柱各長五尺四寸五分。檻高一寸四分。其上四闌硃紅漆欞環板門。高五尺。闊二尺二寸五分。左右門闊二尺一寸九分。前并左右各硃紅漆槅二扇。明欞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槅心編黃線欞穿後。硃紅漆屏風。壁杖周圍俱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底硃紅漆板上施紅花毯。紅錦褥。并席。硃紅坐椅一座。其上靠背雕以沈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福壽板一。并褥椅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闌椅裙全周圍施黃綺幃幔。或用黃線羅。亭外用青綺綠邊。硃紅簾四扇。各用拽簾黃線圓纓二條。黃銅圈全。壹頂并圓盤高二尺五寸五分。又鍍金銅寶珠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攀頂黃線圓纓四條。盤上下皆硃紅漆。以青飾輦蓋內。寶蓋硃紅漆匡圖。以八頂。冒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并周圍繡五彩雲龍九圓盤。下用黃綺幃幔四扇。或用黃線羅。天輪三層。皆硃紅漆。上安雕木貼金邊耀葉板。計八十一片。內飾綠地貼金雲龍文。三層間繪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上周圍黃銅釘裝。上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攢間繡五彩雲龍。四角垂青綺絡帶。四條。繡五彩升雲龍二圓盤。四角連輦座板用攀頂黃線圓纓四條。并貼金木魚。輦亭前一字闌杆一扇。後一字帶轉角闌杆一扇。左右闌杆二扇。內嵌欞環板。皆硃紅漆。四扇計一十四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用線金五彩妝蓮花抱柱。前闌杆內布花毯。外繡升龍一。硃紅漆攢竹旗竿二。左竿旗腰繡日月北斗。竿首用鍍金銅龍頭。右竿旗腰繡黻字。竿首用鍍金銅戟。各竿綴抹金銅鈴二。并紅纓十有二。纓上施抹金銅寶蓋。下垂青線帕踏

太常旗二面。在輦亭後左右。用黃線羅夾爲旗。每面十有二斿。每斿內

踏梯一。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

行馬架二。

硃紅漆其上黃綾圓繖用抹金銅葉片裝釘鐵撘鉤全。黃絹幰衣。即遮塵油絹雨衣。并青氈衣各一座。硃紅油盒扇梯一副。硃紅油拓又一件。鞍韉鞦轡鈴纓。全。步輦一乘。高一丈二尺二寸五分座高三尺二寸五分方闊八尺二寸五分輦座用硃紅漆其下四面雕木五彩雲渾貼金龍板十二片間以渾貼金仰覆蓮座其下雕木線金五彩雲板二十片座下硃紅漆轅四條中二條各長三丈五尺九寸左右二條各長二丈九尺五寸九分每轅以鍍金銅龍頭龍尾裝釘輦亭高六尺三寸九分四柱各長六尺二寸五分檻高一寸四分皆硃紅漆其上四圍雕木沈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門高五尺七寸九分闊二尺四寸五分左右二門闊二尺三寸五分前并左右各硃紅漆十字槅二扇雕飾沈香色描金雲龍板八片其下雲板如其數後硃紅漆屏風上雕沈香色描金雲龍五屏後雕沈香色描金雲龍板三片又雲板如其數俱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內施紅花毯大紅錦褥并席硃紅漆坐椅一座其上靠背雕以沈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福壽板一并褥椅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圍椅裙全周圍施黃綺幃幔或用黃線羅亭外用青綺緣邊硃紅簾一十扇各用拽簾黃線圓繖二條黃銅圈全輦頂并圓盤高二尺六寸一分又鍍金銅蹲龍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攀頂黃線圓繖四條盤上下硃紅漆以青飾輦蓋內硃紅漆匡闕以八頂冒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并周圍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硃紅漆上安雕木貼金邊耀葉板八十一片內飾以綠地貼金雲龍文三層間繪五彩雲觀板八十一片盤下周圍黃銅釘裝上施黃綺灑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垂青素綺絡帶四條各繡五彩雲升龍二圓盤四角連輦座板用攀頂黃線圓繖四條并貼金木魚輦亭前有硃紅漆左右轉角闌杆二扇後一字帶左右轉角闌杆一扇各嵌雕木貼金龍間以五彩雲三扇計一十柱柱首各雕木貼金蹲龍一用線金五彩妝蓮花抱柱闌杆內四周布紅花毯一。踏梯一。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硃紅油盒扇梯一副。硃紅油拓又一件。黃絹幰衣。即遮塵油絹雨衣。并氈衣各一座。大涼步輦一乘。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輦座硃紅漆座板并四面硃紅漆匡妝青地雕木五彩雲妝板二十片間以貼金仰覆蓮座其下硃紅漆如意繖環板如其數座下硃紅漆轅六條中二條各長四丈三尺五寸九分左右二條各長四寸九分左右二邊二條各長三丈六尺五寸九分前後俱飾以雕木漆貼金龍頭龍尾座高三尺二寸五分方闊一丈二尺五寸九分輦亭高六尺五寸九分闊八尺五寸九分四柱以硃紅漆門高五尺八寸九分闊二尺五寸九分左右二門闊同其上四周沈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并左右

各有槅二扇後槅三扇明枕全皆硃紅漆通編黃線縧穿聲板上施墊氈加紅錦褥井席硃紅漆坐椅一座坐下四面雕木沈香色描金寶相花其上靠背雕沈香色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片硃紅漆福壽板一井褥椅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圍椅裙全周圍施黃綺幃幔或用黃線羅內設硃紅漆桌二隻硃紅漆闌杆香桌一座闌杆四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銅金銅蓋香爐一井香匙著瓶內設紅錦墩一對亭外青綺緣邊硃紅簾三扇各用拽簾黃線圓縧二條黃銅圈全蓋頂高二尺七寸五分又鍍金銅寶珠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三寸二分垂攀頂黃線圓縧四條頂用硃紅漆上冒紅氈以黃氈爲如意雲黃氈緣邊上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一百三十二摺間繡五彩雲龍文或用大紅羅冒頂用黃羅爲如意雲緣條瀝水亦用黃羅頂下周圍以紅氈爲幔黃氈緣條四角鍍金銅雲四朵亭內寶蓋繡五龍頂以硃紅漆木匡冒以黃綺謂之黃屋頂心井四圍繡雲龍各一鼎亭四角至鼎座用攀頂黃線圓縧四條井貼金木魚鼎亭前左右硃紅漆轉角闌杆二扇後一字帶轉角闌杆一扇皆雕木渾金貼龍間以五彩妝雲板三扇計一十二柱各柱首雕木貼金蹲龍一用線金五彩妝蓮花抱柱闌杆內四周布席

踏梯一。硃紅漆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

硃紅油盒扇梯一副。硃紅漆拓又一件

黃絹幰衣。即遮塵油絹雨衣井氈衣各一座

紅板轎一乘。高六尺九寸五分轎頂高一尺六寸五分硃紅漆近頂裝圓匡蜊殼窗在上鍍金銅火燄寶珠帶仰覆蓮座高六寸九分四角鍍金銅雲朵轎扛二條前後以鍍金銅龍頭龍尾裝釘黃絨嗉角索全四圍硃紅漆板左右門二扇高四尺五寸九分用鍍金銅釘鉸事件轎內硃紅漆坐椅一座福壽板一井褥椅內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圍椅裙全下鋪席井踏褥黃絹轎衣井油絹雨衣各一座又青氈衣一座紅氈緣條雲子全

皇后鹵簿 凡大駕用龍頭者皇后皇妃皇太子妃以下皆易以鳳頭而皇太子以下仍用龍頭

紅杖一對。以下如大駕制而稍輕之

清道旗一對。

黃麾一對。

絳引旛三對。

傳教旛二對。

告止旛二對。

信旛二對。

龍頭竿五對。

儀鍠氅五對。

戈氅五對。

戟氅五對。

吾杖三對。

立瓜三對。

臥瓜三對。

儀刀三對。班劍三對。鐙仗三對。金鉞三對。骨朵三對。響節六對。羽葆幢二對。紫方傘二把。紅方傘二對。黃銷金傘一把。黃繡曲柄傘二把。紅繡傘一把。紅素圓傘二把。紅繡雉方扇六把。紅繡花圓扇六把。青繡方扇六把。紅羅素扇六把。拂子二把。紅紗燈籠二對。紅油紙燈籠一對。魚燈一對。金交椅一把。金腳踏一箇。金水盆一箇。金水罐一箇。金香爐一箇。金香盒一箇。金唾盂一箇。金唾壺一箇。行障二葉。坐障一葉。輅一乘。踏梯一。行馬架三。黃絹幰衣。硃紅油盒扇梯一副。安車一乘。高九尺七寸六分。車上平盤板前後車轞并鴈翅板下轅二條皆硃紅漆。轅各長一丈六尺七寸六分。用抹金銅鳳頭鳳尾鳳翎葉片裝釘。前施硃紅油馬搭攀皮一條。平盤左右垂護泥板。及車輪二貫軸一。每輻十有八條皆硃紅漆。周圍輞全。車轂各一軸。首左右各用紅漆鐵插拴一箇。軸中纏黃絨駕轅等索。車亭高四尺四寸。硃紅漆方柱四。長同。其上四圍裝五彩花板十二片。門高三尺七寸六分。闊二尺二寸六分。左右門闕同。前并左右各硃紅漆。上明下暗十字槅二扇。後三山屏風。屏後壁板俱硃紅漆。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底硃紅漆板。上施紅花毯。紅錦襟。周圍施黃綺幃幔。或用黃線羅。亭外用青綺緣邊。硃紅簾四扇。各用拽簾黃線圓繩二條。黃銅圈全。車蓋用硃紅漆。高二尺六分。抹金銅寶珠頂。鬱蓮座。高六寸。四角抹金銅鳳頭。用攀繩四條。并紅漆木魚蓋下施黃瀝水三層。俱銷金鸞鳳文。鳳頭下垂紅粉鍇。踏梯一。行馬架一。黃絹幰衣。

太皇太后鹵簿

皇太后鹵簿俱同。

大樂制度

麾一。戲竹一對。簫十二管。笙十二攢。龍笛十二管。頭管十二管。方響四架。築八架。琵琶八把。箜篌八把。杖鼓三十六箇。鼓衣以紅綺一幅。看杖。板四串。大鼓二面。鼓衣一。

中和韶樂制度

麾一。柷一。敔一。搏拊二。琴十張。瑟四張。簫十二管。笙十二攢。笛十二管。塤四箇。篪四管。排簫四架。編銅二架。編磬二架。應鼓二。

東宮儀仗

令旗一對。清道二對。幰弩一張。刀盾一十對。弓箭二十幅。白澤旗二面。青旗二面。紅旗二面。黃旗二面。白旗二面。黑旗二面。素青旗二十面。金鼓旗二面。金龍畫角十二枝。花匡鼓二十四面。擲鼓二面。金鉦二面。金二面。板二串。板鼓二箇。小銅角一對。大銅角一對。纓頭一箇。領頭四對。絳引旛一對。傳教旛一對。告止旛一對。信旛一對。羽葆幢一對。

儀鍠氅三對。戈氅三對。戟氅三對。吾仗二對。儀刀二對。班劍二對。金鉞二對。立瓜二對。臥瓜二對。骨朵二對。鐙杖二對。殳叉一對。戟十對。稍十對。夾稍一對。麾一把。幢一把。節一把。金節二對。響節六對。青方傘一把。紅方傘二把。紅銷金傘一把。紅繡直柄圓傘一把。紅繡曲柄圓傘二把。紅繡花直柄傘二柄。紅圓傘二把。青圓傘二把。紅油絹銷金雨傘一把。青繡孔雀圓扇六把。青繡花圓扇四把。紅繡花圓扇四把。紅繡孔雀方扇四把。青

繡方扇四把。誕馬八匹。鞍籠一箇。金馬杌一箇。金交椅一把。金腳踏一箇。拂子二把。紅紵絲拜褥一。金水盆一箇。金水罐一箇。金香鑪一箇。金香盒一箇。金唾盂一箇。金唾壺一箇。紅紗燈籠三對。紅油紙燈籠三對。魷燈三對。仗馬二匹。金輅一乘。紅旗二面。踏梯一。行馬架三。紅絹幰衣。硃紅漆盒扇梯一幅。馬鞍韉鞦轡鈴纓全。鞍籠二。青帳房一座。戲竹一對。大鼓一面。鼓衣一。板一串。杖鼓十二箇。鼓衣一。看杖。籠笛二管。笙二攢。箜篌二把。築二架。琵琶二把。方響二架。頭管二管。簫二管。

親王儀杖

令旗一對。清道二對。幰弩一張。刀盾一十對。弓箭二十幅。白澤旗一對。金鼓旗一對。畫角十二枝。花匡鼓二十四面。杖鼓二面。金鉦二面。鑼二面。擱鼓二面。板一串。笛二管。小銅角一對。大銅角一對。戲竹一對。大樂鼓一面。板一串。杖鼓十二面。笛四管。頭管四管。絳引旛一對。傳教旛一對。告止旛一對。信旛一對。儀鍠氅一對。戈氅一對。戟氅一對。吾杖一對。儀刀四對。班劍一對。斧一對。立瓜一對。臥瓜一對。骨朵一對。鐙杖一對。殳叉一對。戟十對。矟十對。夾矟一對。麾一把。幢一把。節一把。響節四對。紫方傘二把。紅方傘二把。紅銷金傘一把。紅繡圓傘一把。紅曲柄傘二把。紅油絹銷金雨傘一把。青繡圓扇四把。紅繡圓扇四把。紅繡方扇四把。誕馬八匹。鞍籠一箇。馬杌一箇。拂子二把。交

一把。腳踏一箇。水盆一箇。水罐一箇。香爐一箇。唾盂一箇。唾壺一箇。紅紵絲拜褥一。紅紗燈籠二對。紅油紙燈籠二對。魚燈一對。帳房一座。象輅一乘。紅旗二面。踏梯一。行馬架三。紅絹幰衣。

世子儀仗同

郡王儀仗

令旗一對。清道一對。幰弩一張。刀盾八對。弓箭十八幅。金鼓旗一對。畫角十枝。花匡鼓二十面。搁鼓一面。金鉦一面。鑼二面。板一串。笛二管。戲竹一對。大樂鼓一面。板一串。杖鼓八面。笛四管。頭管四管。絳引旛一對。傳教旛一對。告止旛一對。信旛一對。吾杖一對。儀刀一對。立瓜一對。骨朵一對。斧一對。戟八對。稍八對。麾一把。幢一把。節一把。響節三對。紅銷金圓傘一把。紅圓傘一把。紅曲柄傘二把。紅方傘二把。青罔扇四把。紅圓扇四把。誕馬四匹。鞍籠一箇。馬杌一箇。拂子二把。交椅一把。腳踏一箇。水盆一箇。水罐一箇。香爐一箇。香盒一箇。紅紵絲拜褥一。紅紗燈籠二對。魚燈一對。帳房一座。

皇妃儀仗

紅仗一對。清道旗一對。絳引旛一對。戈氅一對。戟氅一對。儀鍠氅一對。吾杖一對。儀刀

一對。班劍一對。立瓜一對。鐙杖一對。骨朵一對。金鉞一對。響節二對。青方傘二把。紅繡圓傘一把。紅繡方傘四把。紅花圓扇四把。青繡圓扇四把。交椅一把。腳踏一箇。拂子二把。水盆一箇。水罐一箇。香爐一箇。香盒一箇。唾盂一箇。唾壺一箇。紅紗燈籠二對。鳳轎一乘。青頂上抹金銅珠。頂四角抹金銅飛鳳。各垂銀香圓寶蓋。并綵結。轎身硃紅漆木匡。三面篾織紋簟。繪以翟文。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用硃紅漆木轎扛。抹金銅鳳頭鳳尾裝飾。青鉸金羅綠邊硃紅簾。并看帶。內紅交牀并坐踏褥各一。紅銷金羅轎衣一件。紅油絹雨轎衣一件。行障二業。坐障一業。

東宮妃儀仗

紅仗一對。清道旗一對。絳引旛一對。儀鍠氅一對。戈氅一對。戟氅一對。吾杖一對。儀刀一對。班劍一對。立瓜一對。臥瓜一對。鐙杖一對。骨朵一對。金鉞一對。響節二對。青方傘二把。紅素圓傘二把。紅繡圓傘一把。紅繡方扇四把。紅繡花圓扇四把。青繡圓扇四把。交椅一把。腳踏一箇。拂子二把。水盆一箇。水罐一箇。香爐一箇。香盒一箇。紅紗燈籠二對。鳳轎一乘。紅羅銷金轎衣一件。紅油絹雨轎衣一件。小轎一乘。紅素羅轎衣二件。紅油絹雨轎衣一件。行障二業。坐障一業。

公主儀仗

世子妃儀仗俱同。

郡王妃儀仗

紅杖一對。清道旗一對。絳引旛一對。戟氅一對。吾杖一對。班劍一對。立瓜一對。骨朶一對。響節一對。青方傘二把。紅圓傘一把。青圓扇二把。紅圓扇二把。交椅一把。腳踏一箇。拂子二把。紅紗燈籠一對。水盆一箇。水罐一箇。翟轎一乘。木紅平羅銷金轎一件。木紅油絹雨轎衣一件。行障二業。坐障一業。

郡王儀仗

紅仗一對。清道旗一對。吾杖一對。立瓜一對。骨朶一對。響節一對。青方傘一把。紅圓傘一把。青圓扇二把。紅圓扇二把。交椅一把。腳踏一箇。水盆一箇。水罐一箇。紅紗燈籠一把。拂子二把。翟轎一乘。紅羅銷金轎衣一件。紅油絹雨轎衣一件。行障二葉。坐障一葉。

官員儀從

凡文武百官。自四品以上。用金扇藤棍雙引。六品以下。鞭棍單引。凡官員從人。公十人。侯八人。伯六人。一品至三品六人。四品至六品四人。七品至九品二人。凡役使奴婢。公侯之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凡官員出外。四品以上引導三對。用錫槊鋼叉藤棍。七品以上引導二對。用錫槊藤棍。在外方面堂上官引導三對。用錫槊鋼叉藤棍。各府及鹽運司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引導二對。用錫槊藤棍。七品以上引導一對。用藤棍。八品九品。用竹篦一對引導。雜職不許引導。若府

州縣官催徵用竹篦。巡捕用乂刀之類導引者。不在禁限。

明書卷八十一

志二十

食貨志一

史官論曰。凡物之情。匱則亂。積則散。有天焉存乎其間。天不愛寶。道日爲芸生養。而君曰天子。奉天子民者也。庖犧燧人邈矣。堯攘舜黜。大禹胼胝。成湯不殖。周家父子兄弟多聖人。自日昃不遑暇食。以至得人之國。不惜鹿臺、鉅橋之貲。而後日以稼穡艱難爲諄誡。皆弗憚枵其身爲天下餉。以故數千年間。多治少亂。天子尊優。民用康阜。秦以天下養一人。蔑仁義。專彊勢。聚天下之需。肆情以騁。積前古所未有而物之宮府。身死物化。率不能以數年。後世之君。多棄天以自豐其身。運際熾隆。亦致殷裕。而子孫蕩侈。任心計之臣。窮極撲吸。百姓或至攻食骨骸。穢路。緣養稱戈。以九重天子。有取野棗園菜爲餱饉。珍十麩之麴。以供膳者矣。矧彼寶玉。明太祖嘗謂侍臣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若重徵會。其誰不怨咨。又曰。善爲國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罔知此道。謂積財裕國。惟事剝削蠹餌。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孔僅、楊炎、王安石之流。自以謂能。人主信之。然不悟得之有限。所傷無窮。今國家賦貢。皆有定制。撙節用度。自獲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

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俾遊惰咸盡力田畝則爲者疾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司計之臣皆宜究心毋爲朘斂以傷國體嘗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藏以爲天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己私也乃戒後世子孫不得閱庫籍無寶玩之供卻珍異之獻除服食器用外不以責頒四方累朝節儉宮室不矗於雲表巡遊不耀於海陬而內帑充溢其後至於穆神之時邊無長驅潢無竊弄粟貫塵瘞貨物源來雖穆宗稍嗜珍寶神宗頗好封殖未嘗苦虐百姓極於掊克及懷宗末年李賊逼長安徵天下援師集闕下樞臣請帑懷宗言內帑所餘止六萬至於揮涕而祖宗之積天子不知後賊之去也百萬窮寇攫內府之金珠錦繒輪蹄擔載絡繹滿途而曾不去二三及賊勢既傾民多邀擊河以北茆屋之下農婦山僮至被龍袞有積珠數斗僅以易米一囊者其爲養者何也匱耶積耶散耶亂耶語曰天之所興莫可奪之天之所奪莫可興之悲夫作食貨志

錢法○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古錢兼行以四百爲一貫四文爲一錢其貨錢相貿從民便設官以主其事已敕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餘各如其當之數而小錢以一錢爲準嚴私鑄之禁工侍郎秦逵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朕思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行小民迫於誅責勢必至毀器物以輸其爲民害甚矣其已之八年罷寶源局九年罷行省錢局十年令各布政司設寶泉局專鑄小錢二十年復停二十三年復定錢制小錢一文用銅一錢二分餘折當者遞增之凡鈔一貫准錢一千文二十六年獨戶部鑄而各省之鑪復罷永樂九年令差官於浙江江西廣東福建鑄永樂通

准錢一千文二十六年獨戶部鑄而各省之鑪復罷永樂九年令差官於浙江江西廣東福建鑄永樂通寶錢嗣後凡改元鑄其年號錢皆與古錢兼行天順中令民間除假錢錫錢外凡古今錢依數折行不許挑揀正德中嚴錢禁令職官折俸以十分爲率一分給錢里甲收受錢糧准收銅錢嘉靖中議以洪武通寶有當十當五諸制見今塘用復有一錢七十文及一百四十二百一十之異三等任從民便而嚴銷鎔舊錢造作佛像及器用之禁犯者比盜鑄錢律十九年以鑄錢得不償費停止之二十三年復鑄時御史閻鄰上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則列聖所鑄如洪武、永樂等通寶是也次曰舊錢如開元、祥符等錢是也二錢並用民咸利之雖僞造不過竊眞售贋其於原制尤不甚相遠也邇者京師之錢輕裂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存而點畫莫辨甚則不用銅而用鉛鐵不以鑄而以翦裁麤具肉好卽名曰錢每三百文才值銀一錢作之者無忌用之者不疑而制錢反爲壅遏乞敕下緝捕衙門許以制舊二錢通行其僞造私藏者期以半月自行銷毀犯者論如律因以所獲僞錢進呈上惡其濫惡詭異命榜示如章已南京吏部司務朱希皋復上言納例開礦以濟用不若倣採銅充賦設官鑄錢及禁其僞行其眞新錢既成貿易轉輸賜予俸給皆於此取之甚便上曰今天下郡縣則壤成賦以籍爲定若復採銅充賦未免紛紜且兩京俱有寶源局未嘗廢可特合補鑄制錢數及盜鑄者後以錢法不通戶部言由輕重二弊未能迭相爲用請以新舊二錢爲則官司收稅亦准此例不得輒有增損有阻壞者治之上命以七十文爲一錢舊錢倍之復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紀元錢每號歲百萬嘉靖錢歲一千萬先是民間行用濫惡錢無復形

製□之曰皮棍倒好。至以六七十文易銀一分。狡僞者或翦楮夾其中。因給事中李用敬言。乃詔公私用錢如洪武例。而嘉靖錢以七文准一分。洪武等及古錢上品者如制錢。餘不過二十文准一分。其濫惡者禁止之。犯者如律。是時小錢行用久。驟革之。小民頗稱不便。又以大學士嵩請。出內庫錢八千一百萬給官俸并軍糧。尋令不論年號。悉以七文折算。由是市易者官及軍匠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益驟然。屬連歲大祲。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議者謂錢法不通所致。於是御史何廷鈺上言。乞許民以小錢六十當一。分其庫貯諸錢。仍以七文行。而戶部駁以爲濫錢法所當禁。若官令用之。是開私鑄之門。以王者利病假盜賊也。且方下厲禁。未期月輒更。法令不信。格之。小錢雖不復用。而民間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興制錢通行。四十三年。罷寶源局。初上以廷議命寶源局及南京、雲南造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金背火漆旋邊諸名。民行久之。言官建議鑄錢艱難。工匠勞費。請革其鏇車。以鑪盪代之。從之。於是鑄工競雜鉛錫便琢治。而輪廓粗糲。色澤昏暗。與前所造大不侔。由是姦僞之徒益多盜鑄。滋濫惡。貿易不通。至有朝入手而即廢棄者。商民悔忿。并佳者皆不受授。閭閻大困。其盜鑄者立斬。終不能止。上憂之。召大學士階問弊源。階奏言。臣惟濫僞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一中奸猾之計。開私賄之門。二朝廷以此給賞中外臣工。而蒙賞者受而無用。虛皇上之恩。三官府以此給與商民。而領受者有虧苦之怨。四局中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禁嚴之令。因之不行。虧損國體。五臣以爲不若停止寶源局鑄造。其應給錢者。即以錢本銀

代之。上從之。已上諭工部曰。近來錢法阻滯。由於私鑄盛行。其立法嚴治。而寶源局向所鑄錢輕小。蓋由於官匠侵料減工所致。爾部究懲之。乃逮作官及鑪頭工匠送法司謫遣有差。穆宗即位。今、貿易貨物一錢以上者。銀錢兼用。以下者。止許用錢。而以制錢及舊錢。皆以八文爲一分。勿低昂。乃鑄隆慶通寶。每文重一錢三分。尋以京城內外錢法不通。命廷臣議。於是戶部奏錢法之弊。其說有三。當嘉靖初年。崇文門等處稅課皆徵錢。官吏俸給。小民貿易。皆資於錢。故錢之用廣。其後鋪戶濫受惡錢。以充俸鈔。錢稍不售。及稅課專徵銀。又民間止用制錢。不用古錢。故錢法始壅。一也。又法令疏闊。私鑄者多。眞僞混淆。則煩揀擇。揀擇太精。則礙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訛言。轉相煽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臣等以爲僞錢濫惡者可禁。其洪武以來制錢及古錢。俱宜聽民間兼行。其稅課房號諸銀。俱令收錢。如僞造及低昂價直者。重罪之。詔從其議。已總督薊遼侍郎譚綸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爲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鑄。民不可強。夫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錢。惟欲布之於下。而不惟輸之於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識以年號。亦不免有壅而不通之患。臣請朝廷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發兩京戶工部及各省。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即以備次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益多。則工本當益省。錢制必輕重適均。定以十文值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以五文爲一分。其錢俱以大明通寶爲識。期可行之萬世。從

前制錢及古錢。悉聽民便。新錢盛行。則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折色。則銀六錢四。存留及俸廩軍糧。俱從中半收錢。如此皆以行錢爲便。雖欲強其用銀。不可得矣。上如綸言。而大明通寶錢終不鑄。萬歷四年。令南北直隸及十三布政司俱開局鑄錢。每處發錢式。詔雲南留前鑄佐海貺之用。十年。停各布政鑄局。二十六年。給事中郝敬陳錢事甚悉。曰。責專官。定規則。廣鑄局。鑄大錢。採礦銅。處工本。嚴稽算。禁盜鑄。算歲息。重賞罰。曉愚夫。聽販賣。上善其言。而不行。已戶部奏錢法。上曰。今公帑匱乏。制錢宜多鑄。濟用。不但餉軍給商。亦可供俸祿賞賚。須如法鼓鑄。務期上下通行。不得隨時低昂。以滋阻壞。監局司官。若能殫心任事。效有勞績者。優敘之。天啓初。以光宗在位不久。未遑鑄錢。命鑄泰昌通寶錢。一年。以存一代之號。崇禎中。內帑大竭。命各鎮有兵馬處皆開鑪鼓鑄。以資軍餉。而錢式不一。盜鑄孔繁。末年。每銀一兩易錢五六千文。錢有煞兒大眼賊短命官諸號。因兆李自成之亂。洪武時。天下共開錢鑪三百二十五座。歲鑄錢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一萬四千八百文。後多盈縮。不可得而考云。

鈔法○洪武初。中書省及在外行省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姦民多盜鑄。又商賈貿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害。遂詔中書省行工部造大明寶鈔。工部造鈔屢不就。太祖一夕夢神告以當用秀才心肝爲之。既寤。未得其計。因語孝慈皇后曰。神豈殺士而爲之耶。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卽心肝也。太祖喜曰。得之矣。明日。取太學生課簿搗而製之。遂成。以皇太子董其事。仍嚴僞造之禁。以桑穰爲料。制方

高一尺闊六寸許。色青黑。外爲龍文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闌中爲三方。上方爲篆文。卽題額。中上兩旁復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錢貫狀。十串則爲一貫。其下楷書曰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書鈔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爲差。其等凡六。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貿易。違者罪之。告發者卽以其物充賞。若有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錢鈔兼收。錢三銀七。一百文以下則用錢。十三年。在京在外各置行用庫。令軍民倒鈔貫百。昏爛者許入庫易換。收工墨價。已復諭天下不許取鈔料。但有字貫可辨眞僞者。不問破爛油汚紙補。卽收解京。抑勒者及不堪辨驗眞僞解京者罪。太宗卽位。言鈔板歲久。篆文磨滅。且皆洪武年號。今改元。宜併更之。太宗曰。板歲久則當易。但不必改洪武爲永樂。蓋朕所遵用。皆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故鈔終皆洪武年號。尋以鈔法不通。令諸有以金銀貿易者。以奸惡論。告捕者以所易金銀充賞。鈔昏爛仍許入庫換易。收工墨直。蓋國家欲以寶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爲使通行之制甚設。然鈔易昏爛。難久藏。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終廢不行也。宣德中。令於順天、應天、蘇、松、鎭、常、揚、儀眞、杭州、嘉興、湖州、福州、建寧、武昌、荊州、南昌、吉安、臨江、清江、廣州、開封、濟南、濟寧、德州、臨清、桂林、太原、平陽、蒲州、成都、重慶、盧。計三十三處。皆立署。曰鈔關。又諭令天下。凡菜果園及塌房車房店舍停商賈者。菜地月納舊鈔三百貫。果樹十株百貫。房舍每間五百貫。差御史同戶部官催劾之。又令凡以車載

貨物者。每輛納鈔二百貫至五十貫。以小大爲差。船如之。若油房磨房之類皆納鈔。久之。民嗟怨。上命之減三之一。正統中復申行之。先是永樂中。令大口月食鹽一斤。納一貫。小口月食鹽半斤。納百文。而笞罪以下。准以鈔贖。至是亦復申其制。成化中。令天下稅糧皆錢鈔兼收。及弘治六年。令各鈔關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至是鈔漸微而錢行。計太祖時。賜鈔千貫則爲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而永樂中。千貫猶作銀十二兩。金止二兩五錢矣。及弘治時。賜鈔三千貫。僅銀四兩餘矣。而鈔愈難行。於是上議者。以爲請倣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鈔爲中幣。錢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鈔錢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以來。錢始行於西北。自天順來。鈔之用益微。必欲如寶鈔屬鏹之形。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盛世所宜有。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鈔每貫亦十文。四角完全未甚折者。每貫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歛。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可易矣。上不聽。先是成化中南京鎮守言。鈔法圮不行。遣御史鄺埜往按之。衆以爲非起大獄。申著令。法不可得而行也。埜念著令已竣。非法意。往獨捕一二市豪以獻。曰市人聞令下皆震懼。今鈔法通矣。事遂已。孝宗知其難行。不嚴督聽民便。正德中。以內庫鈔匱乏。無以給賜。令天下鈔關徵解本色。從之。嘉靖中。御史魏有本上言。國初關稅全徵鈔貫。嗣後改令錢鈔兼收。邇年以來。鈔法不通。錢法亦弊。而關稅乃收錢鈔。無益於國。有損

於民以收鈔言之每鈔一張爲一貫每千張爲一塊時價每塊值銀八錢官價每塊准銀三兩是官以三兩之銀反易八錢之鈔此則上損國用以收錢言之各處低錢盛行好錢難得官價銀一錢值好錢七十文時價每銀一錢易好錢不過三十文是小民費銀二錢以上充一錢之數此則下損民財每銀約一萬兩內五千收鈔該鈔將二千塊計用大櫃五百方又五千兩收錢該錢四千串用櫃四百方而水陸脚價進納猶難計議疏入上命錢鈔留各地方而內庫用銀則錢鈔皆不入矣厥後鈔益無用而各關皆徵銀雖朝廷賜予終用鈔得之者爲無用之物置之而已懷宗時以國用匱缺議鑄銅鈔製樣已具而未及行

鹽法○明以鹽課給邊糧饋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故天下筦榷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曰兩浙兩淮福建山東長蘆河東各設運使運同知副使判官經歷鹽課提舉司者九曰廣東海北四川鹽井衛靈州雲南黑鹽井白鹽井五井各設提舉副提舉吏目鹽課司一百六十九而鹽課歲有定額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制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關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爲之則招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賣發已即所在退引還官運司數進僞造引者斬而峻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船隻之令其竈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人撥充優雜泛繇其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其刑罪止杖一百仍煎鹽而河東則審里甲爲鹽戶遇鹽結則召撈

而皆遣御史巡行提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常。而各司有分司。有額課。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一總。分司四。曰嘉興。曰松江。曰寧紹。曰温台。其鹽課司三十六。其額辦歲課鹽二十二萬四千五十七引有奇。兩淮都轉運使司。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其鹽課司三十。其額辦歲課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引有奇。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其鹽課司七。其額辦歲課鹽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引有奇。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分司二。曰膠萊。曰濱洛。其鹽課司十九。其額辦歲課鹽一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七引有奇。河東都轉運使司。其鹽課司三。其額辦歲課鹽六千八十萬斤。長蘆都轉運使司。分司二。曰青州。曰洺州。其鹽課司二十三。其額辦歲課鹽一十八萬八百七引。廣東鹽課提舉司。其鹽課司十四。其額辦歲課鹽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引有奇。陝西鹽課司二。曰靈州。曰漳縣。其額辦歲課鹽一千二百五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八斤。四川鹽課提舉司十五。其額辦歲課鹽一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斤有奇。雲南鹽課提舉司十六。其額辦歲課鹽二十七萬二千一百三十七斤。又折絲布七百二十段。後改折小引鹽。惟廣東如故。而行鹽各有分地。各王府及南京各衙門。俱儀眞所關支鹽六千四百九十引有奇。四十九衛及五城兵馬司。皆淮安所關支鹽九千二百九十九引有奇。又解送光祿寺青白鹽一百五十□引。其北京各衙門。係長蘆辦納食鹽六萬四千七百四十四斤有奇。而諸滷鹽不與焉。初明太祖辛巳始議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令商人販鬻。每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資軍餉。二年。以各處鹽二百斤爲一引。尋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後四百者曰大引。二百斤者曰小引。名曰改辦小引鹽。又以山

西行省言。邊糧路遠費重。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入米石三斗。給長蘆鹽二百斤。以省轉輸。從之。而陝西如山西例。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牛之類驗直準之。六年。商民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曰。愚民無知犯罪。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可遽以死論。法司執奏。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出此。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後定禁令。凡除正額鹽外。將餘鹽私貨者死。而兩鄰車船戶引領牙行。其罪輕重各有差。而商人和沙士及影射皆罪之。諸禁令甚具。已敕中書省臣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行之數年。軍餉不給。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其議減鹽價。俾輸粟者願。而省輓輸勞。於是凡輸粟者。量地遠近減價有差。而鹽運使呂本言。舊額鹽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又準米價低昂。聽錢鈔兼支。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少而鹽額多者。未覈。非均也。臣謹於各道分司。卽鹽場所屬地方。驗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蕩。除額免科外。他薪鹵所宜。得量等分則。較一詳定而均平之。便。詔曰。可。雲南布政使張紞言。舊例商人納米於金齒者。每斗十斤。以穀准米者。聽。以是多輻輳。輸其後有司不收穀。商罕至。餉乏。請仍舊從之。而各場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尋定淮、浙各竈戶每丁歲辦小引鹽十六引。重二百斤。復鹽工丁半之。其餘工丁四引。民頗稱便焉。上以民之艱於商抑也。命戶部聽民買食。尚書郭桓執不可。上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損民多矣。其時涼公玉令僕中到雲南鹽萬引。倚勢先支。上知之。怒曰。此事侵奪民利。沮壞

鹽法。嗣後但是功臣家中鹽悉沒官。後有犯者皆不宥。永樂中。定戶口食鹽利以疏鈔法。先是洪武中囚徒發煎鹽。歲得鹽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有奇。太宗卽位。盡放之。而四川九十五鹽井悉閉。十四年。命遣徒開之。時鹽法大蠹。九月。始命巡鹽御史釐積弊。仁宗卽位。諭戶部尚書原吉曰。鈔法滯。蓋由散出太多。宜設法廣斂之。民間鈔少。想自通。原吉對曰。斂之易。莫若許有鈔之家中鹽。上曰。此可一時權宜耳。俟鈔法通則止。然必寬爲則例。庶人皆趨向。遂命多官議定各處中鹽例。各減十之四。滄州每引鈔三百貫。河東百五十貫。福浙百貫。鈔不問新舊。引到卽支。上曰。善。其速行之。宣德中。施大惠於天下。令各運司提舉司查中鹽商若士民。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錠。優之。蓋隱恤至於此。而中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正統初。令竈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令淮、浙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一小引給米麥二升。已增給至一石。而客商守支年深不得鹽者。聽以十分爲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兌於山東運司支給。不願給者聽守支。而長蘆鹽運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聽於所在官司告驗。給文憑改易。諸爲通商計甚悉。已弊孔乃稍日滋矣。五年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先是永樂中。令商自輸邊。每引上粟二斗五升。當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糧。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息倍。商樂輸輸之利。邊無飛輓之勞。緩急有備。至是行常股存積法。常股七分。歲支以爲常。存積者貯於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貯越次支。於是常股有守候數十年不得支者。已常股存積無定額。或四或六。而常股價輕。存積價重。蓋亦鹽法一變矣。然未嘗輸銀運司也。景泰中。令竈戶正稅皆納鹽。每米豆五斗。草五包。折徵

鹽一小引。竈戶稱便。復諭戶部言。邊不輸粟。軍食匱。令天下能自備脚力運臨清倉米於代州諸處。三百石與冠帶二百石旌異。餘有差。每引米淮八斗。浙六斗。長盧六斗。河東二斗。而邊忽多米。已而薊鎮亦行之。初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積多。商困。往往賄守關者走廣西市。而巡撫葉盛以爲鹽出境。若聽之。則法壞而利商。禁之。則商滯而利關津。乃請許鹽商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皆利之。成化中。太監潘洪請令弟姪中鹽疏積鹽。而戶部覆奏言。祖制。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壞祖法。且啓在位逐利心。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廷。凡所養生送死者。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尋太監梁芳恣。差鎮撫梁山等於兩淮運關欽賜鹽五萬引。而江南巡撫王恕執奏。近奉明詔。不許勢要之家中鹽。雖芳鹽稱欽賜。而愚民難以戶曉。未免致疑。且需索多端。人情怨憤。乞撤回山等。而以鹽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者。戶部科糾劾。使人無覬覦。公有儲積。不聽。然舊例中鹽者。皆戶部定則例。出榜召商。無徑奏。時有富民呂銘等。托勢要奏中淮鹽五萬五千引。旨自中出允之。時戶部不能執奏。而鹽法於是大壞。弘治初。以蠹耗敕刑侍郎彭韶行兩淮清理。韶念治安長利之道。在厚下固本也。具疏言。天下小民。無慮皆窮苦。而莫甚於竈戶。竈戶者。上所使煑海爲鹽。收博利者也。所當恤宜莫如之矣。古未有圖詠。臣行視海濱。目擊其苦。爲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倫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者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

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煑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苦也。客商至場。無鹽抵償。備極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逃亡則身口飄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因爲繪煑海窮民。曬淋熬煎。負戴折閱。若朋償之若累物事情。爲圖詩以上。而祭酒章懋覩鹽事利弊。代都御史爲奏言五端。一曰。存恤竈戶。以爲鹽之出於地。而成用必資人。濱海之民。以煎鹽爲業。採辦薪芻。朝夕烹鍊。爲苦甚矣。其單丁老弱之家。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吏以嚴刑峻督之。至鹽入官。雨水銷敗。又輒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猶可隱者也。其殷實戶爲總催者。場蕩歸其兼幷。鹽課爲其乾沒。煎者既多。私賣者廣。凡諸竈丁。盡其家傭。分業蕩然。乞貸爲活。雖欲無逃。不可得已。合行優恤。且照黃册事例。遇竈戶缺。聽令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之數。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命鹽司以掣下餘鹽。行諸縣關領。計口分給。民得鹽以食。而納鈔以償。固其理也。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改爲鹽糧。市民猶得納鈔。至鄉民往往令輸本色。或遠糴於外郡。費且十倍。爲困甚矣。乞依市民例。一體納鈔。便。三曰。申禁鹽窩。國家以邊地險遠。餉饟乏而飛輓勞費也。乃命商輸粟邊倉。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競赴之。而邊饟近遇開中。則豪勢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藉手於彼。即無由中納於此。故費多而中鹽者日少。先朝雖有禁例。而法玩不行。乞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庶人知所警。其四五言鹽商挾私。鹽徒橫放之弊。以爲商受鹽於官。有額也。於正數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以益之。至有得以倍蓰者矣。已運入江。又買私鹽而夾帶行之。所過關津。賂其吏。不照引截角。其截者十止一二。發賣訖。引不即繳。往復數次。以前引影

射而行故私鹽行而正鹽已壅。請敕巡鹽憲臣。嚴商人私載之禁。違者沒其貨。關津有容全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舉覺者。罪如法。乃其間遊手無賴之徒。什伍爲羣。駕小舟。舟多置篙楫。載私鹽。沿江上下而強賣之。卽不售。輒挺取其財。又伺間爲椎劫。已跳身疾棹。瞬息相失。不復可迹。失今不治。恐生他變。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此尤宜深防者也。而其責在巡江。時天子加意於國家盈縮之變。召閣學士計屯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鹽。大學士東陽言。主臣今鹽法壞盡矣。各邊名召商開中。而商賈失利。類不肯中納。上問何也。閣學士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不過幾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內。又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復有各年未盡支曰零鹽。有剩堆積曰所鹽。皆爲奏討後事端。因言國家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爲夾販。高祖大震怒曰。我纔一行法。乃卽欲首壞之耶。遂寘極典。此等事今皆不敢言。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於是下戶部查議。而部尚書文於是條鹽法積弊七事以上。曰。開中引鹽。興販私鹽。賤賣官鹽。買補殘鹽。夾帶私鹽、越境鬻鹽。而因及運司弛廢。當擇人主鹽政。於是詔下。言鹽國用所須。近年欽賞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存積常股。盤割私餘。言乃遂攙越支賣。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住支還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勢要並勿得求討窩佔。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御史究劾。已戶部尚書葉淇奏。准商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大倉收貯。分送各邊。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於是淇爲之奏。而閣學士徐溥爲淇厚同年。亦受其啖利。因然之。

得積銀至百餘萬。人以爲利。而實鹽法之大變。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踴。邊儲自此資於內帑。而國匱民貧。日益艱苦矣。是時定每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無見許本場買補邊例報中。兩淮爲主。兩浙、長蘆、山東搭配。淮歲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至正德中放決。而鹽法於是大敗。織造太監得以販鹽。其奏討種種。鹽場日不暇給。其後織造太監王瓚奏乞長蘆鹽萬二千引。是時戶司官李夢陽、王宗文等言於尚書文曰。今以淮鹽予內臣。不可。文執奏。上召近臣曰。戶部何不與閣學士健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理。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畿內官壞耶。十人中亦有四五好人。而恩予如故。先是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奏立廠於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吉、臨三府發賣。因灘高民苦乏鹽。欲暫停止。而南贛巡撫王守仁遂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姦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乏費。苟非意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以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向鹽課送各邊曰年例銀。劉瑾專政。欲難戶部。而曰祖宗朝無此例。遂查原自天順年始。瑾怒曰。此戶部官通督撫共盜內帑明驗。悉逮各邊都御史。革年例銀。而各邊於是大匱。因而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務。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百姓不堪其困。戶尚書顧佐答劉瑾之非。貽弊如此。世宗卽位。乃撥河東裁革鹽。每引二錢五分。淮八錢。浙六錢。餘定價有差。召商上納。而御史秦

鉞上言。餘鹽納價。本朝令典。本商自納。每引一兩。而開中止八錢。或減少。正鹽母。餘鹽子也。正鹽守支久而費多。願中者少。而餘鹽乃到即支掣。則願中者衆。今舍母求子。餘鹽無自而積。乞以後令本商自納餘鹽之苦毋開中。於是正支外。聽商收買餘鹽。上運司銀。每引五七錢有差。嘉靖六年。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當今急務。邇來鹽法之壞。由於私鹽盛行。官鹽阻滯。錢法之弊。由於私鑄者多。官不爲禁。其區處之。戶尚書鄒文盛對曰。臣思救今日之弊。必先申明祖宗之法。又在朝廷之上。杜奏討之門。而奸無所利。絕窩占之弊。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致阻壞。若錢法。必奉行之吏。參酌物情。使市肆無擾。宣布條格。俾爲僞者不容。而後錢法乃行。因條鹽法五事。曰禁私鹽。禁占窩。禁奏討。明限期。添刷引。錢法三事。曰遵制錢。禁私鑄。禁私販。上納之。已上曰。邊儲缺乏。其詳畫經久之策。戶尚書胡世寧言。邊儲缺乏。由祖制隳壞。昔永樂時。邊需悉資鹽利。每引輸粟二斗五升於邊。故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出財力。招遊民。墾邊地。藝菽粟。築屯堡。所以歲時屢豐。而芻粟不虧。自天順成化中變其法。謂舊以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時粟一石值二錢。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乃課銀四錢二分。銀二錢得一石。鹽一引得二石。是一引致利八引矣。乃令商人中鹽。輸金戶部或運司。邊賈無戍。撤業而歸。以致墩臺日頹。保聚日渙。遊民日去。荒地益荒。今千里沃野。莽然邱墟。米一石值金五兩。今次厚邊儲。莫良於祖制。上深然之。而不行。至是鄒文盛添刷鹽引事行。而巡鹽御史王庭立上言。欽依添刷引目。而商人莫有應者。其故有二。一則昔時餘鹽。先製鹽而後納價。今則否。既輸於邊。又輸於司。苟非巨商。必不應命。一不便也。一則淮南納銀

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比之舊額。增四錢矣。有損無利。其誰肯從。今宜以添刷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掣過納價。以寬先期併徵之意。而添中餘鹽。減三四錢不等。以恤虧折。庶新法可行。上從之。而都御史周金因言。裁革餘鹽。不如收買爲利。官買不如商賣便。解價不如解邊便。照票不如開引可行。或謂餘鹽不可過額。引目不可增刷。鹽銀不可解邊。部謂鹽課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額。遏私販以通官鹽。正法也。假課額餘鹽。權宜也。革餘鹽則商竈俱困。而私鹽盛行。倍收餘鹽。則旱潦難齊。而邊引壅滯。夾帶餘鹽。律有明禁。增刷引目。則祖制有違。中鹽有引目。別票立。則與引目相背。官收鬻。不若聽商收買。簡易可行。盡數開邊。又恐將來難繼。從之。初鹽法開中。有常股法。需收支掣。有存積法。以待不次之需。俱令商人輸與常股鹽。並掣夾運以鬻。然自餘鹽行。而存積之法廢。運司積輸無幾。而邊儲益虛。良法壞。時戶兵二部集議。以裕邊儲以清理鹽法爲要。請設都御史一人。專理長蘆、山東、淮浙四運司鹽法。而給事中郭鑾言。官不宜輕設。戶尚書李如圭言。鹽法不行。由占窩賣窩之弊未革。商人無利。其餘鹽似難輕革。上曰。變亂鹽法。起於餘鹽。邊儲不充。私鹽盛行。正由此。其亟罷餘鹽。於是悉罷餘鹽例。明年。吏尚書許讚請復之。而餘鹽復行。三十七年。更定兩淮掣鹽法。運司一遇各邊中完工本鹽商齎到勘合。分正餘鹽引。即聽各商自向小竈買捆出場。依期循單赴掣。仍量減鹽引之價。淮南引五錢。淮北引三錢有奇。而淮南以萬六千引爲一單。定以半年。南掣四單。北二單。先是江西派行淮鹽三十九萬引。後南、贛、吉三府改行廣鹽。惟南昌諸府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既而袁、臨、瑞皆私食廣販鹽。撫、建、廣三府私食福販鹽。於是僅十六萬引。而國

計大詘。巡撫馬森極言其害。於是設關禁。稍增至四十九萬引。先是以主事一人詣淮、浙理鹽法。後命大臣。吏部希嚴嵩旨。以鄢懋卿往。於是懋卿關通苞苴無虛日。鹽法大壞。故事。諸府州縣巡司邏卒責捕鹽盜脫遺者罪。不剋以次。懋卿奏立剋限法。每卒一人。季限復鹽若干。販夫若干。舟若干。其有舟無販夫。有鹽無舟。有販夫無舟鹽者。不錄爲次。不及數亦不錄。削其顧役錢充舟鹽值。故此曹終歲不得支一錢。乃行私販。牟大利。遇商舶旅舟。誣爲鹽盜。攜鹽入舟。盜搜劫致刑獄至死亡。害不可言。有司或增賦於民。徵金作舟鹽值。不復責邏卒。而私鹽橫行。正鹽愈壅矣。迨御史林潤劾罷而稍平。其後隆慶初。以先年有請行河東鹽於太原、汾州等處。而禁民私煎者。時議以邊地不毛。幸資鹽抵稅。而併禁之。令民失業。不可復有言。太原、汾州山路崎嶇。商運難致。乃許行私鹽。給票收稅。每鹽百斤納銀三分。仍聽轉販於岢嵐、保德、河曲等處。惟平定、代石十州縣地稍平。行運鹽。然商人亦多不至。至是御史趙睿奏太原、大同原屬河東地。以有土鹽。故官鹽不行。卽今開中亦難。稅入無幾。宜令鹽御史查覈州縣戶口食鹽之數。計口定鹽。給票收稅。務使地無遺利。法無遺奸。或濟邊儲。或作祿餉。著爲令。報可。而御史郜永春理河東鹽。上言。鹽池南北。產鹽非有豐嗇之異。而採鹽者往往在北不在南。以往來之未通。招募之無術。壓支之爲患。丁夫之有限也。迄未有議處者。其故有三。司官習於晏安。而不便於收支。鹽丁習於偷縱。而不便於撈取。牙儈習於罔利。而不便於處分耳。臣以爲宜於南岸開門以通往來。省伐木遠涉之勞。一也。池南人跡罕至。而鹽多遺棄。請招貧民撈取。不必給與募直。卽以所取鹽。每十取一。得給小票發賣。民將攘背而爭趨矣。二也。

池南地勢汙下。多爲雨水所傷。合令各場於池南旋報旋支。三也。往者鹽丁二萬餘名。每二十名納一料頭。初無遠近貧富之分。其後令富者納直於官。官爲募民以充役。是以貧民之力益弱。而富民之值日通。臣以爲當令民鹽合一。凡鹽夫如里甲編審。一料給賑銀八兩。或給工本鹽二十五引。以爲轉輸俯仰之資。夫里甲自有丁夫。而鹽丁之名亦可除矣。四也。上從其三。而鹽丁如故。萬歷中。差內官理鹽法。所在以朘商害民爲事。一商因罪有追銀至二十五萬者。第以各官進銀多寡爲優劣。不復問其所從來。而鹽法又困。二十九年。戶部奏以國家經費莫大於軍儲。邊儲半資於鹽法。故鹽法之通塞。邊儲之贏縮係焉。頃內監陳增。不察原委。誤將山東運使候掣未銷之引。指爲餘積。上請變價。而巡鹽御史馮應鳳則揭稱稅監誤將卽引。上惑天聽。虧課病商。阻滯鹽法。萬萬難行。夫鹽法臣部職掌也。山東稅派鹽引中開抵山東、遼東軍餉。其行鹽之地。止青、登、萊三府。而濟東兗行運司鹽。分存積常股。嘉靖初年。大約常股三萬。不足以存積補之。中歲定存積四萬。常股八萬六千有奇。遂引多鹽壅。銷掣不前。隆慶中。存積停三萬。萬歷十二年。鹽法稍疏。後復壅。至三十六萬九千餘引。復停三萬。迄今運司新積引目。多至三十一萬九千餘引矣。此引皆邊商納過糧草之引。非積棍窩囤之引。乃正額候掣之引。非貯庫無用之引。商人趨利。因何停積。祇緣資本不敷。故多壓墊。若指前引爲餘積。是攘奪之也。商人誰復肯輸納濟邊。臣等以爲憂在邊陲。不第困商耳。不報。天啓中。御史孫之益上言。鹽猶水也。須開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請就各處行鹽之地及派引而稽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十二府。而派引七十萬有奇。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

派引六十萬有奇。長蘆行十八府。而額引竟十八萬。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十萬有奇。不又寡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嘗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而引價餘鹽參差懸絕。此又可酌而議增者。至於閩、蜀、南直三處。止納鹽課。並無邊中。額引難徧地方。私鹽引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塞私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廩之虛。邊寧乃止。不久爲地方累也。今括及兩淮。有折價可議。商應支而責之買竈。應借而索之價。殊於鹽法有豁。或無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補鹽十五斤。連折價共納三錢。徑批引赴場關支。不必令竈戶上納折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竈。邊事寧則寢。上從之。後以邊饟匱甚。議借每運商三四十萬五六十萬不等。而壓引愈多。至崇禎時。終未能疏通。而國以亡。先是萬歷末年。定兩淮鹽斤。每包五百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爲正引。納五錢。二百六十五斤爲餘鹽。淮南六錢五分。淮北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二百五十斤。納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斤爲一引。嘉興五錢。杭州四錢五分。溫州二錢。長蘆、山東每包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爲正引。長蘆二錢。山東一錢五分。二百二十五斤爲餘鹽。長蘆南掣三錢。北掣三錢五分。山東三錢一分。正鹽則納本色糧草。餘鹽則上錢運司。而其肅開中則各減五分。以其險遠也。而配搭則開淮鹽搭長蘆。不更搭山東。開浙鹽搭山東。不更搭長蘆。以便支掣。其法行之三十年不變。商頗稱便。

明書卷八十二

志二十

食貨志二

茶法○初立茶法。令官給引。商人赴產茶處具數納錢請引。方出境貿易。每百斤輸錢二百。郡縣籍記嬯名。以憑句稽。不及引者曰畸零。給由帖。無引者聽人告捕。各地方委官一員司其事。及天下大定。乃設茶馬司六。曰陝西。曰河州。曰洮州。曰西寧。曰甘州。曰四川碉門。其後陝西革諸關津要。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於行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調選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於邊勞賞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限。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實始製金牌信符杜奸僞。而駙馬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卽賜死不貸。法嚴而令行如此。初景隆以茶五十餘萬斤。得馬萬三千五百有奇。分給京衞騎士。設胡嗜乳酪氣滯。得茶疏利之。而邊境得馬團操爲武備。甚良策也。以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所以尊體統。亦最善。若招商法。則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爲一篦。運至官司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引貨。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篦。中引八

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曰酬勞。凡商茶。每百斤爲一引。輸官錢千文。其不及引者。納六百文。給由帖。帖六十斤。量地定程以賣。而禁私販與鹽法同。諸批驗截角退引。一准鹽法行律。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籍其園入官。敕兵部時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西僧往返申飭之。其後以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不繳爲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杭州。於產茶地分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爲欺。於是定例。聽茶商於產茶府州縣納課。已卽將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地方各以由造册。并收紙鈔解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所遇商經過。照批驗截引角放行。有夾帶罪之。年終具驗過商引。及盤獲私茶。具册申合於上司繳部。而防私販之禁甚嚴。其天下貢茶。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紫笋及舊新等號。每貢入。必碾揉爲大小龍團。高皇帝以勞民力也。命罷造。照諸處採芽以進。復上貢戶五百家。已閒有司督徵嚴。復聽民自採進。三十年。詔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華夷之辨者。蓋以戎翟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爲患。今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貿遷也。邇因私茶出境。馬入甚嘗。於是彼馬日貴。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生矣。其峻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爲利哉。制馭夷翟。不得不然也。後以茶易雜物而馬少。使蕃夷坐收其利。上怒。遣駙馬都尉諭蜀王椿嚴其禁。永樂中。有司言諸蕃以馬易茶。例禁夾帶貨物。今往往以他物易中國布帛紙張。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上

曰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三年。上謂兵部曰。聞番馬至。每予茶以低假。須榜諭邊吏。示以朝廷懷遠之意。儻如前。治以謬欺之罪。十一年。什都縣民言。十年間虧官茶十六萬有奇。乞折輸鈔。上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防其採辦。又令納鈔。民何以堪。其蠲之。宣德四年。上諭尚書郭敦曰。聞茶戶多重以他役。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在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應減。免以寬民力。成化中。陝西巡撫馬文升奏以陝西布政司庫貯茶課及雜物易銀。遣官於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司收貯。市易番馬。俟給固原、甘涼諸衛官軍。詔可。弘治三年。四川右布政使何鑑奏茶課浥爛。乞徵銀解部。先是四川歲徵茶數十萬易馬。後夷人悉由陝道。故茶課浥爛。官吏老不得代。乃徵銀。上從之。官民稱便。十六年。楊一清以景泰來茶政弛。番夷馬多不至。請復金牌信符。上言。臣考前代。自唐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廄之良。無害而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如田賦身庸。必不可闕。非虐使於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籬籬。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緜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爲世讐。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蹟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於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胡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止。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於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籬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

符。各供差發。其不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上俞行之。嘉靖中。令凡茶課新陳錯出。以防積朽。復招商中茶。增至百萬。多壅滯。而御史潘一桂上言。宜歲止中五六十萬。商以百五十人爲率。又以松潘近洮河。私茶往往闌出與番夷通。宜停松潘引目。申嚴入番之禁。從之。隆慶中。給事中何起鳴奏。四川巴州通江南原額茶課。徵收本色。民甚苦之。宜如舊例收折色。而御史李良臣議以爲甘州茶司之建。歲增馬六百匹。但四川徵茶。轉運勞擾。又有擄掠之虞。有冒中之奸。害多利少。未便。若改折。則原扣脚價賞勞諸費。可買得原馬。足抵甘州之數。民得少甦。此官民兩利之道也。如謂番夷漸已納款。驟革互市。恐失其心。則甘州支賸之茶。請行招納三年。茶盡而止。從之。萬歷十三年。令陝西腹裏因無官茶。私販孔多。議招商給引。每引百斤。運去漢中驗明。每百量抽三十斤入官。而截角私茶之律如舊法。其後法益疏。邊備弛廢。茶雖易。而馬皆疲羸不堪乘衝。崇禎中。屢敕嚴核。而番馬入中國。往往多斃。而茶馬幾無益於國用矣。若遣官。洪武初。年差行人一員巡陝川。永樂十三年。易以御史三員。景泰中。差行人如故。成化三年。令差御史一員於陝西巡茶。一年代。後復行人。十四年。定爲御史矣。陝西茶課五萬一千三百有奇。四川課一十五萬八千八百有奇。各存其零爲彼處官費。折色三十三萬六千八百有奇。止徵銀四千七百餘兩。除存作番賞。而解作易馬銀止一千五百有奇。計天下茶鈔六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四貫有奇。

織造○制。兩京內外皆置局。內局應上供。外局備公用。南京設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則有織染局。每歲造解有定額。有奉欽降改織者。然未嘗增派。後於歲造之外。奉命題派。曰坐派。缺而買者。曰召買。若制帛

誥敕冠服皆有定式。大約歲造紵絲紗羅諸幣及帛約三萬七千四百餘端。初以內官董其事。弘治十七年革。屬之鎮巡。後復用內官。隆慶元年。諸織造皆停止。而嘉靖中則有陝西織羊絨。廣東織葛布之官。隆慶亦俱罷之。國初破吳。獲幣無算。及破元都。亦無算。不假織造。及永樂中。始於陝西織駝毳。歲以爲常。正統初。年富爲陝西參政。奏免從之。宣德初。工部奏應用幣帛乏甚。下蘇杭織造。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正統十一年。戶部奏取內庫白絹布五萬。令京民染色。上咈然曰。民可資其力。不可傷其財。合用物料。官給之。天順初。敕織文綺萬四千純。工侍郎翁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艱食。宜撙節以甦疲困。而尚書趙榮、侍郎霍瑄難之。世資曰。儻得罪。請以父子當之。上疑其要譽。逮謫衡州知府。弘治五年。令甘肅織彩妝絨毳。曳撒。巡按陝西御史張文言奏稱。古帝王有惜百金之費者。今織造財物。非一方所能辦。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貲。矧陝西歲歉民病。且星變地震。正修省之日。可更以華靡爲事乎。宜停所織。以其資濟貧民。上命特減其半。正德五年。內庫奏缺賞賜段匹。宜召買萬五千。工部議以時正災傷。民窮盜起。昔朝廷已寢差官。而派辦宜幷免之。以俟年豐。不報。嘉靖元年。命織生綾。御史何鉞奏止之。二年。上遣太監刁永之蘇杭監織務。給事中張原等奏不聽。命大學士廷和撰敕。廷和上言。以爲江、浙夏月亢陽爲虐。入秋霪雨連緜。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加以織造之擾。非惟逃亡。又恐激生他變。臣叨輔弼。實切警懼。前項敕書。不敢奉詔。上以廷和執拗。切責之。廷和復言。臣非敢執拗。所執者祖宗之法。厤考祖宗朝。惟成、弘間一行之。可

謂織造爲累朝故事乎。不聽。無何。竟遣刁永。蘇、杭大擾。給事中章僑等奏劾。痛責之。九卿科道交爭。不報。後復益以太監吳勳、張志聰二人。恃寵驕悍。縱其舍中兒厮養諸役推剝工匠。悃愊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懣。稍鈐束之。勳遂奏卿等抗違明旨。稽誤工作。上命逮卿等拷訊。五年。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敕書理織造。言官論阻。不報。已而刁永復請陝西織絨服。工尚書趙璜及科道張嵩等切諫。上怒。竟差太監梁玉往。而大學士一淸不擬旨。上言監織之害。上曰。朕已諭玉使無驛騷矣。先是梁玉請差內官督南京織。工部執不可。言官程啓充等各上言。陛下初卽位。節用愛人。一切織造採運。蠹革殆盡。天下仰戴聖明。未幾。左右近臣。不知將美聖德。動稱供應不敷。蒙俞允遣官。今天象示異。水旱爲災。江南尤甚。且差去官員。由賄而得。計非貪黷無以償之。欲得其安靜難矣。上怒。切責之。二十二年。太監李越奏乞遣內臣福州織造。從之。工部以爲上旣需用。可敕撫按召買。不報。三十五年。上諭內閣。朕需葛內庫無貯者。夫葛之爲服。見於經傳。而禹貢載豫州厥貢絺紵。是用葛自虞、夏已然。今宜於四方產葛之所。如兩廣、河南、湖廣。歲貢八百端。隆慶卽位。工部言。凡織造事。宜分緩急。以寬民力。上是其言。二年。命太監李佑督造於江南諸處。工尚書雷禮切諫。以爲初詔撤回。今詔墨未乾。而制使復出。不便。乞勿遣。旣而給事中孫枝等連章上。乃止。三年。復遣佑行。已而尚衣太監崔敏傳旨諸處加造至十餘萬。給事中龍光執奏。而部覆以爲加徵不如趨正供之爲易。新派不如責舊額之爲速。宜查原額。敕撫按督解。庶公用不乏。而民困亦蘇。上善其言。萬歷後。則南京、蘇州、杭州織造皆有內官。至國亡不變。

鑛採○洪武初。近臣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十五年。有王德亨者。言階州有水銀及銀坑。與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利於朝。上謂侍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大戒。此途一開。勞民傷財。爲害孔鉅。用兵爭利。擾攘不休。此人第知趨利。不知釀禍。豈可聽也。命斥之。二十年。有老校丁成言。陝西有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宜興之。以佐國用。上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凡言利者。皆戕民之賊也。昔聞故元豐城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消耗。一州之民。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可爲大戒。豈宜效之。已而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上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是也。杖黜之。永樂十年。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宜大發民採鍊。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而不在於利。其斥之。宣德中。上聞廣東番禺民有礦砂。炙之可得銀錫。命三司開驗。每砂百斤。得銀四錢。鉛二十斤。因謂近臣曰。朕預料所得無幾。若果有餘。豈待今日。彼小人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皆宥之。但命官塡坑洞。使民免逐末之弊。後河南嵩縣官請於其地開銀礦。上命三司官集民丁發地。得砂四千餘斤。烹月餘。計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鉛五十斤。銀二兩。所得不償所費。上曰。小人獻利之言不可信。罷之。正統三年。嚴採銀之禁。中年。各銀礦多盜發相鬬殺。御

史孫毓、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各言開銀礦則利歸於上、盜無所容。上敕二省三司議。福建復宜開。而浙江按察使軒輊上言。開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搖人心。其患猶深。爲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朝廷是其言。已而給事中陳傳復以爲請。中官與言利之臣相附和。乃命戶侍郎王賓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有奇。浙江歲課銀四萬一千有奇。至於內外官屬供億之費。不啻數倍。厥後民困而盜亦衆。至十四年。大發兵戡定。民始安枕云。既而直隸、江西、河南、雲南皆開礦。後雲南總兵官左都督沐昂奏言。銀坑年遠坍塌。卽今軍民缺食。用人採辦。有妨屯守。況所得不償所失。上聞之惻然。敕止之。景泰三年。御史左鼎上言。閩、浙採銀。而豪猾貪利。互相殺奪。而鄧茂七、葉宗留之屬乘勢作亂。致煩大軍芟除。而銀課之令。遂止不行。未幾。採如故。臣以爲瘡痍之民。甫能安業。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乞停採礦。以免意外之虞。不聽。成化四年。以福建副使何喬新奏免三之一。十年。以內費乏金。乃命開寶應等府、武陵等縣金場二十一所。淘煎以進。於是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民之傷於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撫按奏止。命以贓罰銀易金。以充上供。十一年。詔閉宜陽等衞礦洞。十八年。詔閉建昌礦洞。弘治中。凡礦脈微細者。詔閉之。民困稍蘇。正德十年。以神武衞千戶王玉報銀礦不實。坐斬。嘉靖元年。嚴盜礦之禁。十五年。以武定侯勛言。開薊州瀑水洞。遣內官及錦衣官督其事。時巡按山東御史李松言。沂州開礦七十八所。得白金一萬一千有奇。今礦脈將絕。請封閉。上怒。切責之。十七年。開房山洞。及雲南大理府、河南宜陽諸洞。遂命錦衣千戶范鏞等分勘天下有

銀礦者報採之。十八年。遣中官崔成等開浙江觀海衛礦。成劾參政曾存仁等奉行怠緩。皆逮赴京訊治。十九年。以給事中曾鈞言採礦得不償失。乞停罷。詔可。三十四年。復開四川、山東諸礦。乃遣制敕房辦事左通政王槐及戶部主事任之賢、沈應乾分理煎採事務。時錦衣千戶同天爵進礦銀獨多。上謂侍臣曰。昨玉旺谷之寶。大勝於昔。今可承天地之賜。如法取用。不可自誤。各處有未開之場。須查訪取用。以顯金玉露形經。旨火上元風焉。戶部疏稱頗。因言帝錫嘉祉。不當壅閉於無用之地。請宣示天爵及各委官務實採取。其未開之所。仍嚴督撫按等官搜訪。以稱天地降祥及聖王足國裕民之意。上大悅。四十二年。定盜礦律。穆宗即位。詔撤礦使。封閉諸洞。嚴私採之禁。萬歷中。諸內官導上封殖。遂命開採。言者交諫。而戶部上言。以爲方今宇內徧罹災沴。倭敵交訌。軍餉倍增。帑藏單詘。民力窮困。本部求濟時長策。雖經各衙門開列種種。中多窒礙難行。而請開採者甚衆。但其間利害不一。處置煩難。若果有利無害。則事在可行。其有利亦有害。或害多而利寡。則事在可已。使撫按酌議。詔可。以奏報遲奪各撫按官俸。厥後府軍後衛指揮王允中及指揮陳永壽等、千戶鄭一麟等奏開各處礦洞至百餘處。而太監王虎首督礦務。繼而王忠、陳增等數十員分督。驛騷遍天下。而太監魯坤請府縣官應屬所轄。陳增請便宜行事。且得舉刺。以示勸懲。戶科給事中程紹諫。以爲夫自設官以來。司道轄府。府轄州縣。又特遣撫按督察其上下。而辨別其治行。典制昭然。未聞內官而轄有司。以有司而舉刺於內官者也。且有司、皇上之臣工也。內官、皇上之閹侍也。以皇上之臣工。而反屬於漫不相干之閹侍。則貂璫揚眉。冠裳俯首。體統謂何。即曰礦務煩重。分理

需人。自應移文撫按。轉行委用。誰不聽從。而必欲便宜行事。侵奪撫按之職掌。此意欲何爲哉。至欲專舉刺。尤屬誕妄。蓋有司奉命爲民牧之寄。舉刺者問其操履之廉貪。治才之殿最。使其人誠賢。卽治礦不效。不失爲良吏。使其人誠不肖也。卽胼手胝足於礦洞之側。奴顏婢膝於內監之前。寧可蓋其穢迹。而駕乎賢守令上哉。臣察其意。不過欲操舉刺之權。以恐喝外吏。使莫可誰何耳。不報。繼而山西巡撫魏允中、給事中程紹、浙江巡撫劉元霖等切諫。以爲礦務宜罷。而河南巡撫姚思仁言尤痛切。以爲臣自入境以來。卽巡行郡邑。問民疾苦。其間礦夫剝膚竭髓。裂股披肩。溺河縊樹之狀。皇上目不忍見。臣已親聞見之。變動生於眉睫。叛亂起於呼吸。大可慮者有八。一曰。礦盜嘯聚召亂。二曰。礦頭累極土崩。三曰。礦夫殘害逃亡。四曰。僱民糧缺噪呼。五曰。礦洞遍開浪費。六曰。礦砂銀少逼置。七曰。民皆開礦失業。八曰。奏官強橫激變。夫礦兵之所取給。礦頭之所包賠。有司之所借補。驛遞之所應付。孰非皇上之財乎。礦頭以賠累死。礦夫以傾壓死。礦徒以爭鬬死。平民以逼買死。孰非皇上之民乎。自開採逾八月。解不過四千。昔以根本重地荒歉。皇上發三萬金以全活之。今以微利及爲四千金而困苦之。恐變生肘腋。他日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無濟於存亡矣。此臣拊心泣血而哀鳴於皇上之前也。不報。其時諸內官益橫。所委無賴。召亡命。皆乘傳。天下大擾。而內官陳奉變激楚民。至於焚燒省會。殺傷多命。以富戶爲礦頭。至窮困而死。如鄉紳富戶墳墓。則指其下爲有礦。任情掘發。或小人報復私怨。誣告家主。誣告親朋。連及士紳。脅以參奏。於是官民困瘵。盜賊多有。遍滿山野。光宗卽位。蠲罷撤之。而崇禎末年。軍興匱乏。乃漸命撫按開採。每砂一

斤。煎不過二三分。得不償失。其事不行。抑以國之將亡。地亦愛寶耶。

窰冶○窰冶之設。經制浩繁。隸工部營繕都水。凡鼓鑄陶甓灰煤礦洞鐵爐鑄器。皆屬焉。除錢爲國家經費之權。而礦務關民間利害之鉅。別爲論著。凡陶器起洪武。皆取士及匠赴京師造。而成化中。始命陶其地。儀眞、瓜州則應洒器具一十一萬餘。河南眞定則應缸瓶之屬。計五萬餘。江西浮梁則造五色龍鳳諸器用。計四十四萬三千餘。初委官專理之。後第責撫按以下官督解。凡鑄符印鐘漏。法馬金牌之屬。皆需銅。多召買之。而銅砂採無時。或開或閉。不啻數焉。若江西之南昌府進賢、臨江府新喩、袁州府分宜。山東之濟南府萊蕪。湖廣之興國、蘄州、黃梅。陝西之鞏昌。山西之平陽府、吉州、太原府、潞州、澤州。廣東之廣州府陽山。四川之龍州順天之遵化。皆設鐵冶。置鐵官。歲課鐵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五千斤有奇。而浙江、福建諸省。皆有折色。採樵燒炭。則薊州遵化、豐潤、玉田、灤州遷安。共山場四千五百六十一畝有奇。肥饒者聽民耕種。畝二十斤。瘠半之。煤洞則開於西山。凡百三十餘處。而陵旁及邊隘皆有厲禁。若水銀。則開場於貴州思印江及婺川。礬則取辦於廬川、崑山、安慶、桐城。歲課二十二萬七百斤有奇。每三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百五十文。役民成之。先是國初洪武中。廣平判王久道言。磁州地產鐵。元嘗置鐵冶都提舉司。開入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請復之。上曰。朕聞治天下當使無遺賢。不聞使天下無遺利也。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溥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狹而必損於民。今各鐵冶數多。軍非乏而設之。是驅萬五千家陷之冶中也。杖之。流海外。宣德中。工部奏造軍器需鐵。請買之江南。又以遵化

有鐵砂可得鐵。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遠買。況鐵重滯。遠運尤更勞民。恐妨農功。命取於遵化。足二十萬斤已之。其時江西燒造太監張善貪黷酷虐。上聞之。命斬於陶市以徇。正統中。有司請發江西造九龍九鳳諸器。上曰。加造擾民。勿遣。成化中。陶器大興。內官督於浮梁。肆橫暴。巡撫王恕以爲言。上不聽。嘉靖復燒磁器。給事中陳皋謨諫。不報。隆慶詔減十之四。至崇禎中。國用大匱。命各處有銅洞銅砂。皆採鍊以資鼓鑄。而不產銅地召買之。百姓絡繹於道。皆爲銅瘁矣。

珠寶○洪武初。破元都。所獲珠寶無算。分封婚娶。尙主皆足用。不假採取。至太宗初卽位。乃遣內官於廣東起取蜒戶採珠。官四民六。十年一採。天順中。專敕內官守珠池。成化二十三年。暫撤。弘治十二年。命採珠。獲珠萬八千兩有奇。十四年。定盜珠律。比礦禁。嘉靖四年。以內府供用金寶珠璣匱乏。下戶部措處。尙書秦金言。金則召買。而珠石非中土所產。祖宗朝俱有內藏。皇上躬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具。勞民動衆。矧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上不聽。八年。納胡世寧言。撤珠池內官。未幾。復命採珠於廣東。總督兩廣侍郎林富言。臣聞珠、祖宗時率數十年而一採。以一採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老。故禁私採數採。所以養生之也。自天順採後。至弘治十二年方採。珠已老。故所得頗多。至正德九年又採。珠半老。故稍有所獲。至嘉靖五年又採。則嫩小不堪。而得又甚少。今去採二年。珠尙未生。恐少亦不可得矣。五年之後。病死溺死者五十餘人。得珠僅八十餘兩。說者謂以人命易珠。今茲之役。恐雖易以人命。珠亦莫得。今其地饑饉洊臻。盜賊竊發。乃復以採珠擾之。恐意外之變生矣。上不聽。九年。給事中王

希文上言祖宗雖設官守珠池。不過防民爭奪而已。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我皇上御極。詔革守池內監。誰不歌舞而頌聖明。今革者已復。採者取盈。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求難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上下其章於所司。罷守池太監。以鎮臣兼攝之。上命於雲南採寶石。巡按御史劉臬言。孟密有寶。并爲土夷思直所轄地。與西洋番舶相通。竊取以營重利。此夷爲木邦叛豎遺孽。橫據於此。吞噬緬甸諸夷。且密邇騰衝。窺我虛實。較諸夷最黠。往年採辦。故違稽遲。又地極瘴癘。俗尚蠱毒。昔時採取人役多傷。況撫處十年。至今始順。一行採取。或啓戎心。上俞已之。十年。內庫奏乏金珠寶石。戶部以珠石爲珍奇無用之物。今取太倉之銀召買之。上曰。朕用撙節用度。不尚侈靡。第奉兩宮。又屬歲造。召商擾民。而太倉未可輕動。乃取他項銀召買焉。十五年。上以方邱及朝日壇需紅黃玉。不可得。乃敕邊臣於天方國求之。又不可得。而館使撒文秀言。二玉產於阿丹。乞遣使齎重貨宣諭購之。部以遣官非例諫止之。三十六年。召買珠九千四十萬顆有奇。四十二年。諭求綠撒孛尼石、紅剌石、北河洗石諸寶。四十三年。雲南廣東進寶石千三百餘兩。上惡其碎。詔更取大者以獻。四十五年。提督兩廣殷正茂言。廣東山海之寇益充斥。民疲於奔命。死徙過半。陛下歲命採珠八千兩。計所費三十萬金。今軍興尚苦不贍。豈復能辦此耶。乞改千爲百。以三年爲十年。上從之。尋上以求珠玉不得。切責戶尚書高燿。會崩乃已。隆慶中。諭買金珠寶石。歲無虛日。三年。命購睛綠。給事中魏時亮言。以無用之物。每顆恆至百金。孰非生靈膏血。天下荒旱。不言賑恤。胡虜方熾。不言邊防。乃汲汲於此乎。上命罷。未幾復購求。尚書馬森、御史賀一柱、詹仰

庇俱奏爭皆不報。以所買未中上意。切責尚書張守直。奪郎中袁三接、員外賈寶俸。而給事中李已、陳吾德劾太監崔敏導上奢侈。傳買金寶。科擾紛紜。請行停止。上不允。復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海內歡然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費數十萬之貲。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國不止。上大怒。各廷杖一百。黜爲民。萬歷中。乃命內使王朝、李敬等開廣東珠池。採取擾民。兩廣總督陳大科奏乞停止。不允。厥後李鳳、楊榮皆搜求民間珠石琥珀諸香上進。及天啓、崇禎時。軍興旁午。無暇此矣。

採木○始永樂四年。營建北京宮殿。乃命尚書宋禮等往四川、江西、湖廣、山西提督採巨木。未幾。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於江。蓋神靈相之。因賜其山名曰神木山。遣官致祭。建祠立碑。遂於崇文門外拓神木廠。朝陽門外拓大木廠。凡採到木植。皆貯焉。七年。左中允周翰劾湖廣採木侍郎師逵刻薄滋擾。仁宗監國。謂逵誠可罪。然皇上所遣。須其還日請罪之。仁宗卽位。敕守南京襄城伯隆曰。軍民久勞。宜俾休息。況東作方興。不可妨其農務。所運營造木植。暫停運。四月。敕副都御史戈謙巡視採木。陛辭。諭之曰。往者採木。多虛報數目。而起運則倉卒採辦。以厲小民。今已採之木在水次。恐多虛數。復蹈前非。特命爾巡視。但運水次之木。不可再補前數勞民。其虛數已赦之。儻仍前役夫採補者不宥。宣德四年。命吏部侍郎黃宗載往湖、廣採宮殿材。乃諭工尚書吳中曰。湖、廣年來荒歉。其民艱難。所宜寬恤。比今工部採木。動以萬計。何得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不急者已

之。必需者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此意。五年。上諭侍臣曰。爲國之道。農務爲先。今國無大營繕。而工部採木不已。豈不妨廢農業。敕已採者積水次。其軍夫悉罷遣歸農。六年。上諭工部曰。各廠所貯材木。悉資民力而來。當加意愛惜。儻輕易妄斲。罪不貸。九月。工部請令各處木植送淮安修漕運船。福建修海運船。上曰。不可。山東、江西宜減半收。至福建地遠。不可造船。且度關踰險。縱有船豈能渡淮。役民宜度人情地勢。此事其不可行。九年。工尚書吳中言。湖、廣、山西宜禁民採木。上曰。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今一禁。滋害多矣。弘治十一年。敕兵部議修清寧兩宮。尚書馬文升諫止之。正德九年至十三年。連命侍郎劉丙等往各處採木。十四年。有永順宣慰司進大木五百餘。有圍丈四尺長數丈者。天津河涸。每夫價一兩不能運。役河旁民至廠。用八輪車。每車費數百金。人畜死者無算。先是閘河淤淺難運。處侍郎劉永修濬。靡費不貲。至役天津三衞軍。始達京師。河次大擾。嘉靖中。土木大興。差工尚書劉繼祖、侍郎劉伯躍於各處採木。差內官汪俊於眞定各處印烙木植。諫官朱越等屢以爲言。不聽。以遲誤大工。黜革逮繫者累累。諸王皆獻大木。時民不堪命。給事中魏元吉上疏言狀。因請嚴差官騷擾之禁。各催料官完至三分以上。乞撤還京。上納其言。乃下詔採料各官。宜安靜行事。勿得拘集小民。曠日持久。以妨農務。而淮揚巡撫李遂奏稱五河縣有大杉一株。圍丈五尺。長七丈。湧出泗水沙中。臣竊惟中都祖陵所在。此木忽現。謂由河而下。原非所出之區。謂從江、淮而入。又無逆流之理。是蓋祖宗啓佑。淮泗效靈。不偶然也。成祖時。有神木。因以建廠。二百年來。美談再續。臣謹拜手以獻。上大悅。各宣慰及軍民府土官

有獻木者。咸進階予誥命。神宗時。三殿災。迄未成工。而天啓中魏忠賢用事。遂督採大木建三殿。封伯爵。及懷宗卽位。一椽未卓。而國亦隨亡。運也夫。噫。

內府庫○制。在皇城內各庫。皆有所司。而大者曰金花銀。卽國初所謂折糧銀也。正統以前解南京。每歲武臣赴彼關領爲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於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悉爲御用矣。隆慶中。工尙書朱衡目擊內府監局一切糜費。乃言。朝廷供應。皆民脂膏。宮中府中。當爲一體。宜親發訓辭。俾諸臣隨事執奏。爲撙節地。上嘉納之。乃凡錢糧解進。皆以科道官監收。用意良亦遠也。其各庫貯收物料。各有攸屬。曰內府供用庫。以大內官掌之。凡皇城各衙門及山陵諸處內官食米月四斗。及上用諸香。皆取於此。宮中長街路燈油燭。皆給之。曰司鑰庫。以內官掌之。凡寶源等局交進制錢及古錢。與前朝制錢。貯之。此亦待上爲賞賜之用。天啓初。曾於此得天啓錢大小數枚。而色甚古朴。命儒臣查得梁蕭莊、魏元法僧幷南詔。皆有天啓年號。諸凡乾淸門、午門、東西華等門鑰。每晚貯於此。故名亦謂之天財庫。曰內承運庫。以內官掌之。在宮內者謂之內東裕庫。謂之寶藏庫。在寶善門東者謂之外庫。內庫貯金花錢及珍寶錦綺。外庫貯磁漆器皿。曰承運庫。掌絲絹。曰供用庫。掌白熟糙粳糯粟米及茶豆之屬。曰甲字庫。掌布苧顏料黑鉛之屬。曰乙字庫。掌紙劄胖襖。曰丙字庫。掌花絨絲緜之屬。曰丁字庫。掌皮角麻藤漆油之屬。曰戊字庫。掌軍器及銅鐵。曰廣盈庫。掌絲羅緜布之屬。曰廣惠庫。掌帕帶琉具錢貫之屬。曰廣積庫。掌造作火藥之料。曰贓罰庫。掌籍沒官物或作價。抵俸給百官。若羨餘。若乾折。若

鋪墊。若孝順。若繳璧。皆收入內庫。以明之盛時計。不下數千萬。而國事不支。竟不知所以充軍賞。致脫巾掉臂也。嗚呼。

倉庾○制。設倉庾儲粟。以贍軍賑民。兩京各布政司府州縣各都司衛所及王府。莫不具焉。其收貯有時。支給有數。註銷有册。各有成法。至於預備倉。則常存二年之蓄。以爲緩急需也。曰京倉。則列於長安門、東安門、西安門、北安門。凡四。曰舊太倉。曰新太倉。曰海運倉。曰南新倉。曰北新倉。曰大軍倉。曰濟陽倉。曰祿米倉。曰西太新倉。曰太平倉。曰大興倉。曰通倉。則有大運東西南北中凡四。曰順天倉。水次倉。則有天津、德州、臨清、徐州、淮安凡五。而南京諸倉。則不過備南京軍衛之需。無復國初之積矣。尙有馬房諸倉。設之壩上焉。

明書卷八十三

志二十

食貨志三

漕糧○漕糧者。歲起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京師者也。洪武間。海運七十萬石餉遼東。未有漕運。永樂元年。始河運兼用水陸。至六年。猶河海兼運。十二年。定會通河漕運。至十六年。猶仍民運。宣德二年。始軍民並運。五年。始令民糧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量遠近給與路費耗米。成化十年。并民運赴淮、徐、臨、德四倉轉解者。亦與官軍改兌。加耗給費。如前兌例。歲額正糧四百萬石。定於成化八年內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糧七十萬石。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倚此以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腹果然。每歲入京倉者二百一十餘萬石。入通倉者百有餘萬石。入天津、薊密、昌平倉者約六十餘萬石。萬歷初。太倉積米至千有五百餘萬石。庶幾王制數年之富矣。後多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萬歷中。入米僅二百萬之內外。而出米則三百五六十萬餘。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耗益日甚。況官軍人等之月糧。每歲四月十日支折色。以庫藏匱乏。而通給本色。歲多支米六十餘萬石。至萬歷三十年。京倉存米祇四百四十餘萬石而已。因黃堌、王家口諸河役。費水衡金錢不

貲。河臣乞留漕米以濟。而戶部力爭以爲不可。既而上俞河臣曾如春奏。暫借淮揚馬價。及兵操船料二十萬兩。乃南兵尙書臧惟一深以留都空乏爲憂。謂兵農各有職掌。典衣典冠。難以侵越。上不報。至崇禎中。亢暘爲厲。漕河水涸。而糧船私貨之禁厲。急公者少。加之東南荒歉。漕糧至京者不過十之六七矣。其數。則應天府兌運米一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二萬八千石。蘇州府兌運米六十五萬五千石。又淮安倉改兌米四萬二千石。松江府兌運米二十萬三千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常州府兌運米一十七萬五千石。鎭江府兌運米八萬石。又徐、淮二倉改兌米二萬二千石。廬州府兌運米一萬石。鳳陽府兌運米三萬石。又徐、淮二倉改兌米三萬三百石。淮安府兌運米二萬五千石。又淮、徐二倉改兌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揚州府兌運米六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七千石。寧國府兌運米三萬石。廣德州淮安倉改兌米八千石。徐州兌運米三萬石。又本州倉改兌米一萬八千石。浙江兌運米六十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石。江西兌運米四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湖廣兌運米二十五萬石。河南兌運米二十七萬石。又臨淸倉改兌米一十一萬石。山東兌運米二十八萬石。又臨、德二倉改兌米九萬五千六百石。

太倉銀庫○制。是庫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餽邊餉。以充百用者也。國初爲暫寄支銷之地。後漸有所積。而萬歷三十年戶尙書趙世卿歲計錄。原額銀四百五十一萬八千五百兩有奇。內除徑解邊者百有七萬有奇。而實收三百四十四萬有奇。嗣後因中外多故。災祲

頻仍。原額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有中使侵奪者。於是損額數十萬。且屢年徵解弗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司計者極意搜求額外。則有若開納事例。或漕糧改折。或稅契撙節。或新增屯地。或節省公用。或吏承納班。或缺官柴馬。或隨漕折席。或扣追優免。或抽扣工食。或新增鹽課。或曠餉積餘。或帶徵逋欠。或算除月糧。其於搜括之路。竭盡無遺。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惜薪司之糯米。京官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牲畜。修倉庫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草。諸草場之草。兵部之筏夫。酒醋局之麥豆。光祿之廚料。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夷賞。器皿廠之麥。內庫之召買。京衛官軍之布絹。諸額內之出。約七十萬。若大軍之需。珠寶之貨。或百餘萬。或二百萬。皆額外出也。歲歲如此。爲恆。況逋欠數多。天下擾攘。至於宮殿府第亭榭之工。婚禮之需。動輒數百萬。而太倉告竭。遂議那借季年老庫去積銀八百餘萬。附寺去積銀九百餘萬。及事至倉卒。上下蒿目。而議已無可如何矣。噫。

各鎮正餉○考自洪武、永樂至弘治初。沿邊止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鎮。軍士四十餘萬。經費轉餉。惟是屯田民運京運銀不過四十三萬餘兩。弘治以來。固原、薊州、昌平、密雲、易州、永平、真保相繼列鎮。沿邊官吏軍卒。約六十五萬有餘。後列井陘、臨洮。兵將漸增。末年多躐入。兵將日增。環京而陣者三十餘萬。而他鎮增內監視及漢夷官軍。不下數十萬。益不支矣。計萬歷中歲例。薊鎮五十九萬九千五百兩有奇。永平三十三萬四百兩有奇。密雲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兩有奇。昌平一十九萬四千七百兩有奇。

易州二十萬七千三百兩有奇。井陘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兩有奇。宣府九十二萬四千兩有奇。大同如之。山西五十六萬九千四百兩有奇。遼東五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延綏七十四萬七千兩有奇。寧夏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兩有奇。甘肅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兩有奇。固原四十八萬五千六百兩有奇。而腹裏各督撫鎮標官兵各餉於其地。其數更巧歷之所不能窮也。

土貢○天子玉食萬方。而牲牺除戎之備。無不需焉。除四夷之貢。各載於其國。而制。進牲畜。豬一百六十口。羊二百五十隻。肥豬一萬八千九百口。緜羯羊一萬七百五十隻。鵝三萬二千四十隻。鷄三萬七千九百隻。純色牛犢四十隻。皆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北分解順天府上供。至飲膳。則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福建共進芽茶四千二十二觔。歲辦野味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四隻。活鹿三百九十七隻。天鵝六百二十隻。黃魚三百尾。魚鮮七十桶。及乾鯉鰉魚筋肚各五十把箇。而南京起送。則有筆料十萬。鮮梅四十扛。枇杷四十扛。楊梅四十扛。鮮筍四十五扛。第一起鮞魚四十四扛。二起如之。鮮藕荸薺橄欖等物五十五扛。木樨花十二扛。石榴柿子四十五扛。柑橘甘蔗五十扛。醃菜臺等物一百三十罈。糟筍一百二十罈。蜜煎櫻桃諸物七十罈。乾鮞一百二十罈。紫蘇糕諸物二百八十四罈。木樨煎等物一百五罈。鵝鴨等物十五扛。薑芋等物八十扛。十樣果一百四十扛。香稻五十扛。苗薑等物一百五十五扛。至工部需用雜皮三十四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張。麂皮三萬四千八百張有奇。狐狸皮四千二百張有奇。虎豹及奇獸諸無限額。翎毛則各處歲辦至二千二百二十七萬六千五百根有奇。而諸如牛觔牛角膠磬飴餳之類。皆不可勝

紀。洪武十五年。工部以營造需青綠。請令民採辦。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部臣以所貯不足用。令民採辦。而給以價。上曰。上但知給價。有司急於取辦。未免過嚴督責。吏卒夤緣肆貪。所得之值。不償所費。豈可重困吾民。永樂二年。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產五色石。可爲器用。上曰。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苦。又豈可以此擾民。大約官取一物。則百姓受一害。而以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累民命。命斥去之。已開平衛卒蔣文霆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以百姓爲子。今有司歲辦物料。多強取於民。而諸非土地所產。多方徵求。以致百姓傾家而買應。乞禁勿取。上從之。九年。溫州貢礬。乞附載海舟。上曰。欲何用。工部對曰。染布。上曰。以染布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其免之。布勿染而製衣可也。仁宗卽位。諭工部曰。古者土賦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需用一切。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一概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斂金幣。詣京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踴貴。加以不肖官吏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滋中飽。此後必確訪所產之地。計值市。有仍蹈故習。科派毒民者。罪弗宥。三月。罷徐州等處羊毛。七月。戒有司勿益上損民。九月。上以鹵簿需鯊魚皮。有請令京民買者。喟然曰。魚出於海。而責之京民。是問魚於陸也。不可。工尙書吳中言。造御用器物需材。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務從朴素。其戧金龍鳳諸器。酌裁之。宣宗卽位。詔罷買諸物內使。山東淸軍大理卿湯宗奏濟南諸處旱荒。乞罷買物料。工部上言。爲陵寢急需。上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擾耶。其悉停罷。三月。禮部奏。有言中條山產膽礬。

令有司採進。上曰。古之人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勿禁。四月。免陝西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二年。四川緜竹奏。歲辦皮張。昔以地荒林茂。人少獸多。易捕捉。而今則否。乞賜寬恤。上曰。田野闢。人民衆多。雖此物資國用。若果難得。其減半上聞。太醫院奏。尙衣監於福建取辟蟲香二萬斤。上曰。此非急務。奈何以許多困吾民。可減十之七。四年。敕六部都察院力淸召買之弊。其騙要財物。及害民事體。奏聞必罪之。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侍郎耿九疇上言。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日之事。無乃類是。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不從。成化十四年。罷浙江收買花木。十八年。遣太監王敬等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收買玩好。直隸巡撫王恕切諫之。不聽。十九年。以鎭守內臣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南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而凋傷國本。爲害反大。不報。而其時太監梁芳弟千戶梁正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大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調去。民如去父母。弘治元年。甘肅巡撫羅明極言。鎭守分守內外。以貢獻方物犬馬珍奇。害百姓。及番人。上命罷之。六年。以災傷免造上元燈。九年。免徽州辦銀硃諸料。十三年。太監李興奏請燈節治煙火。給事中張文奏以爲李興導欲獻諛。爲聖德累。而當國計者復不能爭。臣不知何以爲心。況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天。山西、陝西。亢旱尤甚。軍需出百民力告竭。虜患雖寧。窺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爲變。兩廣猺獞之貽患。荆襄流民之嘯聚。江南白晝劫奪。萬一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憂蓋有不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恣宴樂乎。臣謂停免。以其費給軍餉。工部覆減其半。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

燈節費。尙書周經執不發。再取竟不與。上笑而止。十六年。上諭工部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窘。派辦修理器皿諸物。俱停罷之。正德中。遣太監張昭往甘肅捕士豹三十隻進大內。巡撫曹元諫。不聽。十六年。世宗卽位。詔卻諸貢獻及額外之征。嘉靖二年。給事中汪應軫奏革京城鋪戶。從之。四年。以造龍牀及御用等器。太監黃錦奏往南京取物料。工部執奏。上竟從錦所請。三十年。上命戶部市龍涎香。久未得。怒曰。梁材欺怠。不以朝廷之用爲急。存無上心。豈人臣耶。復諭市龍涎香。責尙書孫應奎甚。力。初麻城人吳尙堯詐稱中書。僞爲陶仲文人。於雲南取龍涎。至則於石洞懸崖間。役民百計梯緣而求。病死者衆。一石穴中取物二條。云是龍涎。見有鱗甲異物。風雷變態之狀。遂聳動大吏。爭相餽遺。事聞。逮論斬。三十年。福建及廣東各進龍涎香一斤有奇。四十一年。上諭內閣。數年訪求龍涎。僅得數斤。昨燬於火。命差官市之。復別購海暫香及雜香數百斤。戶尙書高燿購得龍涎香八兩獻之。上大悅。命給賞銀七百八十兩。加太子少保。其時供用庫火內官甄盛等奏被焚香十八萬八千餘斤。而實半盜。事發論斬。穆宗卽位。查先年嘉靖中歲用黃蠟二十餘萬斤。白蠟十餘萬斤。香品數十萬斤。詔一切停止。三年。上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尙書朱衡奏不可。上命罷鰲山。而補葺殿燈之壞者。復以科道嚴用和、孫夢豸等言罷之。四年。上諭戶部。召買白絲二萬五千斤。尙書劉體乾奏。湖州解額且至。宜停買。上趣急。給事中李已諫曰。臣聞物聚於所生。而赴於所用。京師非出絲之所。三月非用絲之時。求者苦其難。用者高其值。卽日箠商於市。而數終不能盈也。體乾復奏言。京師根本重地。不可使一夫不安。今市肆晝閉。衆口嗷嗷。非平世所宜有也。上

悟止之。神宗卽位。詔免天下歲辦物料之半。其時礦稅紛紜。而採辦無聞焉。天啓中。上好造作。魏忠賢導上取庫積料。因而靡散者無算。崇禎中。未嘗取一物。而以軍興召買黑鉛礦黃。爲火器用。閭左多不支云。

商稅○制。有商稅。有船鈔。其所榷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每歲或本折輪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三。其收鈔差官。各有則例焉。國初洪武中。誥天下所在池湖河泊。從古迄今。辦集課程。各往往有一定不易之所。其小溝小澗。及灌溉池。若民間自養魚鮮池。業照地起科。而奸豪顧搜求擾民。奪採魚蝦器蹙之。民何以生。敕有司捕論。有司不理奏。梟令。而峻民舟行勒徑涉水面錢之禁。已令天下稅課司局。諸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價以賣。諸有稱官牙私牙厲商賈者。徙化外。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鉛珠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鍾乳粉棕毛水銀。俱起解本色。其餘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稅窰課。俱折收金銀錢鈔輸京師。惟五穀農器書籍紙劄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已榜諭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攢侵欺致巡攔賠納者罪。又敕戶部言。曩奸臣聚斂。稅天下物貨及織末之物。朕甚恥之。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追送儀物。及自織作染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若細民挑擔蔬菜魚肉果實。非興販者。毋得稅。永樂中。敕如章。而以巡按御史兼核其事。使毋得濫稅。宣德中。令南京至北京。沿上新河。歷徐、淮抵河西務。於商所輳集立鈔關。遣御史及本部官收船料鈔。其隱匿及倚勢不納鈔者。船沒入官。惟運載食米薪芻及輸官物者免科。其時布政使孫原貞言。商稅雖國課所資。而黷冒不可以無禁。都邑湊

集。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豈足過哉。惟巡攔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者有之。其峻勒卸車發篋搜檢。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高估物價。規多稅入。此其害匪細。至盧溝橋復然。大明門又然。是一貨而數徵之也。但敕諸商賈。但於所在抽稅。其經由地方。不得攔阻。止於大明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便上從之。正統中。令天下湖池堰塞。無從採捕。累民包納者。所在官申憲司踏勘分豁。已令府州縣諸稅課司局所收課鈔不及三萬貫者。革罷。令所在有司帶辦。諸河泊所課鈔不及萬貫。油鰾黃白麻不及三千斤。翎毛不及十萬束者。俱革罷。其額課並附近河泊所管辦。無河泊所。令府州縣帶辦。而監收船鈔御史皆撤回。獨於臨清、淮安設主事董之。景泰中。湖廣金沙州、江西九江。直隸蘇松、及杭州各設部官算舟船。而鈔關之法無遺算。而天下府州縣承沿異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即其地其山。或植或種。或翠或蕪。並均之里甲。曰課程。而門攤則沿市門均攤之。而府州縣設巡攔所巡不在是。已令大興、宛平二縣設和遠等店。立場房。每房僉般實大戶二名或四名看守之。以集商賈。而設巡視場房御史。成化初。令京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二貫折錢四文。六年。減二文。已敕九門監收錢鈔內臣。及各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分物貨違例抽分。雖稅民兼承前代之猥。而德意獨深矣。弘治中。御史陳瑤言。宣課以掊剋爲能。有傷國體。上曰。御史言是。今後止稅貨。勿得阻遏車輛。搜檢行李。其時諸王府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尚書周經言。於事大不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已令商貨於所在收三分。崇文門收七分。而諸處未稅者。赴崇文門納稅。商賈便之。正德中。革眞定抽印木植內官。先是眞定設稅課

司。印烙山西由滹沱木植。而內臣漸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御史宋堪以爲言。遂罷。其時太監馬俊分稅湖廣。貪婪恣橫。及挾敕詐取官物。御史許廷光等論劾。遂逮鞫。已敕各鈔關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始命所折銀兩皆進內承運庫。以爲常。嘉靖元年。南京都御史王懋中言。乞撤龍江、瓦屑等關內官八人。敕守備官司其事。上敕管權主事。計一歲所用。量舟栰納稅。貯帑支給。遂撤內官。已太監李能言。山海諸關。往來商旅。宜徵稅。部議不可。以爲設關本以詰奸。不徵稅。不宜違制妄開利門。上從能言。命鎮巡委官抽取。而兵侍郎鄭岳復極諫。上以爲修邊計。不從。又於鳳陽正陽門設鈔關。旋罷。是時戶郎中曾璵著論言。邦畿四方之極。億兆攸止。而車徒往來。停車弛擔。無大小畢稅而後行。堂堂大都。下索小利。傷大體。且其司稅者則中人。御史主事爲每日進納各監收。實不得一與。稅多納少。所益幾何。宜悉罷。令關人祇關防出入。便。而戶尚書梁材條議。以爲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處。私取肥己。或傾煎時隱匿。或數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於府州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貳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於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收掌一扇。委官收其權鈔。以船量丈尺闊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權以成尺爲度。權鈔訖。門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封寄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季終差官類解。委官季代。部主事三歲代。於差滿前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訖。乃聽行。上俞。次第行如奏。其後太監鄧文鎮浙江。乞於商販內量收脚價。充獻新器。且費戶部議執不可。以爲商販利薄。若欲另抽脚價。是額外徵也。恣小人漁獵之計。爲窮民苦。事

不行。二十五年。戶尚書王杲以國計乏。請收復山場湖陂河道諸稅。以濟邊餉。上從之。於是天下大騷動。二十九年。詔復山海各關及眞定稅課。隆慶中。命各關兼收本折。以甦商困。而給事中鄭大經言。各關商稅。歲入不貲。而獨柄於一主事。利權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之。乞選淸望及有才者以往。而以府官同主其事。庶有稽察。上不從。及神宗時。各稅課司都稅司皆復。加以內使四出。百弊滋生。商民大困。於是巡撫湖廣都御史趙可懷上言。國家立稅。開廠於貨集之地。論物抽分。不至太甚。猶之可也。奈何一水路也。入關有稅矣。纔行數十里。甚至數里。但遇市口。卽豎旗建廠。又名曰攔江。曰上船。曰起貨。而陸路之稅。大略如之。至州縣之中。無一村不稅。肩背之販。無一物不稅。繩樞甕牖。無一間不稅。官生舉監之行李。無一人不稅。其委官。有自各省投者。有自本地投者。或納百金。或百數十金。因貲給劄。有千百戶。有指揮。至有守備者。朝之亡命賤流。暮卽蓋黃拖紫。原是罪譴官吏。倏忽乘軒鳴騶。又各有司房參隨。有巡攔牙行等役。或持籌。或告密。或張網羅。或布牙爪。一或少抗。先送委官。沒其半貲。再抗。卽解稅使。沒其全貲。至稅使前。鮮有不至死者。而羣奸猶未厭也。又設廠鑄錢。盤庫取羨。又欲伐山賣木。開倉糶糧。又欲抽船料。盡捲地方之所有而歸之掌握。興礦使相爲羽翼。搜掘無所不至。有司睥睨不敢救。男子幸脫。而縛其婦女。或裸體鞭笞。或輪奸備辱。至於死亡。或將孕婦夾打墮胎。母子並死。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於河。乞皇上念茲情弊。將一切內使。慨然罷之。無疆福也。疏寢不下。及光宗卽位。詔盡罷之。撤內使。無人在外者。天下頌聖明焉。止留鈔關七處。如祖制。曰河西務、臨淸、九江、滸墅、皆差北戶部司官。曰淮安、揚州、杭州、皆差南戶部司

官。至明末不變其法。其船鈔商稅。則有定額。河西務鈔一百一十九萬餘貫。船鋪牙行稅銀四千兩。商稅正餘銀四千兩有奇。條船二稅銀一萬四千九百兩有奇。臨清鈔一千二百六十萬餘貫。錢二千五百二十萬餘文。銀八萬三千八百兩有奇。滸墅鈔五百八十六萬餘貫。錢一千一百七十三萬文有奇。銀三萬九千九百兩有奇。九江鈔二百九十三萬餘貫。錢六百八十九萬餘文。銀一萬五千餘兩。杭州鈔一百九十萬餘貫。錢三百八十一萬餘文。銀三萬六千八百餘兩。淮安鈔三百萬餘貫。錢六百萬餘文。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揚州鈔一百六十九萬餘貫。錢三百三十八萬餘文。銀二萬二千九百餘兩。而各省稅課。亦有定額。順天等八府，及京城九門、崇文門宣課分司。並通州鹽牙稅。共鈔一百二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三貫有奇。共錢二千四百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一十文。共銀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兩有奇。南直隸府州及瓜埠江東巡司、五城房號、龍江、石灰、大勝三關。共鈔二千二百三十三萬二千八百四十五貫有奇。錢五十三萬九千三百有奇。浙江鈔三百萬五千二百三十九貫有奇。江西鈔銀二千二百九十五兩有奇。湖廣鈔五十五萬七千九百一十四貫有奇。山東鈔折銀八千八百六十一兩有奇。河南鈔二百三萬四千一百二貫有奇。福建鈔二十六萬七千三百三十六錠五貫有奇。陝西鈔一百七十二萬一千六百六貫有奇。銀麥稱是。山西鈔四十四萬七千六百四貫有奇。廣東商稅鐵課抽盤諸鈔折銀四萬三千餘兩。廣西鈔八萬七百九十三貫有奇。四川鈔五十四萬四千七百一十八貫有奇。雲南銀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四兩有奇。小麥稱是。海貺五千七百六十九索。貴州鈔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三貫有奇。

工料○工部四司皆有經費每三歲奏請科道官各一員同堂官稽核開註一切收支完欠而郎中等官及吏役遇陞遷及役滿皆稽核明白始離任及起送在外則各巡按御史嚴侵盜抵換買揑批單諸弊竇儻有前弊則提審根治之而官有那借稽遲者參究之四司歲額銀共五十萬兩營繕司一十六萬北直隸銀一萬四千八十四兩有奇南直隸銀六萬四千九百四十八兩有奇浙江銀一萬三百七十六兩有奇江西銀一萬三百七十六兩有奇湖廣銀九千三百三十八兩有奇福建、山東、廣東皆如之山西、陝西皆銀四千一百五十兩有奇河南八千二百兩有奇四川銀六千一百二十五兩有奇而其支用則修理經廠造宮殿竹簾煖簾細車年例月例家火苫蓋禁苑松竹抹地扒草紙太廟等廟及各壇石灰虞衡司銀八萬兩如營繕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兵仗局軍器火器水和炭酒醋麪局造辦寶鈔紙尚寶司寶色光祿寺器皿都水司銀一十四萬兩亦如營繕司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御作房龍牀等成造書畫櫃匣筆料龍牀頂架內官監淨車御馬監晾馬索司設監一切上用帷帳轎乘毯氈席簟蓋袱尚冠監冠頂織染局造袍料鍼工局造內使衣服鋪蓋司苑局採運船供用庫板箱內庫羅段綾絹尚寶司寶籙牌籙光祿寺酒袋及歷包馬槽象被之類宮人內使棺器屯田司銀一十二萬亦如營繕司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御用監物料御馬監木柴銀作局炭織染局柴炭惜薪司柴炭荆條內使折柴司苑局苫蓋菜蔬物料巾帽局造內官巾帽靴料而南京工部則各造進如北工部焉

廚料○屬光祿寺職司大內膳羞凡米豆需民運果品皆官解之歲約銀二十四萬一千八百餘兩而戶

部關支又三萬兩。嘉靖中用至三十六萬。後嚴加查刷。遂減十七萬。靡濫稍爲裁抑焉。穆宗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卽位。偶以語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日殺之驢。吾不忍也。禁弗傳。當改元初。毅然裁節。改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計光祿餘積銀三十萬。借戶部充邊賞。而後稍稍取爲內庭用。至萬歷中。屢傳進宮銀一百一十萬。而費則至二十六七萬。溢於原額矣。崇禎中。一切光祿不內供。而內有辦膳。日用不過昔十三四而已。而光祿銀積欠者多。餘亦有幾矣。合用白糧粳糯米六萬七千石。細粟米五萬七千五百石。小麥三萬六千石。他糧稱是。白黑糖十萬二千斤。蜂蜜四萬七千斤。他料稱是。果如蓮肉三萬四千斤。棗子十二萬五千四百斤。圓眼二萬六千四百斤。他果稱是。豬一萬八千九百口。他畜稱是。乾薑一十一萬八千四百斤。他蔬稱是。而宴享賜予皆取足焉。

凡工部顏料。皆徵於所產之地。歲不下二百萬斤。紙劄則解於各省。計歲額一百五十萬張。太醫院藥料亦取於各直省出產地。歲額二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斤箇有奇。

市舶○按太祖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致伐。然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故立三市舶司。設提舉官。初設於太倉黃渡。尋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而峻其禁。初以太倉爲六國馬頭。旋以近京師。恐生他變。遂徙之寧波諸處。而以按察司主其事。旋改提舉。洪武四年。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徵。以示懷柔之意。永樂初。改命內官理之。其時西洋剌泥諸國來朝。附載番貨。司事者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今遠夷慕義而來。不

宜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損大體耶。正統中。暹羅國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熊宣奏分其貨。上以其妄攬事權。罪之。嘉靖中。有倭變。禮部請罷市舶。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雖起於市舶。今欲罷之。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而非市舶也。祖訓詳明。雖久絕日本。而三市舶不廢。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若罷之。則利孔在下。奸豪外內交訌。而上無寧日矣。遂不罷。先是寧波市久罷。至是議復開。浙江巡撫劉燾言。寧波通海夷。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防禦。此釁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孔甚。事遂寢。明之外夷百貨俱備。無勤兵於遠。如古葡萄汗血駒之取。則無之焉。

魚課○天下於陂堰津泊處。各設河泊所。累朝建革不一。至明季。存者一百一十五所。而革者於州縣帶管。以供歲辦。國初天下徵課三百一十七萬五千三百七十貫。明末課三百九十五萬三千五百七十貫有奇。而折銀者半之。

明書卷八十四

志二十一

營建志

史官論曰。昔者聖人作室而卜方中。攻洛而先相宅。非以競民力。亟土功也。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風雨陰陽。萬靈宅焉。民之聚曰都。前朝後市。四方大和會焉。且以賓諸侯。納奠壤。燥溼之不時。而辟在館人。筐篚之既安。而君子攸躋。故上棟下宇。易取諸大壯。大者壯也。王者廓九有爲家。集勢既大。不得不示其巍巍也。周廬合宮之異。其制。左祖右社之別。其位。皋門應門之亢。其戶。赤墀青鎖之昭。其物。路寢涼室之定。其居。若格之茅茨。其固已甚。然瑤臺瓊宮。階之厲矣。絕漢抵營。表南山爲關。築斯怨矣。千門萬戶。壁帶黃金塗。侈無藝矣。乃至太液承露。離宮漸臺。迷樓甲帳。爲土木之妖者。何可紀極。蓋心雄則草菅民力。意遠則幕席天地。人主鮮不始於儉勤。而終逸欲。漢營未央。高祖始怒蕭何。而終喜其子孫無加之語。隋成仁壽。文帝始怒楊素。而終惑於獨孤。安樂之言。二君皆造邦之主。喜怒如出一轍。蓋侈生於業謝。情佚於懷安。所固然也。而帝室皇居之大。亦從可考焉。明興。太祖肇基江左。定鼎於龍蟠虎踞之宅。始建南內。克崇儉約。惟事堅固。不務雕華。允可爲後世法。太宗起自北藩。仍元故都爲京師。凡所建置。皆倣留都。蓋有

文王宅豐武王遷鎬之意焉其制度詳細掌於工部營繕司及內官監而國變後圖籍散失莫可稽考今特摭其大略作營建志

吳元年丁未立宗廟社稷宮闕時典營繕者以圖進有雕琢奇麗者上皆令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第取完固何必過爲雕琢昔帝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爲極陋矣然千古稱聖者必首堯後世競爲奢侈極土木之盛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常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歸樸素何必誇示雕巧以殫民力已中書省議親王宮飾彩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耶後於大內建觀心亭其時宋濂來朝上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酬應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宗廟神祇朕作是亭爲致齋之所端居其中身在是心卽在是卻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改建大內上命儒臣熊□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又命書大學衍義於庶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耶上嘗退居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上曾破陳友諒於獅子山命建閱江樓先命廷臣爲記卽日文成者數人上覽之嘆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奸戰鬬宮人徐充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邱誠不可也今既多順欲之詞媿婦人矣後樓成自爲記八年作晷影堂上以大內成制度不甚宏侈喜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

必至喪德。朕恆念少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然檢制此心。惟恐驕盈。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宮壼之間。皇后亦服浣濯。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非徒治天下者當守之。爾等治家。更宜三復。時有獻言瑞州文石可甃地。上輒斥之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再導予以侈麗乎。言者大慙。十二年。議建周府。以九月興工。上曰。九月正民種麥之時。俟農隙營之。二十七年。罷建岷府。上諭工部曰。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勞苦百姓。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大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樓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即馳諭之。三十年。上以諸王在外。多非時興繕。乃諭工部曰。各王宜各守定制。勿得擅自興造。勞吾民匠。若有必不可已者。須奏請方許。可移文切責之。其不以營建苦民若此。建文即位。命建省躬殿於乾清、坤寧二宮之間。以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尙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太宗即位。改作奉天殿。四年。命建北京宮殿。備巡幸。乃敕泰寧侯陳珪、刑部侍郎張思恭督造甎瓦。五年。敕宋禮、金純古、朴師達、劉觀等分督北京大工。十四年。上至北京。命撤西宮而新之。十五年。建北京郊廟。初營建北京。凡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後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建十三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五年乃成。以木瓦諸匠金珩等二十三人爲工部營繕所丞。督工文武及夫匠賚有差。十九年。三殿災。仁宗即位。垂意舊京。乃

諭南工臣曰。朕以來春還京。今遣工匠人等。命爾督率。凡各宮殿有滲漏處。隨宜修葺。但可居足矣。不必過爲粉飾。重勞人力。宣德八年。又復詔修南京宮殿。正統元年。重修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天順三年。作南內離宮。弘治中。修清寧宮。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免征派。停四川採木之擾。時議調山東民七千爲役。戶尚書經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營之。上曰。可。正德中。乾清宮災。詔重建。及新營凝翠、大素諸殿。工尚書李鐩奏以爲乾清宮災。蓋非常之災。必有非常之應。乃土木叢興。如修建鎮國府。興新寺、豹房、凝翠、大素諸役。皆不經而勞民傷財。宜少貶損。以答天戒。不聽。十六年。乾清宮成。世宗入纘大統。適與會期。御史鄭本公疏言。皇上運享盈成。固居安之日。亦當思危之時。因陳事之可思者六。而願以武宗爲戒。上嘉納之。三年。營龍虎殿於顯靈宮。御史張韜奏諫停止。不報。四年。詔營仁壽宮。規模宏偉。工役重大。廷臣會奏待世廟工完營之。上怒切責。已而大學士費宏以災異修省。請停工役。而工尚書趙璜等亦乞停玉德等殿工。但併力世廟。上命暫寬之。五年。復詔修仁壽宮及玉德、安喜、景福諸殿。給事中張嵩等上言。民困財絀。宜暫停止。不聽。七年。建敬一亭。十年。作西苑無逸殿、豳風亭。修興邸。十三年。建九五齋諸處。十四年。建端凝等殿。又建啓祥宮及清虛、欽安等殿。十五年。建慈慶宮、慈寧宮。十八年。建承天、陽春諸門。十九年。大營興邸。計用銀四十六萬有奇。連歲併營建雷壇、景陽宮、皇穹宇、麗譙樓、諸陵壽宮、沙河離宮、六聖亭及諸王諸妃營域。工尚書溫仁和等上言。近年大工浸廣。爲費不貲。共用過白金六百三十四萬有奇。夫歲入無幾。而尚可支吾者。以往時節愼庫猶有存積。且開納初行。應之者衆耳。近來帑

藏已竭。工費無紀。雖分省辦料。什去六七。而顯陵之役。復坐派數省矣。況開納久而應者稀。帑中累月不及萬計。而商人待給無慮數十萬。乃欲一切盡出本部。此何異掬蹄涔而沃龜拆也。況承天近請又百七十餘萬。各處修建日來督發。不知將何以應。乞暫停止。上曰。悉心區畫。自可支應。殊過慮也。而給事中朱憲章等亦上言。慈慶經始於十六年。爲工六百餘萬。一號等三殿。經始於十七年。爲工三百餘萬。皇穹宇經始於十八年。爲工二百餘萬。而物料運價之費不與焉。尙未就緒。而仁壽、西苑之工復興。恐愈煩難。上怒曰。祖宗建言官爲耳目。各工何無一言。而仁壽所費幾何。輒瀆擾二十年。宗廟災。而翊國公郭勛言。自廟災以來。理應重建。而所司未聞會計。恐不可緩。上曰。卿言是。命會官議。於是禮尙書嚴嵩等議。言七廟之災。中外臣民咸謂復不可已。臣等竊惟成大事者。必順天道。協人情。方今天戒當畏。而修省之念方新。民窮當軫。而寬恤之詔初下。故廟建雖不可緩。而勢亦不容亟也。興舉大役。財力爲先。天子以天下爲家。豈憂力之不足。惟在調度有經。不至妄費耳。故財力非所慮也。各廟規制。稍因舊址而拓之。興工尙遠。徐可恣圖。故規制非所急也。今獨材木爲難。巨產楚、蜀。窮崖絕壑。水陸轉運。難計歲月。此當預爲之所。須推舉才力大臣。專督其事。待其報完。然後舉事。而物料則工部爲之區畫營辦之。庶用力於休養之餘。度材於充積之後。一舉而輪奐新矣。上於是命工侍郎潘鑑等往採木。二十一年。命作祐康雷殿及泰亨大高玄等殿。工員外郎劉魁切諫之。上怒。下魁詔獄。三十六年。奉天等殿復災。命重建之。給事中劉贊等請宜令藩王及文武羣臣各捐助以成大工。從之。於是以進多者爲忠。每手敕獎諭。計四十一萬四千兩有奇。

四十年營萬壽宮明年成中有壽源、太玄、仙禧、萬春等殿極其宏麗上大悅陞匠師徐杲等爲工部尚書及侍郎通政等官餘賚有差題改奉天等殿名爲皇極等殿四十三年三月營玄熙、惠熙等殿四月營寶月殿八月建洪壇、太素等殿四十四年作玉芝宮四十五年二月建極憩殿、大道殿九月建紫極殿七月作淨蓆殿九月新宮成復毀作乾光、洪慶諸殿是年更建紫宸宮十月詔新承天飛龍宮既而上崩穆宗卽位元年四月詔毀紫極殿、紫宸宮於南內建翔鳳殿給事中馮成能等上言紫極諸宮乃先帝因齋事暫居原非舊制今遵遺詔悔停止之言拆而去之誠繼述之大孝然西城之與南城俱非天子之所宜居今西城之存者既所當毀而南城之久廢者顧當復興耶舊事方鑑而新宮復萌臣切以爲非宜上納其言遂罷之仍命毀諸宮殿材收貯需用未幾作隆道堂命建瑞祥閣於長信門南給事中龍光諫不聽工尚書朱衡復奏言地宜靜不宜動今隆道之工甫峻皇上正宜凝神淵默導迎和氣若再興大役非惟禁地不安亦恐有勞聖慮上悟乃止神宗初年大內災命修復之後三殿災時務靜攝終未重建至天啓六年三殿工成而大璫魏忠賢敍封東安伯一時督工者皆進階陞蔭重修弘政、宣治二門及懷宗敦崇儉約軍興之費不貲帑藏空虛則全無營建之事矣

宮殿及禁城內規制

皇城正中曰大明門內曰承天之門其門內東一門內則太廟而西一門內則太社太稷所謂左宗廟而右社稷也再內曰端門旁曰六科曰尚寶司、中書科東曰闕左門再東曰松林凡會推大臣於此西曰闕

右門。其中巍然南向曰午門。俗謂之五鳳樓。上懸鐘鼓。供安旗纛。曰左掖門。曰右掖門。門之內。居中曰皇極門。即奉天門。其左曰弘政門。即東角門。右曰宣治門。即西角門。而考選、通政、參議及鴻臚於弘政門焉。居西向東曰歸極門。即右順門。居東向西曰會極門。即左順門。皇極門內。居中曰皇極殿。即奉天殿。有金甎玉瓦。左向西者曰文昭閣。即文樓。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樓。南北連屬穿堂。上有圓頂而方制曰中極殿。即華蓋殿。殿之兩旁。東曰中左門。西曰中右門。再入。中曰建極殿。即謹身殿。建文曰正心殿。殿中向後石欄三躔。與乾清相對。曰雲臺門。兩旁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亦曰平臺。凡召對諸臣皆於此。又東曰景運門。西曰隆宗門。隆宗門西南向曰仁德門。○乾清門外甚肅。入門。丹陛直至乾清宮大殿。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曰龍光。右小門曰鳳彩。殿東西有斜廊。廊之後。左曰昭仁殿。右曰弘德殿。東西各有角門。再北則穿堂。居中曰交泰殿。再北曰坤寧宮。則皇后所居者。左曰景和門。右曰隆福門。再北。右曰端則門。左曰基化門。於此接瓊苑。左右門前則乾清宮。列宗各居暖閣。多易處。乾清宮大殿之左。向西者曰端凝殿。凡御用袍服冠珮。貯於此。右向東曰懋勤殿。此宮中中一路之制也。○過日精門之東。曰崇仁門。稍南曰內東裕庫。曰弘孝殿。曰神霄殿。日精門往北南向曰順德左門。則東一長街也。再北向西與龍光門斜相對者。曰咸和左門。向南者曰景仁宮。其東則東二長街也。南首曰麟趾門。北首曰千嬰門。麟趾門之東。曰延祺宮。曰怡神殿。再東曰嘉德左門。

再東則蒼震門矣。○咸和左門之北向西與景和門相對者。曰廣和左門。向南者曰承乾宮。東二長街之東。曰永和宮。○廣和左門之左向西與基化門相對者。曰大成左門。向南者曰鍾粹宮。爲皇太子幼時所居。亦曰興隆宮。東二長街之東。曰景陽宮。千嬰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東房。計五所。而宮正司、六尚局皆在乾清宮之東。此東一路之制也。○過月華門之西。曰遵義門。向南曰養心殿。向北則司禮監直房。宮中膳房。養心殿之西南曰祥寧宮。宮前向北曰無梁殿。爲世宗煉藥處。○月華門之西南弘敞巨麗者。曰隆道閣。左曰仁蕩門。右曰義平門。閣之下曰仁德堂。前曰仁德門。閣之東曰忠義堂。大約大內臣聚此。閣之西南過義平門曰慈寧宮。凡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居之。間有太妃居之。則非制矣。○月華門往北曰順德右門。則西一長街也。再北向東與鳳彩門斜相對者。曰咸和右門。向南者曰毓德宮。後更名永壽宮。其西則西二長街也。南首曰螽斯門。北首曰百子門。螽斯門西曰啓祥宮。原名未央宮。世宗以曾生於此。遂名。於宮門內建石坊一。曰聖本肇初。曰玄德永衍。再西則嘉德右門也。其南樹旌旟矗於雲際。南向曰隆德殿。供道家神像。再西北曰英華殿。供西番諸佛像。殿前有菩提樹二。此地幽靜如山林焉。自嘉德右門之西向南者。曰二南門。再西曰咸安宮。○咸和右門之北向東與隆福門相對者。曰鹿鳴右門。向南曰曰翊神宮。而西長街之西曰永寧宮。又曰長春宮。○廣和右門向東與端則門相對者。曰大成右門。向南者曰儲秀宮。西二長街之西曰咸福宮。凡諸王幼時居於此。百子門之北並列者。則乾西房。計五所。此西一路之制也。東西後柴炭園。○坤寧宮之後。則宮後苑。有欽安殿供玄帝像。世宗時。兩宮火。見玄帝立於此救護。

而留足迹二終不滅。殿之西曰樂志齋。曰清望閣。曰曲流館。曰四神祠。東南曰瓊苑左門。西南曰瓊苑右門。卽東一西一長街北首。○欽安殿後曰順貞門。其宮牆外則紫禁城之玄武門。玄武門裏迤東有廊下家十一所。東則更鼓房。乾清宮門圍牆之左右廊朝南者。曰東夾牆、西夾牆。則宮廁也。○自嘉德右門之西曰長庚門。自玄武門迤西可九門。自北而南。過長庚橋。至御酒房後牆。曰長連。可三十餘門。再前曰短連。可三門。總曰廊下家。○自隆宗門外朝東者。曰司禮監經廠直房。過慈寧宮門之南。曰北司房。卽文書房。再南曰外膳房。再南曰南司房。再南則對慈寧門。再南則寶寧門。門外偏西大殿曰仁智殿。卽俗謂曰白虎殿。大行帝后梓宮靈位。門外橋西曰武英殿。命婦朝皇后於此。再西曰大庖廚。西曰尙膳監。○武英殿之西南曰御用裏監。再東曰南薰殿。凡徽號册封諸大臣。閣臣偕中書篆寫金寶册於此。再東曰歸極門。南曰逍遙城。從歸極門東南入曰六科廊。存一切精微及章疏於中。○過皇極門東曰會極門。凡京官上章奏於此。會極門南入曰內閣。輔臣票擬清禁處也。出會極門之下曰佑國殿。供玄帝像。而佑國殿之東。則內承運庫。北則徽音門。再東曰香庫。又稍北有庫房甚多。曰古今通集庫。貯古今君臣畫像符劵典籍於此。再東曰內東華門。再北曰馬神廟。○會極門東南向者。曰文華殿。殿內設屏。畫輿地圖。左屏列文官職名。右屏列武官職名。遇陞遷則易之。殿側有精一堂、恭默室、九五齋。殿之後曰玉食館。過一門西北曰省愆居。凡遇天變災眚。修省於此。而藩府之使官。則宴於此。○文華殿之西曰崇本門。殿後曰刻漏房。銅壺刻漏在此。凡交時則易時牌於乾清門。殿之東北向者聖濟殿。藥餌皆和於此。西則入徽音門。裏曰

麟趾門。其內曰慈慶宮。轉而列峙者。曰勖勤宮、昭儉宮、迎禧宮、奉宸宮。○麟趾門之東曰關雎左門。內則梨園。西曰關雎右門。再西轉西向者。曰元煇殿。凡選中皇后妃嬪及王妃。皆先居於此。以俟吉禮。再北曰御馬監。再北曰御用庫。再北南向者。曰寶善門。寶善門內迤東曰大慈慶宮。北曰奉先殿。相近者曰觀德殿。即改名崇先殿。而奉慈殿則孝宗奉紀皇后者。街東曰隆祀門。其內則外東裕庫也。街西再北曰蒼震門。又街東再北並列二門。向西者曰履順。曰蹈和。蓋號殿及仁壽宮之外羅也。再內曰噦鸞宮、喈鳳宮。若先朝名封妃嬪。則養老於此。再過一巷曰狗兒灣。居中曰蓮華門。又爲景運門。其南則都知監。通隆宗門。北則協恭堂。○皇城外層則有六門。正中之大明門。與內城之正陽門、外郭之永定門相貫。自牆外北過公生門而向東者。長安左門。再東過玉河橋。自十王府夾道往北向東者。曰東安門。轉而北而西向北者。曰北安門。即厚載門。轉西而南向西者。曰西安門。再南向西者。曰長安右門。長安門置登聞鼓。以科道官主之。牆圍設紅鋪七十二處。以謹守禦。○內曰紫禁城。城八門。向南之第一重曰承天之門。前有金水橋。每霜降後。吏部等衙門朝審於此。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兩翼。東而西向曰左掖門。洞折而入。西曰右掖門。亦如左。轉而向東曰東華門。向西曰西華門。向北曰玄武門。城圍紅鋪三十六處。而以勳臣直宿提督之。而護城河遶焉。○皇城內。自北安門裏街東曰黃瓦東門。門之東。街南曰尙衣監。街北曰司設監。再東曰酒醋麪局。曰內織染局。曰皮房紙房。曰鍼工局、巾帽局。曰火藥局。即所謂天子之武庫也。再東稍南曰大內

供用庫。曰番經廠。曰漢經廠。曰司苑局。曰鐘鼓司。再南曰新房。曰都知監。曰司禮監。曰內書堂。稍北曰崇聖堂。南曰御馬監。而東西一街。南北分一連二連至十二連。御馬監之南向西者。曰杆子房。曰北膳房。曰暖閣廠。曰南膳房。再南曰宜器廠。曰混堂司。曰內東廠。曰尙膳監撥子。若夫斜對御馬監向東者。曰北花房。曰印綬監。曰中書房。曰蹴圓亭。曰內承運庫。此總名之爲東河邊也。○過上北門東中門街北曰彈子房。曰學醫讀書房。曰光祿寺街。北曰篦房。再東則東安裏門。過橋內則東安門矣。○自東上南門之東曰重華宮。其制與乾淸宮等。東西長街二。西長街有宜春宮。凡妃嬪皇子皇女之喪措於此。東長街有洪慶殿。又東則內藏。自東上南門之南街東曰永泰門。其東有臺。臺上有亭。直東南曰崇質殿。英宗北還居於此。自永泰門再南曰皇安宬。珍藏太祖以來御制及實錄典籍。所謂石室金匱也。左右二門。曰鼇音龍。曆左門。曰鼇曆右門。再東曰追先閣、欽天閣。勒世宗欽天頌於碑。再南曰御前作。皇安宬之西曰觀心殿。爲天子習射處。稍南有門曰蒼龍門。再南曰嘉樂館。其北曰丹鳳門。內有大殿曰龍德殿。左一殿曰崇仁。右一殿曰廣智。大殿後有橋曰飛虹橋。橋石似玉。極天劃神鏤之巧。來自西域。非中國工手也。橋南有坊曰飛虹坊。北曰戴鰲橋。東有亭曰天光。西曰雲影。橋北疊石爲山。山下有洞曰秀巖。以磴道分而上之。有殿曰乾運。殿後二亭。一曰凌虛。一曰御風。又後爲永明殿。最後曰圓殿。引水遶之。曰環碧殿。又再北曰玉芝宮。○自皇安宬東南。有門通河。河上有閣曰湧福。迤東沿河再北。澈水作濤曰呂梁。曰東安橋。再北曰涵碧

亭。又北曰回龍觀。有殿曰崇德殿。是河也。從北安門外經文昌宮東。遶步糧橋。穿東安門。至長安左門外玉河橋出焉。○北安門內往東曰安樂堂。再北曰內官監。過北中門西曰萬法。又曰高玄殿。北則內冰窖場矣。○北中門之南曰壽皇殿。曰北果園。東曰永壽殿。又東曰觀德殿。亦射箭處。殿之南曰萬歲山。俗呼煤山。崇禎中。順天府尹劉宗周以爲眞煤。誤矣。蓋營建時之廢爲之也。山之前曰萬歲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可望乾明門。再南過北上門。達玄武門矣。○北上西門之西曰大高玄殿。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坊曰先天明鏡。曰太極仙林。曰孔綏皇祚。曰弘祐天民。左有閣曰昳明閣。右曰朔靈軒。殿之東北曰象一宮。有世宗玄修金像。稍西曰石作。曰元明閣。又名曰乾明門。門內迤南曰兵仗局。曰袍房。曰舊監庫。曰尚膳外監。曰甜食房。曰西上北門。其東曰西下馬門。○自西上北門過西上南門曰御用監。又南曰銀作局。再南曰靈臺。亦築觀象臺。銅渾儀諸物亦如外臺焉。曰寶鈔司。而西中門之西曰尚寶監。曰鷹司房。西出西苑門。迤南向東曰灰池。曰樂成殿。曰水碓水磨堂。河之西高阜上曰昭和殿。又北曰紫光閣。曰陽德門。曰萬壽宮。是宮甚壯麗。曰登豐門。曰柏梁殿。曰大光明殿。曰旋磨臺。曰兔兒山。上建顯揚殿。曰無逸殿、豳風亭。金海石橋之南。河之西岸。南向曰玉熙宮。曰承華殿。曰寶月亭。曰清馥殿。曰騰禧殿。河之上游倒影入水者。曰乾佑閣。後更曰嘉樂殿。出延景門。其西則內教場。稍南臨河曰余音引祥橋。其東曰洪應殿。曰北閘。自閘迤南曰船屋。再南曰玄禧殿。再南曰陟山門。又南曰崇智殿。曰翫芳亭。有巍然

高聳者。曰承光殿。北望山峯嶙峋。俯瞰池波蕩漾。曰太液池。而萬歲山中有殿曰倚山。四圍皆怪石嵒巖巋嶙。蘚封蔓絡。佳木異草。樛葛蓊鬱。兩掖轉石磴而上。巖洞非一。山畔曰仁智殿。曰介福殿。曰延和殿。山巔有殿甚宏偉。寒氣逼人。曰廣寒殿。旁有方壺亭。有瀛州亭。有玉虹亭。有金露亭。過東曰凝和殿。曰擁翠亭。曰飛香亭。有茅殿曰太素殿。入歲寒門曰歲寒亭。左去曰遠趣軒。曰會景亭。循太液而南曰映輝亭。曰迎翠殿。曰澄波亭。又西南有山。巖洞幽杳。迸泉而下。曰水簾。遶殿前曰流觴。亭曰臨水。殿前則昭和門矣。西有橋曰金鰲。曰玉蝀。北則廣寒殿前矣。橋東南曰五雷殿。曰蕉園。一名椒園。凡修實錄。焚草於此。再南則西苑門。○自玉熙宮之西曰櫺星門。北曰羊房、牲房。曰虎城、豹房。曰內安樂堂。蓋宮人養病之所。迤西曰酒房。曰西花房。曰大藏經場。又西曰洗帛廠。曰果園廠。曰西安裏門。曰甲字等十庫。曰司鑰庫。曰鴿子房。街南曰惜薪司。正西則西安門也。櫺星門迤西街南爲贓罰庫。門之東迤南曰蠡池。曰陽德門。又西曰迎和門。○玉河水自北安門外藥王廟西橋入皇城。由寶鈔司東。與護城河之西脈合流。過長安右門之北。經承天門前。再東過長安左門之北。自湧福會歸於皇城之巽方而出。○護城河者。自北閘分流。經內官監白石橋大高玄殿之東北上西門之外。由石橋下至紫禁城牆下。順而東。而南經太廟之東。玉芝宮飛虹橋之西。而西脈則自太社太稷壇西至靈臺、寶鈔司之東。總合流於湧福閣下。○紫禁城內之河。則自玄武門之西。由地道入至廊下家。從懷公門而南。過長庚橋裏馬房橋。穿仁智殿西御酒房東武英殿前思

善門外歸極門北皇極門前有金水五橋。從會極門北文華殿西而北。而東自慈慶宮前之徽音門蜿蜒而南。過東華門裏古今通集庫南。從紫禁城牆下巽方出。歸入護城河。非故爲曲折。蓋以防意外變。如兩宮災。嗾鸞災。一號殿災。天啓中六科廊災。武英殿西漆作災。皆賴此水。而一切大工。不煩他汲焉。

壇廟

圜丘壇○吳元年。建圜丘於京城之南。洪武十一年。卽其建大祀殿。合祀天地。是爲天地壇。嘉靖九年。復初制。仍爲圜丘。在正陽門南左。圜丘三成壇。一成。面徑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徑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徑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甎用一九七五陽數。及周圍欄板柱。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級。白石爲之。內壝圓牆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靈星石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壝方牆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靈星門如前。高用周尺。餘今尺。下同。又外圍方牆。爲門四。南曰昭亨。東曰泰元。西曰廣利。北曰成貞。各壇俱有齋殿神庫樂庫諸司事房廡。

方澤壇○吳元年。建方丘於鍾山之北。洪武十一年。改建天地壇。遂廢。嘉靖九年。復初制。爲方澤。在安定門外。方澤二成壇。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寸。高六尺。各成面甎用六八陰。皆黃琉璃。青白石砌四出陛。各八級。圍水渠。長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闊六尺。內壝方牆二十七丈。高六尺。厚二尺。靈星門六。正北三。東西南各一。外壝方牆四十二丈。高八尺。厚二尺四寸。靈星門如前。又外圍方牆二重。內重門如前數。外惟西向三門。又西有石坊曰泰折街。

朝日壇○嘉靖九年建。如朝陽門外。壇方廣五丈。高五尺九寸。壇面甎青色琉璃。四出陛九級。圓壝牆七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三寸。靈星門六。正西三。東南北各一。外圍牆前方後圓。西北各三門。牆之西北有石坊曰禮神街。

夕月壇○嘉靖九年建。在阜成門外。壇方廣四丈。高四尺六寸。壇面甎白色琉璃。四出陛六級。方壝牆二十四丈。高八尺。厚二尺二寸八分。靈星門六。正東三。南北西各一。外用方牆。東北各三門。牆之東北有石坊。亦曰禮神街。

雩壇○嘉靖中建。壇在泰元門外。圓廣五丈。高七尺五寸。四出陛各九級。內壝圓牆徑二十七丈。高四尺九寸五分。厚二尺五寸。靈星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圍方牆四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正南三門。曰崇雩門。共爲一區。在南郊之西。外圍牆東西面闊八十一丈五尺。南北五十六丈九尺。高九尺。厚三尺。

神祇壇○明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永樂中。北京山川壇成。嘉靖十一年。卽其地爲天神地祇壇。神壇方廣五丈。高四尺五寸五分。四出陛各九級。壝牆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五寸。靈星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內設雲形青白石龕四。於壇北。各高九尺二寸五分。祇壇面闊十丈。進深六丈。高四尺。四出陛各六級。壝牆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四寸。靈星門亦如神壇。內設青白石龕山形三水形二。於壇北。先擬設於壇南北向。後改。各高八尺二寸。左從位山水形各一。於壇東。右從位山水形各一

於壇西。各高七尺六寸。

先農壇○洪武二年。建先農壇於山川壇西南。永樂中。建如南京壇。在神祇壇後。石包甎砌。方廣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四出陛。壇東爲觀耕臺。用木。方五丈。高五尺。南東西三出陛。

帝社稷壇○嘉靖十年。建於西苑。壇前開墾爲田。樹藝五穀。壇址高六寸。方廣二丈五尺。甃以細甎。實以淨土。繚以土垣。北爲櫺皇門。高六尺八寸。廣五尺八寸。神位以木爲之。各高一尺八寸。廣三寸。題曰帝社之神、帝稷之神。壇之南置石龕以藏神位。高六尺。廣二尺。壇之西爲祭器庫。北樹二坊以表之。曰帝社街。

太社稷壇○吳元年。建社稷壇於宮城之西南北向。異壇同壝。洪武十年改建。同壇同壝。永樂中。建壇如南京。在午門右。同壇同壝。壇二成。上成。方五丈。次成。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隨方築之。壝垣四面。靈星門。垣之方亦各如其方。

先蠶壇○初建於安定門外。而於西苑作蠶室。終蠶事。後以出入不便。改建於西苑。壇高二尺四寸。四出陛。廣六尺四寸。甃以甎石。又爲瘞坎於壇右方。深取足容物。東爲採桑臺。方一丈四寸。高二尺四寸。三出陛。鋪甃如壇制。左右樹以桑。而具服殿神庫神廚牲亭咸備焉。

太廟○明初於闕左建太廟。永樂中。建於午門左。與太社稷壇配。太廟正殿九間。左右兩廡各十五楹。廟門五間。左右門二座。寢廟一座。九間。左右兩廡祧廟一座。九間。左右兩廡。皆有神庫神廚。嘉靖十四年。更建世室及昭穆廟於太廟之左右。其制皆正殿五間。寢殿三間。各有門垣。以次而南。統於都宮。太廟專奉

太祖居之世室。在左三昭之上。而右爲三穆。

世廟○嘉靖五年。建世廟於太廟之東北。以祀興獻王。至十五年。改建廟於太廟都宮之東南。曰獻皇帝廟。遂改世廟殿曰景神殿。寢曰永孝殿。四十四年。柱產芝。乃更名玉芝宮。五間曰芝祥門。前殿七間題曰玉芝宮。又曰寶慶殿。左右兩廡。後寢曰大德殿。左右兩廡。

歷代帝王廟○明初建於南京。嘉靖中。始建於京師阜成門內街北。前爲廟門。中爲景德門。內爲景德崇聖之殿。殿九門。重簷。五出陛。東西兩廡。殿之右爲庫門。中有神庫神廚牲亭。

文廟○建於西直門之北國子監中。曰文廟。正殿七間。初稱大成殿。後改題曰先師廟。殿之東掖爲祭器庫十一間。西掖爲樂器庫十一間。東西廡各十九間。兩廡之南折而北向爲東西序。各十一間。門各一。兩序之中爲大成門。後曰廟門。門五間。中門三。東西各列戟十二。

武廟○建於武學。如文廟之制而稍殺之。門不列戟。

羣神廟○北極佑聖宮。祀眞武。東嶽泰山廟。○都城隍廟。○太倉神廟。○司馬馬祖先牧神廟。○孔濟神廟。祀玉河之神。

靈濟宮。永樂中。建祀南唐徐知證知誥。元世祖廟。○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宋文丞相祠。○姚廣孝廟。○皆建於京師。載

在祀典者。

城垣

京城○永樂中。因元城築。周圍四十里爲九門。南中曰麗正。曰文明。曰順成。東曰齊化。曰東直。西曰平則。曰西直。北曰安定。曰德勝。正統初。更麗正曰正陽。文明爲崇文。順成爲宣武。齊化爲朝陽。平則爲阜成。餘仍舊。城南面長一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一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東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高三丈五尺五寸。垛五尺八寸。基厚六丈二尺。上收五丈。嘉靖二十二年。築重城包京城南。一面轉抱東西角樓。止長二十八里。爲七門。南曰永定、左安、右安。東曰廣渠、東便。西曰廣寧、西便。城南面長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東一千八十五丈一尺。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各高二丈。垛四尺。基厚二丈。上收一丈四尺。四十二年。增修各門甕城。崇禎中。甃築外城。增高五尺。厚一丈。垛一尺五寸。

陵寢

祖陵在泗州。皇陵在鳳陽。孝陵在南京。顯陵在承天。而天壽山皇陵在京城北。各陵有寶城。惟長陵最大。徑一百一丈八尺。而餘相地之宜。深廣不一。有明樓。有祾恩殿。重簷九間。左右配殿各十五間。皆有神庫神廚牲亭碑亭神道石橋。及翁仲異獸。前紅門又有時源殿。爲車駕更衣之所。有感思殿。爲駐蹕之所。而承天於嘉靖中建元祐寶殿。後曰降祥殿。後曰三洞閣。左宣法殿。右衍眞殿。前爲元祐門。又前爲儲祉門。

又建慶源殿。皆屬顯陵。

南京宮殿

太祖定都金陵。造皇城於都城內之東。鍾山之正陽。南曰洪武門。內曰承天門、端門。端門之北。有左闕門、右闕門。洪武之東爲長安左門。西爲長安右門。東近北爲東華門。內曰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近北爲西華門。內曰西上南門、西上北門。北爲玄武門。內曰北上東門、北上西門。近子城東亦曰左闕門。西曰右闕門。大內六門。正中曰午門。左爲左掖門。右爲右掖門。東爲東安門。西爲西安門。北爲北安門。午門內大殿。前爲奉天殿。左門曰東角，右門曰西角。門東西隅有東西角樓。東角之南有左順門。門之南曰文淵閣。西角之南爲右順門。奉天門之內爲奉天殿。東曰文樓。西曰武樓。殿之左爲中左門。殿之右爲中右門。奉天殿後爲華蓋殿。又後爲謹身殿。由左順門入。東曰文華殿。由右順門入。西曰武英殿。謹身殿後爲乾清宮。又後爲坤寧宮。又二殿曰柔儀。曰春和。

南京壇廟

其制一如北京。而載在祀典。歲時行祭於廟者。則有功臣廟、北極眞武廟、都城隍廟、太倉神廟、天妃宮、五顯靈順廟、寶誌公廟、廣惠廟、祀張渤。關公廟、漢秣陵尉蔣公廟、晉成陽卞公廟、宋武惠曹王廟、南堂劉王廟、元忠肅福壽廟。

承天宮殿

嘉靖初改郢邸曰龍潛舊邸。左曰聖作。右曰物睹。中曰時乘御天。左門曰雲行。右門曰雨施。東曰從岾。西曰陽春。又南門曰重明。內曰正麗。後曰龍飛殿。又後曰啓運殿。曰卿雲宮。曰鳳翔宮。左門曰雎關。右門曰麟趾。北門曰洪載。又建統一殿。左門曰日升。右門曰月恆。又建隆慶殿。又建龍宵殿。

南京城垣

明初定都南京。城周圍九十六里。門十三。曰正陽、通濟、聚寶、三山、石城、清涼、定淮、儀鳳、鍾阜、金川、神策、太平、朝陽、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圍一百八十里。門十六。曰麒麟、仙鶴、姚坊、高橋、滄波、雙橋、夾岡、上方、鳳臺、大馴象、大安德、小安德、江東、佛寧、上元、觀音。

中都城垣

洪武初營建於舊城西二十里。周圍三十里。城門九。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西曰塗。而宮殿之制。略如南京云。

苑囿

京師南海子。周迴一百二十里。設紅門四。內禁樵採。畜禽獸。爲天子遊獵講武之所。取不事遠獵妨民之意。中有行殿行宮。及晾鷹臺。及苑戶。　御馬苑在京城外。各有界限。立石標識。牧養御馬凡二十二處。上林苑。蕃育署畜養鵝鴨食禽地千五百二十頃有奇。嘉蔬署栽種蔬菜地一百一十八頃九十九畝有

奇。良牧署牧養牲口膳品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一十三畝有奇。林衡署栽種果樹花木地一百三十八頃一十五畝。而太常之牲。尚膳之珍羞。光祿之供具。皆取足焉。南京則有漆園桐園樓園。俱在鍾山之陽。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舡所用油漆樓纜。悉出於民。爲費甚重。乃立三園。種各十萬株。以備後世之需。而不斂於民云。

親王府制

洪武四年。定王城高二丈九尺。下闊六丈。上闊二丈。女牆高五尺五寸。城河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月臺高五尺九寸。正門臺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宮門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後宮地高三尺二寸五分。王門前後殿四門城樓各一座。立社稷山川壇於王宮內之西南。王宗廟於王城內之東南。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宮殿門廡及城門樓。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宮城周圍三里三百九步五寸。東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宮殿廊廡庫廳等。共七百九十六間。牆門七十八處。周圍甎徑牆通長一千八十九丈。裏外蜈蚣木築土牆。共長一千三百一十五丈。而郡王府止房四十六間。以下第給價有差。

王府墳塋

凡親王墳塋。享堂七間。中門三間。外門三間。內有廂房神廚神庫牲房焚帛亭祭器庫碑亭。周牆二百九十丈。外爲奉祀祠。計地廣五十畝。郡王而下遞有差。

京師公廨

文職則內閣在紫禁城內。六科、尙寶司、中書科在皇城內。而宗人府在長安左門南。吏部在宗人府南。戶部在吏部南。禮部在戶部南。兵部在宗人府後。刑部在西貫城坊。工部在兵部南。都察院在刑部南。翰林院在長安左門。皇城特爲之避彎一弓。國子監在安定門內。太常寺在後府南。通政司在太常寺南。大理寺在都察院南。詹事府在玉河東岸。光祿寺在東安門內。太僕寺在萬寶坊。鴻臚寺在工部南。欽天監在鴻臚寺南。太醫院在欽天監南。行人司在長安右門外。上林苑監在文德坊。而五城兵馬司則各因其地焉。南京初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五部於廣敬門之東。西嚮。五府於廣敬門之西。東向。翰林院於皇城東南。宗人府於翰林院前。詹事府次之。太醫院又次之。六科、中書科、尙寶司如北京之制。而武職公廨。中軍都督府在長安右門南。而左府、中府、右府、前府依次而南。錦衣衛又次之。餘衛散建於各坊也。